目 录

[**爱的牺牲** 绍 武 会 林 ( 1 )](#bookmark1)

[**远征部落** 燕燕(81)](#bookmark2)

[**重返双桥** 方洪友(163)](#bookmark3)

**爱的牺牲**



绍 武 会 林

绍武，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会林，黄慧麟，女，江西吉安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 授。常年与绍武合作，主要作品有：电影《梅岭星火》、《彭德怀 在西线》,话剧《故鄉春晓》及小说《骄子传》等。

人 物 表

周倩兰二十一、二岁，某艺术学校女学员。 曾克强二十八岁，某部旅长。

周 母 四十岁，上海某租界大户人家的主妇。

副师长 三十五岁，曾克强的老上级。 小鬼十五岁，曾克强的勤务员。

女兵甲 女生队长，周倩兰在上海的高年级同学，地下 党员。

女兵乙、丙、丁、戊、己、庚、辛。 司 号 长 二 十 岁 。

小号兵 甲、乙、丙、丁。

军委主席、副主席、总书记。

军事法庭庭长、军事检察庭长。 保卫处长。

保卫干部二人。 执法队数人。

陪审员若干。

时 间 抗日战争时期。

地 点 黄河边黄土高原。

**第** **一** **场**

场 景 〔傍晚，落日的余辉把金属般的光芒洒在秋天的高原 上 。

〔舞台正面是河滩，河水在沟底流淌，只闻其声。左 侧突兀地蹲着一块巨石，虽然饱经沧桑，仍显出厚重 峥嵘的品格。右后方竖着一根高高的木杆。远处山 坡上是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随着落日西沉逐渐模 糊起来。窑洞里的灯亮了，闪闪烁烁的，亮晶晶地镶 嵌在暗褐色的高原上，看上去朦朦胧胧，象是停泊在 海洋中的一艘战舰。

〔幕启。一群十五、六岁的司号兵，背向观众，对着落 日，吹出最后一小节，号音慷慨、激昂、雄浑、婉转，把 高原衬托得格外辉煌。

号 长 (将手中带红绸的铜号高高举起，在空中做了一个漂 亮的休止符。低沉的号音戛然而止。干练地)今天 的科目就练到这里。解散以后， …… (看看大家，停

顿片刻，狡黠地)自由活动! **号兵们** (兴高采烈地)好!

〔大家立刻散开，抢占有利地形。

〔号兵甲欲登上巨石顶端。号长走过来，甲看看号长

逼人的目光，只好让开，在巨石旁另找一个位置。号 长登上巨石，伸伸懒腰，仰面朝天躺下。

〔所有人，好象都在等待一个时刻的到来。

〔落日早已沉没。天色昏黑。人们屏息凝神，准备着 天神的降临……忽然，远处传来《黄河在咆哮》多声 部合唱声。

〔号兵们等到了这一刻。他们被这雄浑的歌声折服， 情不自禁地和着远方的乐声。甲在兴奋之中拔出号 嘴，噙在口里吹响，发出不协调的声音。

**号** **长** (像被刺痛似的，翻过身对着甲吼叫)闭上你的嘴! 捣什么乱?!

**号兵们** (幸灾乐祸，悄声地)拔出来，快拔出来! **号兵甲** (抗争地)怎么啦?我和一和嘛!

**号** **长** (不假思索地)咦，和一和?(用铜号捅捅头上的军

帽，善意地)娃子，好大的口气。 **号兵甲** (不服气又怯怯地)怎么不可以?

**号** **长** 嗬!(从巨石上跳下，走到甲面前，刮一下甲的鼻子， 笑着)娃子 ……

〔远处的歌声突然中断。众人丢了魂似的，围了过 来。

**号兵甲** (看着大家逼近的目光，不安地)看什么?不认识? 〔众人哄笑。

**号** **长** (也笑着)都让你和的， ——没了吧?人家不愿意跟 你和，知道嘛?

**号兵甲** (一针见血地)知道，愿意跟你和，好不好?

**号** **长** (尴尬地笑，难为情地)你胡说什么?我没有别的意

思 。

**号兵乙** (幽默地)啊呀，号长同志，不要不好意思嘛。 **众** **人** (兴奋地)是啊，是啊。

**号兵丙** (坦诚地)哎呀，害啥羞哩?坦白地说，自打这批女娃 子……

**号兵丁** (打断对方，纠正地)什么女娃子，是女…… **号兵戊** (忙着补充)是洋学生!

**号** **长** (真诚地)啥洋学生，都是中国人。就是从大城市里 来 的 。

号兵丙 (神秘地)从打这批女娃子来了，咱这沟沟啊，一下子 亮堂起来啦。连野兔子、山雀子都比过去多了，更甭 说咱们这些男子汉，没事儿光想往这个地方跑，像是 有个啥东西……(找不到适当的语言，只好用手势表 达 )

〔众人又笑起来。

**号** **长** 好了好了，丙子，闭上你的嘴吧!

**号兵丙** (顽皮地)咋，俺说得不对?我们每天跑那么远的路， 一早一晚到这个地方来拔音、练号，不就是为着—— 早上看看她们到河里洗脸，晚上听听她们练歌的声 音。这些洋学生，歌唱得真好听!听她们的歌，有时 候血就往头上涌，有时候泪就往肚里流!有时候， (看看号长)俺不说啦 ……

**众** **人** (祈求地)说啊，说啊，有时候……

**号** **长** (深沉地)说吧，话到嘴边留半句，不像个革命军人! **号兵丙** (鼓足勇气)坦白地说，这一阵，俺总想唱唱情歌。

**众** **人**(高兴地)唱哩，唱哩。

**号兵丙** (摇头)不，现在是抗日时期，不该唱这些东西。 **号** **长** (看看大家)那，你就悄悄地唱一唱吧。

**号兵丙** (犹豫地)唱哪支呢?情歌，俺可多得很呐! **众** **人** (迫不及待地)啊呀，你就别卖关子啦!

**号兵丙** (低声而深情地)郎是东山一朵云哟，

妹是西山一座城，

心想妹家城头过哎， 没有穿针引线人。



〔众人兴奋起来。

号 长 (连忙制止)好了，就到这吧，别扰乱军心。 号兵丙 (吐吐舌头)这可是你批准的。

众 人 (拍手)再来一个!

号 长(收起笑容)严肃点!等革命胜利以后，让你们郎呀 妹呀地唱个够。

〔众人散去。

**号兵甲** (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低声唱)革命军人个 个要老婆，胜利以后每人发一个……

号 长 (严肃地吼叫)甲子! 号兵甲 (立正，大声地)到!

号 长 不耐烦啦?想蹲禁闭?

〔众人又围拢过来。

**号兵甲** ((调皮地)我这歌没错，只不过借了个曲子， ……常有 的事嘛。

号 长 还犟嘴!

**号兵丙** (息事宁人地)得啦，号长同志，你看。(指指远处那 条路)

号 长 看什么?

**号兵丙** 看那条路啊。

众 人 (一齐看)路怎么啦?

号兵丙 这里本来没有路，就是那些女娃子来了以后，踩出了 一条路。那些团长、旅长们，科长、处长们，没事都骑 着马，带着警卫员，往这里跑；俺们不过是胜利以后



号 长 (严肃地)还说! ……好了，自由活动时间到了。甲 子，吹熄灯号!

〔号兵甲走到台中央，向着远处的灯火，吹起熄灯号。 那一层层一排排的灯火，立刻熄灭了。又传来了女 高音独唱《黄河怨》的悲凉歌声。

〔号兵们屏息静听。

号 长 (看看天色，犹豫地轻轻发出口令)立正，向左转，齐 步走。

〔号兵们恋恋不舍地走下。

〔远处的歌声如泣如诉，播向夜空，播向大地。 一轮 皓月冉冉升起，照着悲凉的山河土地。马蹄声由远 而近，随着马的一声长嘶，嘎然而止。

〔曾克强旅长像一团火似地匆匆上。他似乎在追寻 这歌声，内心充满激荡。是痛苦?是陶醉?是幸福? 他不安地等待着 ……

〔小鬼从右边上。显然也被歌声感动了，听着黄河边

上那位年轻母亲的哭诉，勾起他昔日的创伤。 〔暗夜中，他俩几乎撞在一起。

曾克强 (敏捷地躲过，站在一边，轻声喝道),你怎么啦? 小 鬼 (连忙擦掉眼泪，掩饰地)旅长，是你?

曾克强 (做个手势，要他低声)你哭了? 小 鬼 (点点头)嗯。

**曾克强** (不解地)哭什么?

**小** **鬼** (抑制着悲伤)听这歌，让俺想起……俺娘，俺嫂子。 真是一模一样……

**曾克强** (掏出手绢递给小鬼，骄傲地)她唱得好吧?真了不 起!我早就说过嘛，天下第一!

小 鬼 (拭泪)你是说这歌?还是说她这人?

**曾克强** (像一团火似的)这歌是天下第一，她更是天下第一! 你说呢?

**小** **鬼** (摇摇头)第一，倒是第一。可旅长，你不能什么都要 第一，这跟打仗是两码事呀!

**曾克强** (像是从头上浇下一盆冷水)什么?小鬼，你还真有 两下子呐!

小 鬼 (把手绢还给曾克强，否认)没有，没有。 曾克强 (冷静下来)哎，你有什么新感觉?

小 鬼 (摇头)不好。

曾克强 (不愿意地)又碰钉子啦? 小 鬼 (默认)头都碰烂了。

曾克强 (笑笑)嘿嘿，首先要有信心，要有攻击精神…… 小 鬼 (摇头，吐吐舌头)老天爷，……

曾克强 (忽然醒悟地)哦，让你去叫她……? 小 鬼 (痛苦地摇头)她，一会儿就来。

曾克强 (疑惑地)顺利吗?

小 鬼 顺利啥?人家正排练呢，看见我去，老大不高兴，远

远地就说你怎么又来了? **曾克强** 你怎么说的?

**小** **鬼** 我……我……我没法说。上次，我去送毛毯子，就给 碰了回来，说，以后别来了；今天，我又去，说什么?

……这任务不好办。

曾克强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遇到这样的事，一要沉住气，硬 着头皮顶住；二要顽强，有不间断的攻击精神，要有 非把它拿下来不可的勇气和决心!

小 鬼 (不服气地)哎，这不是打仗。

曾克强 (感到好笑)不是打仗，也是用打仗的精神来解决。 我问你，她到底来不来?

小 鬼 来。排练完了来。 曾克强 什么时候排练完? 小 鬼 那我可不知道。

曾克强 只要她来就行。我等着，你回去吧。 小 鬼 (想想)是，我该回去了。(欲下)

曾克强 等等。

〔小鬼返回。

曾克强 前天下午，你在这里看到她和那个指挥在散步? 小 鬼 (后悔地) ……对!

曾克强 (追问)什么对不对!真有这个事?

小 鬼 (自言自语地)唉，我真是多言多语…… 曾克强 我问你呢!

小 鬼 是……当时，太阳还没落山，到这个地方来的人不

少，他们都可以证明。

曾克强 (又追问)他们，就是散步?

小 鬼 对，文化人叫散步，俺们当兵的叫便步走。 曾克强 他们，间隔距离多少?

小 鬼 (笑笑)大概，不到十“生地”。(比划)

曾克强 (火烧火燎地)不到十“生地”!你看清楚了? 小 鬼 对。

**曾克强** 还有什么?

**小** **鬼** (疑惑地)没有……什么了。 **曾克强** 她这样对嘛?

**小** **鬼** (摇头)当然不对。她是旅长你的人嘛。 **曾克强** (思索)我的人?是我的人!

**小** **鬼** … … 不能这么乱(恋)爱。

**曾克强** (似受到灼伤)你 …… 回去吧。

**小** **鬼** 是 。

**曾克强** 把马带回去，交给饲养员，多喂点料。

**小** **鬼** 是，交给饲养员，多喂点料。(匆匆而去) 〔马蹄声，嘶鸣声。

曾克强 (静静听着周倩兰的歌声，无限爱意，无限感慨，自言 自语地)倩兰，你唱得太好了!这哪是歌?这是血， 这是泪，这是妻子、母亲对日本侵略者兽行的控诉! 这如果是歌，也是一条鞭子，是抽打男子汉脊梁骨的 鞭子!那就狠狠地抽吧，有血性的男子汉，就不该让 我们的姐妹、妻子、母亲受这样的欺辱!倩兰，说心 里话，我不想让你唱这种歌。这歌，太伤你了，我受 不了……也许，我不该这么想，可我这脑袋就这么想 了，我也没办法呀!倩兰，你得依我!

〔歌声早已停止。周倩兰着纯白衣裙，飘然而上。她 胸前綴一颗小小的红色五角星，长发披散着，飘逸、 柔美；然而，走近后可发现她的疲惫、憔悴。

**周倩兰** (平静而热情地)曾旅长，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曾克强** (一愣)倩兰，你怎么这样叫我? **周倩兰** (强作微笑)这不是很正常吗?

**曾克强** (不高兴)我不是你的旅长，我是你的 ……

周倩兰 (忙摆手，制止对方)……同志。

曾克强 当然，也是同志；不过，首先是爱人，你应该叫我克

强 。

周倩兰 (急切地)不要这样说，旅长同志。 曾克强 (烦躁地)倩兰，别开玩笑了。

周倩兰 (严肃地)我没开玩笑，我们不是已经说妥了嘛? 曾克强 (摇头)说妥什么?

周倩兰 我们平心静气地分手。

曾克强 (强制地)分手?我根本就没同意。 周倩兰 (无可奈何地)我希望您理智些。 曾克强 (爆发地)我不能理智!

周倩兰 婚姻问题，必须双方同意才能成立…… 曾克强 你同意的。

周倩兰 那是过去。

曾克强 过去?你过去了，我还没过去呢!我没同意!用你 的话说，双方同意分手，才能成立!

周倩兰 (耐心地)我不是说过了嘛，当时考虑不周，是表示过 同意；可是，很快发现我们在一起不合适。

曾克强 (不耐烦地)有什么不合适?!

周倩兰 我的个性、爱好、追求，不可能合乎您的要求，因此， 不会给您带来幸福。

曾克强 我知道，你个性强，我可以让着你呀。我说话是算数 的。你……(寻找合适的词语)接触人……多，我发 了火，我向你检讨，也希望你谅解。……因为我爱 你，不想让别的男人接近你!

周倩兰 (无法忍耐地)不要再提这件事，我的生命属于革命， 属于艺术，属于我自己。我是独立、自由的新女性，

绝不做男人的花瓶，更不做俘虏! 曾克强 (强压怒火)看看，你又来了!

周倩兰 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我只请了半个小时 假 。

曾克强 半个小时怎么行?

周倩兰 我们正在排练，我担任独唱。

曾克强 我知道。(权威地)我可以给你们队长打招呼。 周倩兰 (反感地)首长，请您不要干涉我的工作。

曾克强 你!

周倩兰 叫您首长，您不满意，可是，您说话的口气、逻辑，哪 一点像个普通人?

曾克强 (生气地)首长，首长有什么不好?你说过，你很崇拜 首 长 。

周倩兰 是的，我现在也还崇拜那些长征的英雄。不过，崇拜 和生活毕竟还是两码事。哎呀，时间过了，我该归队

了。 曾克强 不 。

周倩兰 您还有什么话，快说吧。 曾克强 (激动地)你就没话说啦? 周倩兰 是的，要说的都说了。

曾克强 (愤怒地)那你来干什么?!

周倩兰 (平静地)是您约我来的。您让小鬼送信，说有重要 的话跟我说，我只好请假……

曾克强 (暴怒地)你不必请假!

周倩兰 (低头不语)

曾克强 那你还是来了。

周倩兰 为了礼貌，也为了曾经有过的友谊。

曾克强 (轻蔑地)哼，礼貌，友谊!

周倩兰 讲礼貌难道不对?军人之间还要互相敬礼嘛。 曾克强 那不一样!你说的礼貌是虚的、假的!

周倩兰 (忍无可忍地)随你说吧。我来，不是为了争论这个。 曾克强 (无名火又起)就是为了这个!

周倩兰 曾克强同志，现在大家都很忙。等打败日本鬼子，我 再来听您关于礼貌的是非曲直。我告辞了。(转身 欲下)

曾克强 (命令地)回来!我还没有说完。 周倩兰 (背身站住)请说吧。

曾克强 (似乎得到满足)说你虚伪，你还委屈!那么,我问 你，你过去说过的话，算不算数?

周倩兰 (长长地叹口气) ……我说过你这个人真好，直爽、豪

迈、意志坚强，现在也还这么认为。 曾克强 你说过 ……

周倩兰 是的，我说过我爱你。可是，现在…… 曾克强 ……现在，你变卦了!

周倩兰 (哭笑不得地)变卦!……那是因为发现性格不合



曾克强 什么性格不合?

周倩兰 你需要一个没有个性的、整天把丈夫顶在头上的老 婆；这，我做不到。我需要对女性平等、尊重、理解的 男人，这，您做不到!

曾克强 这些，我都可以给你!

周倩兰 曾克强同志，你冷静点，这不是个愿望问题。事实证 明，我们性格不合，趁着还没结婚，早点分手，对大家 都好。

曾克强 什么性格不合?不过是借口!你当我不知道? 周倩兰 您知道什么?

曾克强 (脱口而出地)知道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周倩兰 (生气地)旅长同志，是不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我不 想解释。即使在一起，和你也没关系。您无权干涉。

曾克强 我，无权干涉?

周倩兰 是的，这是我的自由。

曾克强 自由?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周倩兰 侮辱?真不可思议!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中断关系 以后，我没有跟别的男同志谈过这些事。我不想谈 了，我想好好工作。

曾克强 (缓和下来)好了，倩兰，我们不要呕气了，我是真心 实意地爱你，(张开双臂)来吧，回到我这里来!

周倩兰 (躲开)我没跟您呕气呀。您爱我，也许是真的；不 过，我不爱您。我希望您不要固执，让我们好好地分 手吧。

曾克强 你说过，你爱我! 周倩兰 那是过去。

曾克强 你变卦了!我没同意!

周倩兰 啊呀，我不懂什么叫变卦；就算是变卦吧，我认为也 是可以的。

曾克强 说得轻松!这样变来变去，你算个什么女人?!

周倩兰 (感到受了侮辱，但隐忍地)发现不合适，立即分手， 这是正常的，对双方都好，无可指责。

曾克强 我已经向上级打了结婚报告，领导很快就会批准。

周倩兰 (惊讶地)结婚报告?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你没通过 我，就打报告?

曾克强 你!(停顿，难堪)你说过同意。

周倩兰 (严正地)我早已声明，那是过去! 曾克强 (无礼地)你在耍弄我!

周倩兰 (受辱似地)耍弄?简直是无稽之谈! 曾克强 (无计可施地)好了，好了，我原谅你。

周倩兰 (坦率而强硬地)我不需要任何人原谅。结婚是两个

人的事，要完全自愿。那个报告是你一个人写的，并 不代表我。对于过去我说过的话，我表示歉意，我 想，这就可以了。时间已经超过了很多，我得赶快归 队 。

曾克强 (吼叫)倩兰，你再考虑考虑!

周倩兰 (冷静地)我考虑很久了，这是最后的选择。 曾克强 (震惊地)最后的选择?不考虑了 ……

周倩兰 (默默点头)

曾克强 (气急败坏地)你选择、选择、选择!这就是你的选

择?!你选择……耍弄我，侮辱我…… 周倩兰 曾克强同志，你冷静点。

曾克强 我冷静不了!(疯狂地跳起来，怒火在胸中燃烧)

周倩兰 (无可奈何地欲走，又不忍迈步，怜悯地，自言自语 地)没想到会发这么大的火，你……

曾克强 (痉挛地)我……爱你，我不能失去你，我不允许你选

择!

周倩兰 (欲走)

曾克强 (猛扑向她，紧紧地抱住，狂热地亲吻) 周倩兰 (反抗，挣脱，厉声吼叫)请你不要这样!

曾克强 (狂乱地)你是我的!必须是我的!只能是这样! 周倩兰 不!你没有这样的权力!

曾克强 我有!

周倩兰 (忍无可忍地)亏你说得出口。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不是高级指挥员?

曾克强 是又怎么样?

周倩兰 是，就不能这样说!

曾克强 我就说了!我还要做!

周倩兰 (气极，哭)你，欺人太甚!

曾克强 (勉强缓和地)你答应做我的老婆! 周倩兰 不!绝对不。

曾克强 不答应?……(按捺不住地)那，你不许嫁给别人!

周倩兰 (愤怒地)你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

曾克强 (不顾一切地)倩兰，你听话!不要让我……不要逼

我…… 周倩兰 (欲走) 曾克强 (阻拦)

周倩兰 你要干什么?

曾克强 你答应我，不许嫁给别人! 周倩兰 不 。

曾克强 暂时不嫁也可以。 周倩兰 (愤怒地)不!

曾克强 你答应我!

周倩兰 (傲慢地)不!

曾克强 我再说一遍，不嫁给我，也不许嫁给别人! 周倩兰 不!不!不!(转身而去)

〔曾克强双手撕开衣服，露出强劲的肌肉和扭曲的伤 疤，疯狂地拔出手枪，对着周倩兰的背影射击……枪 声，使整个舞台受到震撼。

**曾克强** (愣住，像打在自己的心上，把枪丢下，跑上前去)

**周倩兰** (吃力地走了一步，回过身来，看见曾克强，拒绝他的 援手)你 …… (倒下)

**曾克强** ……我……(出了一身冷汗，踉踉跄跄地走到周倩兰

身边) 〔 暗 转 。

**第** **二** **场**

**场** **景**〔大背景如前， 一颗镶嵌在大背景后上方的红星不断 闪烁，发出微微的红光。

〔舞台前半部是上海租界里一栋西式洋房的顶楼，宽 敞的落地式玻璃门窗均已关闭。面对观众， 一把黑 色大铁锁，沉重地挂在玻璃门上。时值午夜，一束月 光从屋顶的天窗直泄下来。室内银灰色的内壁泛着 冷峻的光华。 一条深蓝色的边线，紧紧地箍在墙壁 上端，使人想起罐头似的禁锢。透过玻璃门窗，隐约 可见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建筑物上有几面太阳旗。

〔室内，一架黑色钢琴， 一个白色书橱——月光下它 分明是一本竖起的大书：《西行漫记》,书脊上一行红 色的汉字异常醒目。

〔微弱、悠远的军号声中，幕启。

〔周倩兰着银色长裙，坐在钢琴前如醉如痴地弹奏 《黄河在咆哮》,铿锵的节奏，暴风雨般的旋律，冲撞 着禁锢的天地。她时而昂起不屈的头，时而又把头 贴近琴键，全部身心已化作咆哮的黄河。她披散的 长发不断抖擞、起伏，像波涛，像瀑布，像怒不可遏的 激流……泪水不断洒落在琴键上。

〔周母着深灰色绸缎旗袍，匆匆而上。显然，她被这

咆哮的旋律震惊了。隔着玻璃门，她看见女儿疯狂 的身影。她想唤醒女儿，紧闭的门窗却将她们隔开。 她只好又匆匆下去，旋即再来，手里拿着一把笨重的 钥匙，由于手发抖，迟迟未能打开铁锁。激动的旋律 以不可遏制之势，撞击着她的心扉。她终于把钥匙 捅进了锁心，咣当一声，铁锁落地，她吃力地推开门， 身体摇晃着，走到女儿身后，琴声嘎然而止。

**周倩兰** (惊奇地发现了母亲)妈妈!(一头扑在琴键上，钢琴 发出低沉的回响)

周 母 (凄楚地)兰兰!(轻轻地抚摸着女儿)兰兰，不能任 性呀，上海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这样不管不顾 的， ……会闯大祸!他们在南京杀了多少人你又不 是不知道!

**周倩兰** (抬起头，满脸泪痕，撒娇地)不，不，不!

**周** **母** (掏出手绢为女儿拭泪，慈祥地)听妈妈的话啊。 **周倩兰** (撒娇地)不，不，不!

周 母 (无可奈何地走开，无意中看见那本醒目的大书)唉，

又是《西行漫记》。(随手将大书翻开，展露出书橱里 的其他书籍)有这么多世界名著,你看它干嘛?

**周倩兰** **(哭泣)**

〔周母把书橱关上，恢复了原状，心疼地回到女儿身 旁，周倩兰扑到母亲怀里，抽泣。

周 母 宝贝，宝贝，听妈妈跟你说呀。 周倩兰 不嘛!(捂住母亲的嘴)

周 母 (欣慰地)不，不，不，女孩子要学会说不! **周倩兰** (依偎着母亲)谁让你们把我关起来的!

周 母 兰兰，听妈跟你说。爸爸是不该把你关起来，可是， 他也是爱你呀!他怕失去你。你想，斯诺说的那个 地方，在大西北荒原，那是个不毛之地。你怎么可以 去那个地方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一个女孩子家，怎 么能让你冒这个险哪?

**周倩兰** 好几个同学都去了，我必须去!

**周** **母** 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学艺术的，在音乐王国里，你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看看，多难得的一双手啊，还有 你甜美的歌喉，你……

**周倩兰** (骄傲地)还有勤奋，还有我对音乐、对艺术特有的理 解力……是不是?妈妈你说，我的理解力……

周 母 妈妈怕失去你。(落泪) **周倩兰** 不会的。(替母亲擦泪)

周 母 (泪如雨下)孩子，你看，你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子 了!你听妈妈一句话吧，你不是说，妈妈是你的好朋 友吗?

**周倩兰** 好朋友，还把我关起来!

周 母 哎，真对不起，妈妈真讨厌，不该跟爸爸一起做这件 事。

**周倩兰** (不让母亲说下去) **周** **母** 妈妈心疼啊!

**周倩兰** 妈妈，我知道您心里很苦，我理解您，我同情您，您为 爸爸做牺牲 … …

周 母 (打断)不说这些。妈妈为你活着，妈妈的追求、理 想，都寄托在你的身上。

**周倩兰** 我懂。我绝不辜负妈妈的爱心。

**周** **母** 你听妈说，这几年你的钢琴和声乐，都有很大长进。

巴黎的声乐教授那么看重你，说你是东方少有的才 女。你爸爸的手，一向是很紧的，听了艺术界权威们 的评价，咬着牙，拿出一大笔钱，准备供你去巴黎，参 加明年的法国音乐大赛。你很有希望取得大赛的金 奖，登上艺术的宝座，摘取法兰西艺术的桂冠!

**周倩兰** (从母亲怀中挣脱)您又来了!我早就说了，法国我 不去，死了都不去!

**周** **母** (急切地捂住女儿的嘴)兰兰，不要说这样的话!

**周倩兰** (走开，自言自语地)法兰西，巴黎，曾经是我向往的 地方。为了它，我苦苦地磨练了十年!可是，法兰西 已经向希特勒纳粹投降。巴黎跟上海一样，不!巴 黎跟南京一样，正在遭受法西斯的蹂躏。法兰西悠 久的历史，辉煌的艺术，成了希特勒脚下的奴仆、娼 妓 ……

**周** **母** 兰兰，你怎么越来越激烈啊!

**周倩兰** 妈妈，是我激烈吗?日本鬼子在南京屠城，把扬子江 水都染红了!希特勒杀了几百万犹太人，整个欧洲 大陆，充满了血腥味!摘取这样的桂冠，您说是耻辱 还是光荣?

**周** **母** (震惊地)啊，没想到，我的女儿，也是生不逢时!

**周倩兰** 不，我和妈妈不一样!我生逢其时，我一定要去寻找 他们!

**周** **母** 都是斯诺那本书，把你搅得昏天黑地。

**周倩兰** 不，一个美国记者，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奇迹，我 以为是真实可信的。法兰西的艺术宝座、音乐王冠 正在遭受凌辱、亵渎；中国古老的文明，正在太阳旗 下呻吟!我追求的艺术，她的品格，应该是不屈的抗

争!

**周** **母** 可是，那太危险了!

**周倩兰** 您不是说过，艺术需要炉火纯青嘛。

**周** **母** (叹气)这，都是你那位同学对你的影响啊!

**周倩兰** 妈妈，当年，您要不是犹豫、动摇，也不会遗憾一辈 子!

周 母 (痉挛地)啊! … …

周倩兰 ((歉意地)对不起，妈妈，我不该提起您最伤心的事。 周 母 没关系，这件事，天天伴随着我，你提不提都一样的。 周倩兰 (强调地)所以，从小您就教我学会说不!

周 母 真是报应!又是一枚苦果。

周倩兰 妈妈，不是苦果。

**周** **母** (怕女儿伤心)喔，喔，不是苦果。孩子，你很努力，也 很聪颖，比妈妈强。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个艺 术的天使!可惜， 一步走错，十几年的努力，统统付 之东流!所以，妈妈特别怕你中途天折，才教你学会 说不!唉，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周倩兰** 我才不当男孩呢。

**周** **母** 妈妈刚才听你的琴声 ……

**周倩兰** (期待地)怎么样? **周** **母** (犹豫) … …

**周倩兰** (急切地)妈妈，您说呀!您不光是巴黎艺术节的选 手，更是我的妈妈，是我的导师呀!

周 母 (不再犹豫，下决心讲出自己的感受)嗯，听你的琴， 妈妈深受感动!

**周倩兰** (意想不到地)真的?我的好妈妈!

**周** **母** 不过，太躁了些。艺术毕竟是艺术。你这样狂暴恣

肆地演奏，不仅会伤害艺术，而且，也会伤害你的身 体 。

**周倩兰** (不服气地走开) ……

**周** **母** (耐心地)兰兰，艺术最高的品位是自然。 **周倩兰** 不!(挑战地)艺术，是心声!

周 母 (兴奋地)心声，也是自然。 **周倩兰** ((调皮地)什么是自然?

**周** **母** 高山流水，江河行地……

**周倩兰** 那是自然的一般形态。那样的艺术，遇到希特勒、东

条英机、墨索里尼这样的吃人魔怪，就无能为力。 **周** **母** (无奈地)艺术讲究真、善、美……

**周倩兰** (咄咄逼人)可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人

们有不同的理解呀!

**周** **母** (无可奈何地)唉，你个小东西，翅膀越来越硬啦!

**周倩兰** (回到妈妈身边)妈，您不是说听了我的琴声，很受感

动嘛?怎么又是一大堆真啊、善啊、美啊?没有真、 善、美，怎么会感动您呢?莫非您说假话了?

**周** **母** (摇头)兰兰，你知道，妈妈最讨厌说假话。 **周倩兰**那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吗?

**周** **母** (感慨地)妈妈听到了洪水的肆虐，听到了天体的碰 撞，看到了火光，感到了天塌地陷。那种艺术好可 怕，是毁灭，是灾难!

**周倩兰** (急切地)妈妈，难道您只听出这个?

**周** **母** 妈妈是个弱女子，可妈妈还能分清是非。虽然那种 旋律是可怕的，但它代表了激情，代表了正义，代表 了全民族同仇敌忾，那是响彻云霄的民族之声!

**周倩兰** (突然跪在母亲面前，高兴得哭泣，无限感激地)妈

妈，您的感觉对极了!您的褒奖也对极了!那是黄 河在咆哮，是华夏大地的风暴!对于民族的敌人，就 是毁灭，就是灾难!妈妈，您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天 才的妈妈，可怜的妈妈……您知道吗?这个作品就 是那里的音乐家创作的……

**周** **母** (惊异地)哦，是吗? **周倩兰** (高兴地)是真的。

**周** **母** (怀疑地)他们有这样的作品?

**周倩兰** 您没想到吧?只有这种艺术，才能拯救人类，拯救祖 国!

**周** **母** (重新坐下)这音乐是昂扬的，充满了自信……

**周倩兰** 我弹奏的，只是这部宏伟作品中的一小节。可惜，同 学那里也只有这一小节。我一定要去，像朝圣似的 拜读它!

**周** **母** 兰兰，我作为你的母亲、朋友和老师，非常理解你。

可是，孩子，我心里矛盾啊!你能理解吗? **周倩兰** (点头)妈妈，您就吃亏在软弱上!

**周** **母** 妈妈现在就怕失去你。 **周倩兰** 所以，就助纣为虐……

**周** **母** 原谅妈妈吧。我也知道，锁得住女儿的身，锁不住女 儿的心啊!

**周倩兰** 其实，女儿的身也锁不住。要不是可怜妈妈，我会打 破玻璃，从凉台跳下去。

**周** **母** (吃惊地)孩子，千万不可以，妈妈不能看到这个!

**周倩兰** 妈妈，您不要一事当前，总左右矛盾。为此，您失去 了多少机会?您本来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女性， 艺术的皇冠曾经向您招手，就是因为有了我，您前功

尽弃!

**周** **母** 命运多舛，偏偏落在我们母女身上。

**周倩兰** 妈妈，要说不!要抗争!不自由，勿宁死!

**周** **母** (吃惊地倒吸一口气)兰兰，别说疯话!唉，真不该让 你学音乐!

**周倩兰** (佯装生气地)妈妈!

**周** **母** 妈妈心里很矛盾，不知如何是好。 **周倩兰** 反正，您锁不住我。

〔重新坐到钢琴前，轻快地弹奏《义勇军进行曲》起始 小节，反复升高，渐渐走向激昂，借以向母亲诉说自 己的决心。

周 母 (被乐曲吸引，自言自语地)斯诺啊斯诺，你把我女儿 的魂都夺走了!她倒是一片真情，也难能可贵。(突 然想到，立刻制止)孩子，你会闯祸的。

**周倩兰** 妈妈，为南京的死难同胞，为连天的抗日烽火，必须 弹这样的曲子!

〔《义勇军进行曲》沉重、缓慢、令人窒息的节奏，撞击 着周母的心扉。

**周** **母** (沉思，毅然走到门前，拿起那把大钥匙，交给女儿) **周倩兰** (感动地)谢谢妈妈!

周 母 (满面泪痕，紧紧地搂住女儿)来，让妈妈亲亲你!

**第** **三** **场**

**场** **景** 背景同第一场。

〔某日下午。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幕启。

〔“信天游”的歌声，被热烈的掌声淹没……场子静下 来。少顷，周倩兰着蓝色军服，手捧一束山花和乐 谱，激动地上场。她仍沉浸在深沉哀怨的旋律里，沉 浸在反应强烈的掌声里；成功的喜悦，和那束山花给 予她的特殊温馨，使她沉浸在初恋的陶醉中 ……

周倩兰 (激动地走到台前)妈妈，听到掌声了吗?您要是听 到了，一定会感动的!妈妈，祝福我吧，我终于找到 了自由的天地。虽然这里极穷、极苦，但是人们的精 神是愉快的。那些女人们，穿得很破很破，却能唱那 么艳丽的民歌，好一副火辣辣的情调!那些男人们， 吃得很坏很坏，却能在悲壮呜咽的唢呐声中，敲响狂 潮般的腰鼓，带着风，卷着土，把脚下的黄土震得颤 抖!妈妈，我不但看到了《黄河大合唱》的全貌，而且 还见到了它的作者。我明白了，这部伟大的作品，也 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孕育、出世!妈妈，替我高兴 吧，我还见到了斯诺笔下的那些人，他们都很平凡， 却个个是千锤百炼的英雄，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故

事……妈妈，我有一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告诉您…… 女兵甲 (悄悄上)兰兰，什么秘密呀?

周倩兰 (吓了一跳，连忙把花藏在身后，羞涩地)大姐，看您

把我吓的!

女兵甲 你胆子那么小?

周倩兰 (撒娇地)不信，您摸摸，心都要跳出来啦!(拉着女 兵甲的手，让她摸自己的心)

女兵甲 唔，跳得很厉害。不过，小兰子，我提醒你，我可是学 心理学的。

周倩兰 (醒悟地)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才生。 女兵甲 (胸有成竹地)不怕你嘴硬。

周倩兰 (沉不住气地)大姐!

女兵甲 小兰子，你的心，跳得过急过快，不是恐惧型的，是激 动型的，而且是激动型里面的快乐分支，(对周倩兰 耳语)是由异性引起的快乐 ……

周倩兰 (两颊绯红，连连摇头又点头)啊呀，大姐……

女兵甲 (追问)说实话呀，是谁? 周倩兰 (背过身，不说话)

女兵甲 (开心地)不说，我也知道。 周倩兰 那，您还问我。

女兵甲 呀，问你，我可不光是你的同学，也不光是你的大姐， 还是你的队长哪。(佯作严肃状)这种事不向我报 告，你还有没有组织观念?

周倩兰 人家还没来得及嘛。

女兵甲 (佯装地)这算什么理由?

周倩兰 (认真地)啊呀，大姐，不，队长同志，真对不起。 女兵甲 (哈哈大笑)傻姑娘!

周倩兰 (恍然大悟)大姐，你……(动手咯吱对方)

〔女兵甲举起双手，表示休战；周倩兰不依不饶。二 人追逐，山花落地，女兵甲拣起，捧给周倩兰。

周倩兰 (沉浸在幸福中)

女兵甲 兰兰，你真傻，我们早就看出来了。 周倩兰 (奇怪地)是吗?你们真坏!

女兵甲 咦，我们真坏?你才来了半年，……

周倩兰 (捂住她的嘴)哎呀，没办法嘛，他……

女兵甲 (笑)他?他们当然很厉害。这些男人们，只要拿出 百分之一——征服雪山草地的勇猛、顽强，去征服

你，就足够了! 周倩兰 (笑而不答) 女兵甲 你很崇拜他?

周倩兰 (点头)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

女兵甲 噢，年轻有为、传奇式的英雄!在这个男人的世界 里，他也算出类拔萃的人物，打起仗来勇猛异常，所 以外号叫红色坦克。

周倩兰 (兴奋不已)你也知道他外号叫坦克? 女兵甲 你以为就你知道?

周倩兰 我感到奇怪，这位坦克对音乐的理解也不同凡响。 连肖邦的作品也会引起他的共鸣。看来，爱国和正 义是相通的，东方和西方也是相通的。

女兵甲 老天爷，真的坠入情网啦!这花，也是他给你的吧? 周倩兰 嗯。

女兵甲 嗬，他还懂这个!

周倩兰 他小时候上过私塾，后来还在县城里上了一年初中， 正经是个知识分子呢。

女兵甲 (惊讶地)连履历都清楚了。这么快!

周倩兰 (求饶似的)啊呀，大姐，您老说这样的话……

女兵甲 喔，你捷足先登，后来居上，我……说说都不让? 周倩兰 他 … …

女兵甲 他?都是他的问题，没你的事? 周倩兰 (坦率地)当然，我也爱他。

女兵甲 这就对了。想当初，嘴多硬，信誓旦旦，还记得吗? 周倩兰 好大姐，别说了，这，不由人嘛。

女兵甲 这倒是实话。不过，你们也太快了。我觉得，你应该 冷静一下。这个人，当然是可爱的，但是……(周倩 兰欲捂她的嘴)记得吗?离开上海的时候，伯母托咐 我的话?

周倩兰 (点头)我妈妈是失败者，一生软弱，做了父亲的牺牲 品。

女兵甲 话虽如此，但伯母要你谨慎、慎重，不要…… 周倩兰 不要任性 ……

女兵甲 现在，你在热恋中，平静不下来…… 周倩兰 (任性地)那你说他……不好?

女兵甲 (摇头)没有， …… 〔马嘶声，马蹄声。

周倩兰 (高兴地)他来了! 女兵甲 那，我先回去了。 周倩兰 (心不在焉地)嗳。

〔女兵甲下。周倩兰向马蹄声处迎去。曾克强声： “兰兰!”周倩兰声：“坦克，我在这儿!”周倩兰兴高采 烈地复上，看看左右，躲在大石后。

〔战马嘶鸣声。

**曾克强** (手执马鞭，兴冲冲地上，环顾周围，了然于心，佯装 地)哎，人呢?

〔曾克强向左边寻去，周倩兰从右边绕出。曾克强突 然掉转身子，向右包抄，伏身等待。周倩兰急速向 左，正好落到曾克强怀中。曾克强哈哈大笑，周倩兰 在他怀里挣扎 ……

**周倩兰** (着急地)放开，快放开，让人看见多不好! **曾克强** (冲动地)怕什么?反正你是我老婆!

〔两人拥抱。

**周倩兰** (挣脱，埋怨地)谁是你老婆?

**曾克强** (连忙改口)噢噢噢，是爱人，爱人，好了吧? **周倩兰** 你怎么总是老婆老婆的?

**曾克强**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家乡总是这么叫嘛，其实，老婆 就是爱人，爱人就是……

**周倩兰** 不嘛，我才不给别人当老婆呢!

**曾克强** (困惑地)当然，当然，我们都是革命者，首先是同志 关系；然后，你才是我……屋里人!

**周倩兰** 哎?什么是屋里人? **曾克强** 就是爱人嘛。

**周倩兰** 不对，屋里人就是老婆，你骗我!

**曾克强** (笑)啊呀，我骗你干嘛?我是说走了嘴。其实，屋里 人，老婆，爱人，只是叫法不同么。

周倩兰 不，不，不，有本质区别。爱人是独立的，两个人处于 平等的地位，人格是自由的。老婆是男人的附属物， 没 有独立的人格，没有选择的自由。

**曾克强** (惊讶地)噢!选择的自由?怎么个自由法? **周倩兰** (奇怪地)自由就是自由，还怎么个自由法?

曾克强 我的意思是，你不能总是自由呀，比如，你选择了革 命，总不能再选择不革命，或……

周倩兰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你听说过有这么一首诗吗? 曾克强 什么诗?

周倩兰 (认真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曾克强

“二者皆可抛。” 周倩兰

周倩兰 你看，自由高于一切!

曾克强 (纠正地)同志，这里说的自由，是革命啊，不是讲个 个自由呀!为了革命，二者皆可抛嘛。革命高于一 切呀!

周倩兰 (困惑地)哎?你是不是偷换概念啦?

曾克强 没有，没有。革命就是为了自由，是一回事嘛。 周倩兰 没有自由，怎么革命呢?

曾克强 (哈哈大笑，兄长般的)好啦，好啦，时间宝贵，我们何必 吵这些呢?这次你到黄河边上采风，体验生活，收获很 大啊!汇报演出很成功，老乡们说，哪里来的这个女子， 把我们这搭“信天游”的调调唱到云彩里去了嘛!

周倩兰 (高兴地)是吗?那我太高兴了!

曾克强 都说你， 一个上海来的洋学生，学民歌学得这么快， 唱得这么好!

周倩兰 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听民歌。

曾克强 (惊奇地)哦?过去从来没听过民歌? 周倩兰 是啊。

曾克强 那你一定觉得很新鲜了?

周倩兰 不，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陌生，她们的唱词我听不懂。 曾克强 是啊，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也听不懂。

周倩兰 可是，那些民歌的旋律，我听得着迷——每首歌都是 从心里唱出来的，情感真挚、热烈，个性自由、奔放， 无拘无束……(唱了起来)“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 英英的彩……”真是从沟底一下子就翻上了垴畔。 下一句(唱)“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地爱死个人”,这 一句覆盖了大地，真像在云彩里唱的---把生命和 自然融合在一起了。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啊!

**曾克强** 真难得，你对民歌有这么高的评价。

**周倩兰** (兴奋不已)尤其是跟她们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听懂了她们的语言，更觉得这些歌太感人了。我明 白了，我从象牙塔里走出来了。

**曾克强** (真诚地)你的收获真不小，第一次到民间，就有这么 多的体会。

**周倩兰** (幼稚地)哎，你们家乡也有民歌吧?

**曾克强** 当然有，只要有老百姓的地方，就会有的呀! **周倩兰** (热情地)你给我唱一个吧。

**曾克强** (推托地)不行，不行，我这个嗓子，唱不好。

**周倩兰** (祈求地)哎呀，你就唱一个，我好比较一下嘛。

**曾克强** (腼腆地)我离开家乡很久很久了，感觉好像百八十

年啦!

**周倩兰** 你就唱一个嘛。噢，脸红了，不好意思?那有什么, 家乡的歌么 ……

**曾克强** (无可奈何)我会唱红军的歌，会唱过草地的歌 ……

**周倩兰** 这些歌，你不是给我唱过嘛。我要听你们家乡— 湖南的民歌!

**曾克强** (想了想)那就唱一支山歌吧。 〔暗转。

**第** **四** **场**

**场** **景** 〔背景同第一场。

〔周末晚会现场。 一个汽灯吊在木杆上，照亮了大 地。木杆上挂着一幅用粉纸写的会标：“周末晚会”。 〔欢快的军号声中，幕启。

〔号兵们挤在巨石上，以浓厚的兴趣，看着号长摆弄 留声机。热烈的鼓掌声，伴随着说笑声。

**女兵甲** (走到舞台正中，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悄声问号长) 号长同志，准备好了吗?

**号** **长** (点点头)准备好了，队长同志!

女兵甲 (满意地转过身，对着会场)同志们，下面是晚会的最 后一部分—--交、谊、舞!(会场反响热烈)有些同 志，对这种舞不大习惯。我说，那就习惯吧、习惯吧， 习惯成自然嘛!(反响热烈)有些同志说，我们不会 怎么办?有我们女生队的姑娘们负责教啊!特别是 一些男同志，应该勇敢地走下舞池，接受文明的洗 礼!

〔女兵甲示意播放音乐。女生队的学员们，从几个侧 面，踏着乐曲出场。

**女兵甲** 来呀，来呀，男同志们，勇敢些，向我们的中央首长学

习!看他们跳得多好，舞姿优美、潇洒、大方……

〔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内中有佼佼者，有初学者，有 笨手笨脚者……女兵甲突然发现了什么,向远处招 手。周倩兰突然发现了什么,向远处招手。周倩兰 热情洋溢地上。号兵们看到周倩兰，个个兴高采烈。 女兵甲指给周倩兰看远处，周倩兰热情下降，无可奈 何地摇头。

**女兵甲** (催促地)去，教他，必须让他学会!

〔周倩兰不情愿地下。号兵们目光转向周倩兰。女

兵甲正欲下，突然发现军委副主席过来。 **副主席** 小甲，你怎么不跳呢?

**女兵甲** (幽默地)哎呀，找不到舞伴呀。 **副主席** (礼貌地)我可以请你吗?

〔女兵甲高兴地走到他身边。他们优美的舞姿引起 在场者注目。两人边舞边谈。

**副主席** 刚才小周唱得很好啊。 **女兵甲** 噢，她的钢琴弹得更好。 **副主席** 是嘛。

**女兵甲** 可惜，我们没有一架像样的钢琴。

**副主席** 会有的。要好好爱护她，人才难得! **女兵甲** 是。她就是有点任性。

**副主席** 还小嘛。磨练磨练就好了。应该感谢你，为党招揽 到优秀的艺术人才。

**女兵甲** 哪是我的功劳。她是看了斯诺那本《西行漫记》,下

决心来这里的。真正吸引她的是两件事： 一个是铁 流两万五千里，另一个是洗星海同志气势磅礴的《黄 河大合唱》。

副主席 是啊，我们都是被革命吸引来的。我们被革命吸引， 又去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革命。你把她从上海吸引 到这里，是有功劳的。

[两人边谈边跳，翩翩而去。曾克强在人群中穿越， 满脑门子官司，既烦恼，又紧张。他的节奏与群体正 好相反，所以处处碰人，又时时挨碰。然而，他毕竟 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仍能保持慌而不乱的风度。在 一次连续的碰撞中，他突然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吓了

一跳。

**军委主席** (携女兵乙翩翩舞上，不意被曾克强踩了一脚，不 禁叫了一声)哎哟!

〔曾克强看见主席，吃了一惊，连忙立正、敬礼，不知 说什么好。

**军委主席** (虽然很疼，看是曾克强，心里很高兴)是你呀，小 曾 !

**曾克强** 真对不起，主席，踩疼你了吧?

**军委主席** (在女伴的搀扶下走到一旁)没关系，没关系!不 过，你的蹄子还是很厉害的喽!

**曾克强** (不知说什么好)啊呀 ……

**军委主席** (亲切地拉着曾克强的手)你现在在么子地方工作 啊 ?

**曾克强** (语无伦次)我在学习，在甲班，在抗大。

军委主席 (恍然大悟)噢，抗大甲班，那是高级班，— 将 军 班!

**曾克强** (谦虚地)我在那儿当队长。

**军委主席** (高兴地)啊，很好。学习怎么样?

**曾克强** (认真地)军事课优秀，政治课优良，文化课吃力。

**军委主席** (仔细听)我想也是这样。你应该找一位女同志学

学交谊舞。

**曾克强** (脸红)唔唔。

**军委主席** 这也是文化课啊，你要学一 学就不会踩别人的脚 了 。

**曾克强** (看见周倩兰从远处走来，连忙说)主席，我先走一 下 。

**军委主席** 好的，好的。

〔曾克强匆匆下。主席与女兵乙重新进入舞池。 **女兵乙** 这个曾克强也太莽撞啦，把您踩成这个样子。

**军委主席** (宽容地)哎，这个人好啊，很能打的!在井岗山， 在湘江边，他指挥部队，打得很出色。过草地的时 候，多亏他那双铁脚板，帮了我很大的忙。勇敢、忠

诚、机智、顽强，难得的将才! **女兵乙** (惊讶地)是吗?

**军委主席** (欣慰地点头)千军不易得，一将更难求! **女兵乙** 噢，是这样。

〔主席与女兵乙翩翩而去。周倩兰无可奈何地上，看 看逃走的曾克强，只好作罢。聚集在巨石上的号兵 们，看着周倩兰，替她惋惜。

**号** **兵** **甲** (突然跳下，迎着周倩兰，勇敢地)周同志，教教我，可 以吗?

**周倩兰** (热情地)当然可以。(伸开双臂)这样，我带你，我作 男宾。

〔号兵们纷纷从巨石上跳下，围着周倩兰，学习跳舞。 周倩兰把他们带到右侧教习。曾克强复上，仍然从 人群中穿行，伸着脖子看周倩兰，不慎又连续和别人

冲撞。乐曲终，人们礼貌地散开。周倩兰发现了曾 克强，热情地走向他。曾克强满脸的不高兴。

**周倩兰** 克强，你怎么老躲我?

**曾克强** (伴装平静地)我真佩服你，什么人都可以教一教，什 么人都可以跳一跳。

**周倩兰** (困惑不解，啼笑皆非地)又是这个问题!这有什么?

**曾克强** (脱口而出)我的老婆不许这样! **周倩兰** (生气地)你!

**曾克强** (暴怒地)我怎么样?

**周倩兰** 我不是你的老婆!没想到你这么不可理喻。(走到 号兵们中间)来，我们继续学习。

**曾克强** (恼怒地命令)你回来!

〔周倩兰不理睬，继续教舞。

**曾克强** (走到号兵们身边，命令地)你们都走! **周倩兰** (生气地)别理他。

**号兵甲** 旅长同志，你怎么这样对一个女同志?

**曾克强** 关你什么事，靠边站!

**号兵甲** 咿，靠边站?这是什么地方?不是你们曾家的祠堂 吧?

**曾克强** (生气地)什么祠堂祠堂的!我家是赤贫，知道嘛?

头上连一片瓦都没有，哪来的祠堂? **号兵甲** 那你怎么可以这么凶?!

〔曾克强见周倩兰走开，欲追上去。 **号兵甲** (拦住)你不学，也不让我们学?

**号** **长** (在巨石上喊)喂，别捣乱了!(指向右侧，示意有人 来 )

〔总书记上。

**曾克强** (迎上前，敬礼)总书记同志。

**总书记** (热情地)哦，曾旅长，你在这里，我正要找你。 **曾克强** (关切地)找我?什么任务?

**总书记** (拉曾克强到左侧)前方来电报，要求调你到晋、冀、

豫三省交界地带，指挥部队开辟新区。 **曾克强** (兴奋地)好啊!

**总书记** (平静地)这个地方是华北的门户，现在聚结了日、 汪、蒋、阎四股势力与我争夺，必须派一员虎将。他 们点名要你，中央组织部也同意，要我找你谈话，看 看有什么困难?

**曾克强** (不假思索地)没有。

**总书记** (微笑地)听说你要结婚?

**曾克强** (羞涩地点头)个人问题，好说。 总书记 (亲切地)哦，你还不好意思?

**曾克强** (更加羞涩地) …… 已经打了报告。 **总书记** 那好啊，吃了喜糖，上前线。

〔新的舞曲开始了。总书记被跑上来的女兵丙邀走， 两人起舞。曾克强急不可待地穿过人群，追上正在 跳舞的周倩兰，几乎是强行拉着周倩兰从右侧下场。 〔 暗 转 。

**第** **五** **场**

**场** **景** 〔大背景同前。

〔艺术学校女生驻地。 一个白色的大框架，形同黄土 高原上的三孔窑洞。框架内排列着每个女生象征性 的铺位，每个铺位上方缀一颗红星，此外均为白色。 框架后景，可以看到山川、沟壑、梢林、村落、炊烟；可 以听到远处的鸡鸣、狗吠，感受到西北高原的生活气 息。

〔在轻松的军号声中，幕启。

〔上午。一群女生从排练场回来。 〔女兵乙急着找水喝。

〔女兵丙从挂包里取出毛线活，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动手编织。

**女兵丁** (沉浸在刚才的排练中，学着男声唱)张老三，我问你



**女兵戊**(学唱陕北民歌)提起我家来，家有名…… 〔女兵己躺在铺位上休息。

〔女兵庚掏出一本书，坐在窗前阅读。 〔女兵辛收拾自己的东西。

女兵乙 (站在水缸边，端起一瓢水，咕嘟咕嘟地牛饮)啊呀，

吃了什么啦，这么渴! **女兵丙** 小米干饭、白菜汤呗。

女兵丁 (突然停唱，凑到女兵乙面前，嘲讽地)哎，同志，忘 了?昨天晚上，曾旅长送给兰兰的花生，您吃得最 快、最多，荣登冠军榜首……

**女兵辛** (收拾完，凑趣地)是啊，抢花生的时候，是冠军；睡觉 的时候，当“炮兵”。好家伙，多亏我们住的是窑洞，

起码有三丈厚的黄土，不然的话 …… 〔众女兵大笑不止。

**女兵乙** 啊呀，同志们，说话文明一点嘛。 **女兵丙** 天老爷，她还嫌别人不文明呢!

**女兵乙** (告饶地)行了，行了。哎，兰兰怎么没回来呀?

**女兵丁** 兰兰，被指挥留下了。 **众** **人** (恍然地)噢!

**女兵丙** (抢着说)她今天唱歌，注意力不集中，指挥瞪了她几 眼，还没解散，她就哭了。

女兵戊 (专心致志地学着陕北口音唱)三哥哥今年 一 十九， 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人人说咱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 半路口。

**女兵己** (烦躁地坐起)哎呀，你就别唱这些了!

**女兵戊** (同情地)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 **女兵己** (否认)谁痛苦啦?

**女兵戊** (善意地)多好的歌啊，热烈、缠绵、火辣辣的恋人之 歌呀!唱一唱，宣泄一下，心里也觉得痛快啊。

〔女兵己翻过身去，双手捂住脸。 〔众人示意不要说了。

女兵丙 哎，我主张，找对象，不找大干部!干部大了，权大，

脾气也大!你革命，我也革命，用不着委曲求全!

女兵丁 可是战争年代，干部小了，不准结婚呀!你那对象，

不就是因为差 一级半，达不到团级……搁浅到现在 嘛!

**女兵丙** 那就熬呗，一针一针地织吧。

**女兵乙** 不过，说句公道话，兰兰可不是因为曾克强是大干 部，才跟他对上象的。咱们兰兰找的是长征的英雄!

女兵戊 (点头，叹息)是这样。可兰兰也太理想化了，既然已 经确定了关系，那就适应适应吧。对方吃醋，虽然吃 得没有道理，那毕竟是爱得强烈的一种表现呀，何必 弄到剑拔弩张的程度呐。

女 兵 丙 不对!爱，当然好了，哪个女人不希望男人爱呢?可 这爱里混杂着大男子主义，有封建意识，这怎么可 以 !

〔突然，附近传来马蹄声，惹得鸡鸣狗吠。女兵们拥 到窗前，向外张望。几匹战马从窗前疾驰而过。女 兵们忍俊不禁地笑出声。

**女兵辛** 这些骑马干部，总是有事没事拨转马头，从咱们这里

绕一趟，精神可嘉! 〔众女兵大笑。

**女兵乙** 嗯，这次还有那匹黑马。 **女兵丁** 对，他是谁?

**女兵戊** 二队女生叫他奥赛罗，三队女生叫他罗密欧。 **女兵己** (长叹)小资情调。

**女兵庚** (惊讶地)咿!

**女兵己**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小资情调，还是客气呢! 在长征英雄面前，言必称希腊、罗马，这是什么问题?

教 — — 条 — — 主 — 义!

**女兵乙** 哎，小戊，这黑马是为你而来的吧? **女兵戊** 去你的，我根本不认识他!

**女兵庚** (放下手中的书，站起来，自言自语地)原来，文艺女

神的路，是马蹄踏出来的! 〔众女兵拍手称快。

**女兵辛** 我提议，给这些骑马的干部颁奖。 **女兵丁** 颁什么奖?

**女兵辛** 开路先锋奖呀!

**女兵庚** 咳，他们这些人得的先锋啊、模范啊的奖太多了，咱 们应该给他们最最需要的奖!

**女兵己** 就把小庚奖给他!

〔众女兵“哄”地大笑。

**女兵庚** (佯装生气地)讨厌，讨厌!

〔女兵们兴奋地簇拥着女兵庚，把她推到最前边；女 兵丁抽出一块头巾，给她蒙在头上……一片忘情的 掌声。

**女兵甲** (匆匆上场)哎  闹什么呐?

〔大家四散，连说带笑地回到自己的铺位上。

女兵甲 (忍住笑意)姑娘们，让你们休息，你们倒好，又说又 笑，又唱又闹。(走到女兵庚面前，为她取下头巾，深 情地)我们这一代妇女，处在革命加战争、战争加革 命的时代，这是无法超越的。

**女兵庚** 大姐，我懂。比起您做出的牺牲和痛苦，我们……不 算什么。

**女兵丙** (乐观地)以后会好的。比如，我们的第二代 · **女兵丁** (示意女兵丙不要说下去)

**女兵丙** (吐舌头)

女兵甲 (黯然神伤)第二代?不，不!(强烈的痛苦涌上心 头)他们比我们惨!我们可以从日本鬼子的合围中 逃出，他们，因为幼小，特别是因为母亲没有足够的 力量保护他们，使他们陷入了灭顶之灾!多美好的 小生命啊!她降生得太早了! … …

**女兵丙** (歉意地)大姐，真对不起，我是无意……

**女兵甲**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你是对的，我太脆弱了。生命 之树长青啊!还是要爱的。

**女兵辛** 爱是生命之源，有爱就会生生不息! **女兵丁** 好个哲学家。

**女兵甲** 姑娘们，你们到指挥那里去一趟，他找你们有事。 **女兵庚** 您呢?

**女兵甲** 我去医务所，给兰兰拿点药。

〔众女兵从右下。女兵甲从左下。

周倩兰 (拿歌谱上，郁郁寡欢地走到自己的铺位前，放下歌 谱，心神不定地坐下又站起来)真糟透了!当时，听 大姐的话就好了。大姐说我和他谈得太急、太早，她 警告过我，说我和曾克强，在心理学看来则属于对称 型的结合，即强者和强者的结合。这种结合，除非有 一方妥协、退让，才能保持平衡，否则会产生一种排 斥力。而且，引力越强，越需要占有对方，越需要对 方作出让步，以至于做出牺牲……假如，爱要牺牲掉 艺术，牺牲掉自己的灵魂，那还算什么爱?那样的 爱，岂不就是坟墓?可是，他真的爱我，爱得发狂，爱 得让我喘不过气来!假如，爱就停留在这里，有多么 幸福!可惜，它没有停留，没有止步，而是急剧地向

前延伸，延伸到恶魔般的绝境!全盘的占有，疯狂的 嫉妒，绝对的排他。粗暴、专横、野蛮——天哪!如 果这也叫爱，那牢笼、枷锁、毁灭，该叫什么呢?我， 不能接受这样的爱；我，不能重复妈妈走过的路。我 善良的妈妈，为了我那专横跋扈的父亲，毁掉了自己 的天赋，牺牲了梦寐以求的理想，一辈子生活在没有 色彩、没有欢快辉煌的旋律、没有心灵撞击的乐章 里!快点结束吧!我要全身心地投入艺术，把这不 成功的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爱，萌发的时 候，心里充满阳光，第一次体验到生长的愉快，原来 生命是这样的微妙，这样的拨动心弦，这样的躁动不 安!啊，生生不息的爱啊，你就是生命的源泉、顽强 耐久的动力!藏起来吧，深深地藏起来吧!唉，我应 该忏悔!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爱到花园里摘花，把 它们拿回卧室，插在花瓶里。现在才懂得，一朵花就 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她的本意就是生长，开出漂亮 的花，结出硕大的果，回报大自然赐予生命的恩惠。 不懂事的我，戕害了多少生命啊!从今以后，我再不 会这样做了 ……

**女兵乙** (急匆匆地上)兰兰，把你的歌谱拿来，指挥要做一些 改动。

**周倩兰** (欲将歌谱给乙，又改变了主意)我去吧。 **女兵乙** 那更好。

〔两人下。小鬼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包袱，来到框架 外。

小 鬼 (兴高采烈地连喊)报告!报告!

〔扒着框架向里张望，发现无人，悄悄地、神秘地跳进

框门，解下包袱，轻轻地放在正中间红星下的铺位 上，连忙逃走。刚到门边，又想起了什么,解下皮带， 打开外衣，伸手进去掏东西，没有找到，吃了一惊，紧 张地转一圈，才发现掉在裤子里。于是，解开裤子从 里面掏出一封信，庆幸没丢，赶快收好，整理衣服。

〔女兵甲从外面回来，看到小鬼，悄悄走到他身边，趁 其不备，揪住他的耳朵。

小 鬼 (小声地)唉唉唉 ……

**女兵甲** 又是你!(把小鬼揪到门前)

小 鬼 (顽皮地)大姐，你揪得我好疼啊!

女兵甲 (故作严肃)好疼?你偷偷摸摸地干什么来啦? 小 鬼 谁偷偷摸摸啦?我光明正大 ……

**女兵甲** 好啊，咱们到保卫处说理去。一个男子汉，跑到女生 宿舍，解开衣服……

小 鬼(吃惊)哎哎哎，大姐，你是吓唬我吧? 女兵甲 (大笑)

小 鬼 哎呀，好大姐，我是给兰兰送东西的。 **女兵甲** 知道，你们旅长又献殷勤啦，没用!

小鬼(惊奇地)是么?大姐，你帮帮忙，给说合说合嘛。

**女兵甲** 急也没用，越急越不灵!我们兰兰是新女性，劝你们 旅长死了这条心吧!

小 鬼 咿，那可不行!你不了解我们旅长!兰兰 …… **女兵甲** (不以为然)咦，你也叫兰兰?!

小 鬼 那，我不叫兰兰叫啥?叫周倩兰同志、周同志、周演 员、周……弹琴的叫个啥?

**女兵甲** 你可真顽皮。叫首长夫人、旅长太太。

小 鬼 嗳，革命同志不兴这一套。再说，人家还没结婚呢

……在谈……恋爱!

女兵甲 嗬，你真够机灵的，懂的还不少啊!

小 鬼 咳，看你说的。结婚、恋爱、搞对象，谁不懂?还用 学?不过，水平有高点的有低点的就是了。

**女兵甲** (不禁失笑)哎，我问你，你们旅长的水平是高呢?还 是低呢?

小 鬼 嘿，不扯了，不扯了，我该回去啦。东西就搁在这儿， 还有一封信，我去交给……兰兰，就完成任务了。 (说着要走)

**女兵甲** 你不能去排练场。给我吧，保证亲自交到兰兰手里。 **小** **鬼** 那可不行。首长的信，军事秘密，写的亲收，就得亲

交，不能含糊。

**女兵甲** 你可真是忠于职守，连情书都当军事秘密。小机灵

鬼，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小** **鬼** (笑而不答)

**女兵甲** 你说呀，是高呢?还是低呢?

**小** **鬼** (做个鬼脸)我不知道。 **女兵甲** 你可真滑头!

**小** **鬼** (无奈地)不高也不低吧。

**女兵甲** ( 笑吟吟地)小傻瓜，我知道，我替你说吧，你们首长 水平太低、太低、太低……低得不能再低啦。

**小** **鬼** 大姐，你别乱放炮!

**女兵甲** 一点不乱放，曾克强同志是个好旅长。胡宗南的骑 兵、东北军的精锐，都吃过他的亏!两万五千里长征 路上，大渡河、娄山关记录了他的战功。他有驾驭战 争的本领，却不具备驾驭兰兰这样的特殊女性的能

*力……*

小 鬼 (不懂)什么?什么?什么叫驾驭?

**女兵甲** 咳，驾驭都不懂?见过赶车的吗?

小 鬼 嘿，那可知道，有马拉车，牛拉车……

女兵甲 马拉也好，牛拉也好，都得有人赶车。赶车的把式， 说得文点，就是驾驭。

小 鬼 咿，说旅长是骑马的，倒还可以，说他是赶车的，没听 说过!

**女兵甲** 这不过是……比喻。

小 鬼 要说比喻，(悄声地)我们旅长倒像是兰兰的马，牛



**女兵甲** 你这个小家伙，真有意思!

小 鬼 (看看左右)本来么,也应该。兰兰长得又好，唱得又 好。一嗓子喊出来，轻悠悠地不断头。听着她唱歌， 真成了“信天游”,慢慢悠悠地就上了天!这样的女

子，嗨，当牛作马也值。就怕……还不行哩! 女兵甲 (笑而不语)

小鬼 呀，大姐，我在这儿，耽误你工作啦! 女兵甲 没有。今天我不大舒服。

小 鬼 (关心地)啊呀，你哪儿不舒服? 女兵甲 小鬼，女同志的病，不好乱问的。

小 鬼 (吐吐舌头)啊，是是是，那你休息吧。我出去待会

儿，看看周倩兰同志练完了没有? **女兵甲** 没有呢，你听，她们还在唱。

小 鬼 我交到她手里，不说话，也不行?

女兵甲 不行。她可认真了，你们老是送信呀，送东西呀，干 扰她工作，烦死她了。

小 鬼 (不解地)那怕什么?一句话都不说……

**女兵甲** 唉，你不懂，这是个习惯。她为这个发脾气，系主任 和校长也得让她三分。

小 鬼 我懂。我们旅长只要往地图前一坐，科长以下，参 谋、干事就别出大气啦。谁要是憋不住了，说一句半 句闲话，好家伙，他眼睛一瞪，我的娘，出去!

**女兵甲** 嘿，他们俩还真像。

〔幕后，指挥声：“今天先练到这儿，周倩兰同志留下，

立正，解散。” 小 鬼 哟，兰兰留下?

〔女兵乙、丙、丁、戊、己、庚、辛上。

〔小鬼被众女兵包围，不断被询问、被呼叫。 **女兵乙** (拍小鬼的肩膀)喂，又送来什么好东西?

**小** **鬼** (刚转过身子)

**女兵丙** (打了小鬼一下)你的腿真够勤快的!

小 鬼 (穷于应付)

**女兵丁** (拉小鬼一把)小小子，人家谈恋爱，你跑腿，是步兵?

还是腿兵?

〔众女兵大笑。

**女兵甲** 哎呀，姑娘们，别闹了。 〔众女兵停顿。

小 **鬼** 咳，这就对啦。

**女兵甲** 姑娘们，你们的心里有点不对劲吧?尽拿这小鬼撒 气 。

**女兵戊** 嘿，谁撒气啦?

**女兵己** 谁让他把咱们最漂亮的姑娘抢走了呢?

**女兵庚** 啊，原来是 … … **女兵辛** 什么?什么?

女兵丙 (悄悄对辛说)她，吃醋了。 众女兵 (凑过去)什么?

女兵乙 又乱说啥呢。

小 鬼 (调皮地)你们不要吵，不要闹，只要上级下一道命 令，保证半分钟就能解决战斗!

众女兵 解决什么战斗?

小 鬼 不用半分钟呀，就把你们抢光啦!

〔众女兵大笑。周倩兰忧郁地上。 周倩兰 (看见小鬼，惊奇地)你又来了?

小 鬼 (立正、敬礼)报告，周倩兰同志，我是来送东西的。 还有，我们旅长给你的一封信。(非常恭敬地取出， 双手递上)他让我一定要交给你本人。

〔周倩兰不高兴地接过信，立即当众拆开看。 〔众女兵屏息，等待着。

女兵丙 (凑近周倩兰，低声)哎，透露点消息呀。 女兵己 百分之百的绝密。

周倩兰 (抑制着自己)小鬼，请你把东西拿回去。 小 鬼 (尴尬地)呀!

女兵戊 兰兰，不要太鲁莽了。 女兵丁 看看嘛，是些啥东西。 女兵乙 唉，兰兰，好好地说。

周倩兰 (走到小鬼面前，和颜悦色地)你辛苦了。不过，我不 需要这些东西，请你带回去吧。以后，不要来了。

小 鬼 ( 傻了似的)…… 众女兵 兰兰。

周倩兰 (诚恳地)小鬼，快回去吧。你再辛苦一趟，没办法。 (拿起包袱，交给小鬼)大家都很忙，还要工作哪。

小 鬼 (不解，惶恐地)我，做错什么事啦?

**周倩兰** (不安地)没有，没有。我已经跟曾旅长说过，以后不 要送东西。

小 鬼 (怯生生地告别)那，我回去了。 **众女兵**、怎么回事?兰兰。

**周倩兰** (把信撕碎) 小 鬼 (吃惊)

女兵甲 你赶快回去吧。

小 鬼 (神色不安地)我 ……

女兵甲 走吧，走吧。喂，回去别说!(示意撕信的事) 小 鬼 (领悟，告辞)

〔众女兵百态。 . 〔暗转。

**第** **六** **场**

**场** **景** 〔大背景同前。

〔曾克强居室。同样是一个框架，红褐色的基调，缀 着一颗硕大耀眼的金星。上一场见过的包袱放在床 上，显得是个多余的赘物。早晨的阳光照耀着黄土 高原的深沟大壑，雾气蒸腾，生机勃勃。

〔低沉的号声中，幕启。

〔曾克强从外边进来，只穿一件衬衫，下着军裤，手里 端着白磁脸盆，随意地放在桌上，随即倒卧于床。突 然发现那个包袱，又坐起，把它扔到床下。脚步声。 曾克强起来，看到脸盆放错地方，打算去拿……

小 鬼 (进门后发现脸盆放得不对，走过去拿，忽见曾克强， 喜出望外，一边拿盆，一边问)首长，你昨天回来得很 晚吧?(把脸盆放到床下，看到包袱)啊呀，怎么搞 的?(拣起，放在文件箱上)

**曾克强** (勉强地)唔，有什么事吗? **小** **鬼** (欣喜地)前方来人啦!

**曾克强** (意外地)哦，是谁?

**小** **鬼** (摇头)不认识。他说是你的老战友。

**曾克强** (埋怨地)你就不会问问，姓什么叫什么?

小 鬼 (不服气地)咦，我看是个大首长，怎么好问? 曾克强 (关心地)长的什么样子?

小鬼(回忆) … … 什么样子?

曾克强 (暴躁地)真笨!什么样子都说不出来。是大个子还 是小个子?是圆脸还是方脸?是红还是白?长不长

胡子?什么口音?这还说不清楚? 小 鬼 噢，长胡子的。

曾克强 大个子，红脸膛，对不对? 小 鬼 (摇头，困感地)不是红脸。

**曾克强** 你这个小鬼，说你笨吧，你机灵得很；说你机灵吧，你 又笨得可以!

小 鬼 我看他也是个首长，还叫你小名呐。 **曾克强** 什么?叫我小名?那一定是副师长! **小** **鬼** 你小名叫……狗伢子!我知道啦。 曾克强 不许乱讲!

小 鬼 是。我跟你差不多，我小名叫狗蛋。

曾克强 去去去。副师长没说他住在什么地方? 小 鬼 (回忆)他说，住在什么坪?

曾克强 正事你都记不住! 小 鬼 他说，他还会来的。

曾克强 (松了口气)小鬼，你帮我洗洗衣服。 小 鬼 好。(到床上去找)

曾克强 不在这里，在外边的柴堆上。 小 鬼 (奇怪地)怎么?

曾克强 去吧，快去吧。副师长还会来?

小 鬼 哦，他说他还来。对了，他说你的大名叫坦克。还

问，坦克有没有对象?

**曾克强** 你，怎么说?

小 鬼 我说……不 ……不好说。

**曾克强** (厌恶地)哼，你的聪明劲儿又来了。 小 鬼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呀。

曾克强 好了好了，这么说也可以。你去吧。 小 鬼 是。(取出洗脸盆，下)

〔小鬼的声音：“哎呀!”

**曾克强** (站起来，朝外面)嗨，你就洗吧! 〔小鬼的声音：“是。”

曾克强 (痛苦地)我做了一件该死的事!我，(看看自己的 手)用这只手，杀了我最心爱的姑娘!罪恶啊，你还 长在我身上!你知道不知道?你杀了世界上最漂亮 的姑娘!她不是平平常常的女子，没有那种扭扭捏 捏小里小气的坏毛病!她有本事，有能力，最聪明， 最勇敢，……勇敢得没有人可以征服!我在她面前， 是个十足的懦夫、软蛋、小人!不然，我怎么会开枪、 开枪杀了她呢?天呐，这样的女人再也没有了!她 是真正的一朵花，外面美，里面更美。有的女人，外 面像朵花，可骨子里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好像活着 就是专门让人看的。有的女人，革命革得跟男人一 样，没有一点女人味。我们这个世界不缺男子汉啊， 何必凑这个热闹呢?只有她，才是个真正的女子! 糊涂虫啊糊涂虫，你是个军人，整天在战场上拼杀， 怎么不懂人死了，再也活不了呢?!你为什么开枪? 为什么把子弹射进兰兰的胸膛?你是懦夫，是小人， 是自私鬼!可是，我爱她，我真的爱她!爱到了发 狂，爱到了嫉妒，爱到了不允许她离开我，爱到了丧

失自制!我，到底是谁?我到底算什么人?在她面 前，我不过是只蚂蚁，是条虫子!我这个苦孩子，没 有共产党和红军，还不是地主后院里一只猪、 一只 羊!我，不如她。她说，因为有了女人，世界才是美 的。她说，女人就是理智，就是感情，就是艺术，就是 色彩，她为做一个女人骄傲。她说她最大的缺陷，就 是控制不了感情，她还要我帮她克服 …… (泣不成 声)她最爱听我讲长征的故事，那些平平常常的艰 难，把她感动得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她说，两万五 千里长征，才是男子汉的事业，只有中国人才行!那 天晚上，我们坐在河边大石头上，谈啊说啊，川道上 风也歇了，河里的水也平了，我给她唱了“铁流两万 五千里”,她夸我底气真足，唱得有个性，有气势，像 火山爆发!她说，可惜没有钢琴，真想为我伴奏。她 给我哼了肖邦的《革命练习曲》,虽然第一次听，可是 我懂了，我血液里有这种声音……月亮，升起来，又 落了，只剩下满天星星。河风起了，我紧紧地抱住了 她。她的嘴唇是热的，舌尖是甜的。我不敢再有非 分的想法，这就足够了!一个军人，明天去战死，也 心满意足了!可是，糟糕，从那以后我就长出一个念 头：她，只能是我的!必须是我的!别人休想动她一 根汗毛!一想到她有朝一 日跟了另外一个男人，我 就受不了……她，现在还倒在河滩上，倒在那块大石 头旁边，我得去看看她…… "

〔画外有人喊：“小鬼!” **曾克强** (从梦呓中惊醒)

〔画外小鬼答：“到。”

〔画外声：“你在干什么?” 〔小鬼：“我在洗衣服。”

〔内声：“你来一下。”

〔小鬼：“是，我马上来。”

**曾** **克** **强** (倾听，自语)谁找小鬼?(擦头上的汗)

〔画外副师长：“坦克!小曾!” **曾克强** 是他，是副师长!(应)哎-

〔欲迎又止，整理衣服，擦眼睛，似乎在绝望中看到了 光明。

**副** **师** **长** (上场)小曾啊!

**曾** **克** **强** (跑过去)到!(敬礼)

**副** **师** **长** (亲切地还礼，握手)让我好好看看你。 **曾** **克** **强** (强压内心的恐慌) … …

**副** **师** **长** (仔细地审视)唔，抗大读得不错嘛。 〔两人走进室内。

**副师长** 你这个小曾，搞什么鬼?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害 我等你好久。

**曾** **克** **强** (答非所问)我听小鬼说了，我想肯定是副师长来了。 你带我走吧!

**副** **师** **长** 是啊，我就是回来搬兵的。路上搞得很疲劳，穿越好

几条封锁线，边打边走，整整走了三个月才到达。 **曾** **克** **强** (急切地)前边怎么样?

副 师 长 (忧郁地)打得很残酷!中央军在正面战场 一 再后 退，沦陷区不断扩大，我军抗击的在华日寇越来越 多，伤亡很大啊!现在才知道，长征很重要。没有长 征的锻炼，这抗日不好抗噢!日军、伪军、国民党的 杂牌军、地主武装合在一起对付我们。没有枪，没有

炮，没有粮食，没有医药，这个仗打起来不太轻松，打 的都是长征的老兵啊!

曾克强 (回忆)打平型关的时候，鬼子的战斗力就很强。你 不是说过嘛，日本人为灭亡中国准备了四十年!平 型关一仗，叫敌人懂得中国还有红军，有两万五千里 的铁流 ……

**副师长** 现在比你们打平型关的时候不同了。敌后根据地不 断扩大，我们目前需要干部，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

**曾克强** (沉思) ……

**副师长** (惊异地)小曾，你怎么啦?娘的，我老远来，你连坐 都不让，有啥心思?

**曾克强** (掩饰地)首长，快请坐，快坐。(朝外面喊)小鬼，弄 点开水喝!

〔无人答应。曾克强起身欲出。

**副师长** 算了，喝什么水啊!你学习的时间够长了，前边很需 要呀，你是不是不愿意回前方?

**曾克强** 愿意，我愿意!明天就走都可以的。

**副师长** 唔，这还像个样子。正式命令很快下达，我先通知 你，到新开辟的九分区当司令。有十几个县，一大片 山河啊，是关键部位，敌、我、友都争夺的战略要冲。 师长说，把咱们的坦克调来!

**曾克强** (感奋地)啊，师长，他身体还好吗?

副师长 好，好也老了。需要你们小伙子去。他一点将，中央 就拍板了，那个地方重要啊!

曾克强 (激动地)我去，我去!什么时候出发?

副师长 各地都来要干部，中央压力很大，组织部要统筹安

排。我一到就先把你占住。怎么样?有对象没有?

有也可以带上，根据地也需要妇女干部…… 曾克强 (不禁失声)啊!

副师长 你怎么了?

曾克强 (勉强镇静)没什么,没什么!

副师长 坦克，你?(站起来审视)开不动了?出毛病了? 曾克强 (无语) ……

〔场外脚步声。保卫处长佩手枪，带两名警卫上。小 鬼端脸盆，盆里泡着曾克强的衣服，低头跟在后面。

包处长 (向副师长敬礼后，礼貌地问)你是曾克强旅长? 曾克强 (神色突变)我就是曾克强。你是?

包处长 (面色严峻)我是军法处长，姓包。 曾克强 (镇静下来)噢，……

包处长 (和气地)可以看看你的枪吗? 曾克强 可以。(指墙上)就在那边。

〔包处长走去摘下曾克强的枪，取下枪套，用白手绢 擦拭枪口，让大家看。

副师长 (吃惊地)小曾，发生了什么事? 曾克强 (欲说又罢) ……

包处长 艺术学校的女学生周倩兰被杀害了。(让副师长看 手绢和枪口)

副师长 (急切地)坦克，你把枪借给谁了? 包处长 首长，这件事，您就别问了。

副师长 (惊异地)克强?

曾克强 (绝望、痛苦、祈求地)副师长!

〔包处长向警卫示意。警卫上前，掏出手铐。

包处长 (摆手)曾克强同志，你还是自己走吧。 曾克强 (毅然地)是。

副师长 (不解地)小鬼，这是怎么回事? 小 鬼 哎呀，我真没想到!

〔 暗 转 。

**第** **七** **场**

**场** **景** 〔大背景同前。 〔军法处看守所。

〔一张木床，一个木桌，一只木凳。

〔耀眼的阳光，高原沟壑间蒙着浓重的雾气 …… 〔曾克强像一头疲惫不堪的困兽，倒在地上睡去。 〔昂扬的军号声中，幕启。

〔曾克强听到军号声一跃而起，顾不得抹去脸上的汗 水，迅速整理自己的衣服，然后伸手到墙壁上取手 枪，不意一把抓住了那条冰冷的铁链……他从梦中 惊醒，仔细地听着他熟悉的号声——那是十几个号 兵在秋阳下，迎着高原的秋日拔音。在号长统一指 挥下，按着号谱从低程向高程练习，声音缓慢、悠长， 听得让人心灵震颤。他看看周围的黑色木条，痛苦 地长啸一声，倒下，一 口鲜血染红了他的手掌。

曾克强(激动地)曾克强，曾克强，你怎么来到了这里?!这 是你来的地方吗?这是监狱，是牢房，是关押临阵脱 逃、贪生怕死之徒的地方啊!(歇斯底里地)可是我 呢?为了一个女人的不忠，使我蒙受了男子汉受不 了的耻辱，落到了罪犯的地步!我为什么要找她呢?

这种洋学生本来就是危险的。可惜，我让自己的冲 动迷住了眼睛。我以为，我是能够掌握她的。唉，她 的美貌，她的歌喉，她动人的身影，还有，她在女人堆 里超凡的亮光，吸引了我，鼓舞了我，也提醒了我! 她，是应当到手的。这种机会难道可以轻易放过? 难道可以允许别人得到她?是男子汉，就不会让步 的!兰兰，你不该离开我!这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 爱你的男人吗?……如今，我落到了这种地步 …… 〔副师长在包处长陪同下上场。

**包处长** 副师长，我记得在中央苏区，您也是做我这种工作 的。

**副师长** (沉重地)是的。

**包处长** ……他的事，上面争论得很厉害，不乐观啊! **副师长** 他，闹吗?

**包处长** 不。他很守纪律，就是情绪很坏，很少吃东西。 **副师长** (心痛地)唉，太可惜了!

**包处长** 是啊，太可惜了!首长从前方回来，替他说说话吧， 给他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吧。

**副师长** 我会说的，这个人有用啊!

〔两人走到门口。

**包处长** 老曾，你怎么躺在地下?你看谁来啦?

〔曾克强抬头看见副师长，不禁嚎啕大哭。包处长悄 悄 下 。

**副师长** (怒气冲冲)起来，一个军人，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 **曾克强** (停止哭泣)首长，我……没脸见你!

**副师长**(感慨地)没脸也得见呀!我就要回前方了。 **曾克强** (震惊地)回……前……方?!

副师长 (生气地)对，回前方，打鬼子! 曾克强 (胆怯地) ……我?

副师长 (难过地)克强!

曾克强 (任性地)你走吧，我，回不去啦!

副师长 (走开，自言自语)——闻鼙鼓而思良将啊! 曾克强 (追过来)首长，你说什么?

副师长 (掩饰地)没说什么。

曾克强 不对，你说了，你说……闻鼙鼓而思良将…… 副师长 (深沉地)噢，你知道什么是良将吗?

曾克强 (羞愧地低下头) ……

副师长 (痛惜地)唉，看来你不懂啊!——(又站起来)国土 沦丧，人民涂炭，战友天天在牺牲，士兵时时在流血。

这种时候，一个军事干部，头脑里装的都是什么啊?! 曾克强 她 … …

副师长 你不用辩解，我作了调查。 曾克强 (顽强地)她不该 ……

副师长 (恼怒)她不该什么?

曾克强 (固执地)哼，她既然已经答应了我，就不该跟别的男 人在一起!

副师长 根本没有那回事。

曾克强 不对，我的小鬼看见了，他们在河边散步!

副师长 这也叫理由? 曾克强 我受不了!

副师长 (爆发)可见你脑子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停顿，思 索片刻)良将者，智勇兼备之士也。这智是大智，这 勇是大勇，惟有如此，才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 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

怒。可你 ……

**曾克强** (自语)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

**副师长** 可你!你辜负了师长 一 片爱将之心啊!临走的时 候，他还说：“调曾克强回来，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曾克强** (拍打自己的头)首长，别说了!

副师长 (严厉地)怎么,你痛苦了?受不了啦?你辜负了党 给你的荣誉、地位，你辜负了长征，两万五千里长征 哪!我问你，大雪山……那一夜，我们是怎么过来 的 ?

**曾克强** (瞠目结舌，跌坐在床上，陷入回忆中)

**副师长** 大雪山，生命的绝境!看不到天，也够不着地。只有 雪，万年不化的积雪。白煞煞的雪光蛰得眼睛红肿、 流泪。那雪好深呐，一匹马滑落进去，连一点声音都 听不到，就完啦。团队每走一步，都可能被雪山吞没



**曾克强**(站起，仿佛回到当年)是老团长带着前卫连，为团队 开路!

**副师长** 哦，你还记得。

**曾克强** (痛苦地)记得。老团长对着雪山说：好啦，我留下来 陪伴你，放我的小伙子们过去吧……国家和民族需 要他们啊!(泣不成声)

**副师长** (擦泪，停顿)亏你还记得。

**曾克强** (痛切地)我记得。团队刚刚脱险，雪崩发生了!老 团长已经精疲力尽，他把老羊皮袄脱下给了我，把剩 下的一口青稞麦也给了我，还把在中央苏区立功得 到的奖赏、 一支伯朗宁手枪 …… (下意识地指向墙

上，突然停止，语塞) · **副师长** 说呀，你说下去!

曾克强 老团长说我年轻力壮，把团队托咐给我，要我们赶快 走出危险地带!他却守在路边，看着最后一个战士 从他身边走过……

**副师长** 疯狂的雪崩，像一条飞龙，追赶着我们。它卷着雪 雾，夹着流云，滚滚而来。一瞬间，天塌地陷，惊心动 魄!咱们的团长，随着那条白色的飞龙，呼啸而去! 那是生命的闪光，是意志的巅峰，是良将的风范!那 是父亲般的热爱，英勇无畏，宽厚无私!就是巍峨的 雪山，也会为他崇高的品格而惭愧的!

曾克强 (激动地)那天，我们发誓——我们的生命不属于自 己；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团长的事业里；而团长，他永 远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副师长** (深意地)是啊，你说，到底谁受了侮辱? **曾克强** (震惊)啊?!(停顿)

**副师长** (沉默) ……

**曾克强** (不服地)我 … …

**副师长** 你怎么样?还不服气?

**曾克强** 我，没有忘记老团长，没有忘记从身边倒下去的数不 清的战友!我活着，完全仰仗他们的牺牲，我也随时 准备去赴死!

**副师长** 我，我，我，你就记住个我!

**曾克强** 我，我是个革命者，一个红军战士。除了革命，我不 欠任何人的账。我不比别人强，可也不比别人次， 一

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不能丢脸! **副师长** (顿足)你呀，真糊涂!

**曾克强** (歇斯底里地)我怎么糊涂了?

副师长 我问你，红军手里的枪，是干什么的? 曾克强 (受到触动) ……

副师长 (紧追不舍)你可以随便开枪杀人!在中国，只有军 阀、地主、豪绅有这种权力!我们是红军，红在什么 地方?红在它是人民的军队。这枪，除了保卫人民 的利益，它什么都不能干，就是总司令，也没有这样 的权力!你犯了军规，大家都为你感到耻辱!

**曾克强** (蹲在地下，抱头)

**副师长** 你还要说受了侮辱。你受了什么侮辱?你的思想真 糟糕!

**曾克强** 我想不通啊。

**副师长** 想不通，只能怨你觉悟太低! **曾克强** 怎么低啦?

副师长 (耐心地)克强，你听我说，(把他拉起来，让他坐下) 你忘了?我们的土地革命，不是也包括解放妇女吗? 在中央苏区，有那么多妇女参加革命，不是因为我们 的革命代表妇女解放吗?现在，有更多的知识女性， 从全国各地跑到这里来，就是因为我们党在国家、民 族危难的关头，高举着爱国、民主的大旗。爱国，就 是抗日；民主，就要平等!我问你，毛主席在井冈山 说过的一句话，还记得吗?

**曾克强** (拍拍脑袋)哪一句话?

**副师长** 你呀，当英雄、当官，当昏了!毛主席说：弱小的、破 烂不堪的、被数十倍强敌包围的红军队伍，所以能够 生存、发展……

**曾克强** (突然想起) ……靠的就是民主。

副师长 (感慨地)军队需要民主，人民需要民主，妇女更应当

享有民主!你呀，脑子里有很坏很坏的东西…… 曾克强 (困惑地)?

副师长 (一字一顿地)封建时代的独裁、专断恶习! 曾克强 (吃惊地) … …

副师长 (苦恼地)不知道这个恶习怎么会到了你的脑袋里? 一个湘南山沟里的穷孩子，没有革命，没有民主主 义，你怎么能当上旅长?你，不仅仅是杀了自己的同 志，而且你杀的是革命，杀的是我们的主义!

曾克强 (下跪)副师长，你这话太厉害了! 副师长 (扶他起来)唉，不是话厉害啊!

曾克强 (连连点头)这，比枪子儿还厉害。 副师长 我，很快就回前方了……

曾克强 首长，(难过地流泪)首长……我没有资格提这样的

要求。可是，现在不提，再也没有机会了。 副师长 (迟疑)你说吧。

曾克强 我要求，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副师长 (叹气)我希望这样，——我会努力的。 曾克强 (感激落泪)谢谢首长。

〔包处长上。

包处长 首长，您替我们做了工作，我感谢您。 副师长 包处长，我有责任哪。

包处长 副师长，时间到了，(停顿)你们可以告别了。 副师长 (暗暗吃惊，避开曾克强，审视包处长的神色)

包处长 (暗暗示意，不安地摇头)! 曾克强 首长!

副师长 (镇静地)克强，我建议你向军委写一份认罪书。

**曾** **克** **强**(驯服地)是!首长，我就写! **副师长** 好 。

**曾克强** (激动地)承蒙首长厚爱，请接受我最后 一 个军礼! (敬礼)

副师长 克强!(还礼，转身匆匆下)

〔曾克强望着副师长匆匆而去的身影，焦虑和希望， 悔恨和悲伤，一起涌上心头……

**包处长** (送走副师长，回到囚室门前)曾克强同志，有什么陈 述，赶快拿出来!

**曾克强** … … 是 … … 〔 暗 转 。

**第** **八** **场**

**场** **景** 〔大背景同前。

〔公审会场设在河滩上。

〔军事法庭庭长席、检察长席、陪审席均以河滩石块 垒成。被告席在审判席与陪审席之间，以一块黑色 石头作为座位。陪审席两侧是听众席——一个更加 广大的空间，顺着河岸，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悲壮的军号声中，幕启。

女兵甲站在台中，指挥全场唱国际歌。她的手势沉 重，用尽力气将歌声压得很低，似乎要把庄严、肃穆 的旋律压进黄土高原的沟壑里 ……

〔军事法庭庭长、军事检察庭庭长以及党的总书记、 陪审员们，统统站在河滩上。歌毕，全场鸦雀无声。 女兵甲缓缓走向一旁。法庭庭长、检察庭庭长、陪审 员入席。

〔与会者从四面八方进入会场，步伐整齐。

庭 长 (起立，环顾左右)同志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 会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曾克强杀人案。参加公审大 会的，除了各单位选派的陪审员外，党、政、军、民、学 各界同志，总计一万余人，其中有我们党的总书记，

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现在开庭，把罪犯曾克强带 上来。

〔曾克强身穿黑色罪衣，由两名战士押上。面对黑鸦 鸦的人群、无数双眼睛，他停顿，低头，默默走向被告 席 。

**庭** **长** 曾克强，坐下。

〔庭长对陪审员间的交头接耳示意警告，席上立即安 静。曾克强驯服地坐下。

**庭** **长** 请军事检察庭庭长宣读起诉书。

**检察长** (起立)庭长同志，陪审员同志们，周倩兰同志被害一 案，经过周密调查、审慎取证，案情已大白于天下。

凶手，是现役军人、某部旅长曾克强…… 〔会场里“轰”地一声，涛声如潮。

**检察长** … …该犯对于杀害周倩兰同志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代表检察庭，特向军事法庭提起公诉，望法庭给予 公正判决。

〔会场潮声又起。 **庭** **长** (警告)肃静!

**检察长** 罪犯曾克强，男，28岁，湖南沅上人。1928年加入中 国工农红军，同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 连长、副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副旅长、旅长等职，参 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一、二、三、四、五次反围 剿斗争，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曾荣获中华苏维埃中 央政府颁发的二级红星奖章 ……

〔会场安静。陪审员席中：“唉，是个老革命啊!他怎 么搞的?”

**检察长** 1934年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在湘江突围中援救过

中央指挥机关；在雪山草地艰苦行军中，表现出顽强 的战斗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被誉为传奇式的 英雄 ……

〔陪审员席中：“唉，好汉不提当年勇!”

**曾克强** (忍无可忍地喊)不要念这些啦，我有罪! **庭** **长** 曾克强，不要喧哗。

**曾克强** (欲说又止，痛苦地摇头) ……

检察长 ……功劳和荣誉，既可以鼓舞人前进，也可以促使人 骄傲、自满。曾克强不曾被强敌征服，也没有在极端 艰难的长征路上败北，却被一种陈旧的思想、反民主 的意识引向犯罪的道路。

〔陪审席上：“好家伙，什么是陈旧思想?反民主意 识?”

**曾克强** (站起来，欲辩) ……

**庭** **长** 曾克强，坐下。有你申辩的机会。 **曾克强** (无语，坐下)

**检察长** 周倩兰同志，现年21岁。八个月前在一次祝捷大会 上认识了曾克强。此后，他们往来密切，彼此倾慕， 随即发展为恋爱关系。曾克强首先提出结婚的要 求，周倩兰曾表示同意。但在准备提请上级批准的 过程中，二人发生分歧。周倩兰发现彼此性格不合， 收回承诺。曾克强力图挽回，周倩兰不肯妥协 …… 〔陪审席中：“可惜，可惜!”

“可惜什么?找这个洋学生，就是错误!”

“唉，伙计，没有金刚钻，何必去揽那个瓷器活呢?” 庭 长 (起立，警告)请不要喧哗!

检察长 一个革命者，应当克制自己的私欲，尊重他人的自由

选择，正确处理失败的恋爱关系。曾克强却为了自 己的私利，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手中的武器， 企图逼迫周倩兰同志成婚。 ……

〔陪审席中：“啊呀，伙计，你走得太远了!” “这是对革命的背叛啊!”

“谁也救不了你呀!”

庭 长 同志们，肃静!等一会再议论。

检察长 周倩兰同志勇敢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曾克强残忍 地杀害了她。

〔会场似波涛汹涌。

〔陪审席中：“这个家伙应该枪毙!”

“唉，他为革命出过力呀，应该给他一个赎罪的机 会!”

“对，井冈山的呀，杀不得。他救过很多人哪!” “这，这周倩兰……也有责任。…… ”

“不对，她有什么责任?!” 庭 长 (站起来)同志们，请肃静!

**检察长** 应该指出的是，我们手中的枪，只属于革命，属于人 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拿来牟取私 利；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拿来对准自 己的同志!这是一条革命的戒律，谁违背了它，谁就 要走向背叛，谁就应当受到严厉的惩处!

**曾克强** (哀叹一声)唉!(把头深深地低下) 〔会场突然平静，像凝固的黄土高原。

检察长 庭长同志，陪审员同志，公诉完毕，请法庭审议。 庭 长 曾克强。

曾克强 (起立)到。

庭 ·长 你对公诉人的诉词有什么意见?

**曾克强** (沉默一刻，昂起头，镇静地思索)是我杀害了周倩兰 同志，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陪审席上一片赞叹声。 **曾克强** 我有一点不同看法。

**庭** **长** 讲。

曾克强 我杀害周倩兰，是由于一时的冲动。当时，我认为是 受了侮辱，她不该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使我的人格受 到羞辱!

**庭** **长** 检察长，你对曾克强的解释如何评价?

**检察长** 起诉书已经明确指出，曾克强与周倩兰仅仅是恋爱 关系。虽然两人在口头上曾经达成结婚的协议，但 尚未形成正式的婚姻契约，对双方没有法律的约束

*力。*

曾克强 可我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检察长 曾克强所说的人格受到侮辱，是指他们关系破裂后， 发现周倩兰与另一个男同志在河滩散步。事实真相 是：周为了打消曾的追逼，特意约了这位男同志，想 以此断绝曾的幻想。现在人证物证俱在，曾克强的 说法完全不能成立。我已经说过，陈旧的封建意识、

嫉妒心理，使他走上了犯罪道路! 庭 长 曾克强，你还有什么意见?

曾克强 我，虽然错了……不，我虽然犯了罪，我没有封建意 识!我生在湘南山区穷苦佃农家里。我和恶霸地主 有不共戴天的冤仇!你们，不要把我和封建地主意 识拉在一起!我是为了铲除封建剥削，才参加革命 的!我爱过周倩兰同志，现在，我还爱她。我杀她，

是她伤害了我。我不能容忍她落到别人手里!我已 经承认罪行，请允许我保留意见。

庭 长 (环顾左右)允许保留。 **曾克强** 谢谢庭长。

〔陪审席中：“真惨!”

庭 长 曾克强，除上述保留外，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会场上屏息等待。

**曾克强** (慢慢站起来，犹豫不决) … … **庭** **长** (耐心等待)

〔陪审席中：“说吧，说吧!”

曾克强 (坐下，又站起) ……如果，判处我死刑，我愿意死在 和日寇搏斗的战场上， ……不想……死在自己的法

场上……

〔全场哗然。

庭 长 (站起，严厉地)肃静!

〔议论声再次平息下来。 庭 长 曾克强，可以把话说完。

**曾克强** 我请求给我一支枪，让我死在对敌人的冲锋中，……

〔会场里喊：“给他一支枪!”

“不，他已经失掉拿枪的资格!” “他的要求太荒唐!”

〔陪审席一片议论声。 庭 长 曾克强，你说完了吗?

曾克强 (难过地)如果，我的要求不合刑律，我愿意放弃。 庭 长 曾克强，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曾克强 (坐，愁肠百结，苦不堪言)没有，没有了!

庭 长 好，曾克强，你先退下，等待本庭的最后裁决。

〔曾克强低头走出会场。

庭 长 (起立)现在暂时休庭，十五分钟后宣布判决。

〔会场转暗。周倩兰弹奏的钢琴曲《黄河在咆哮》,以 排山倒海之势在舞台上响起，旋律铿锵，节奏不断加 快，音域不断升向高程……琴声转换为激昂的冲锋 号声。曾克强出现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左臂负 伤，用右手指挥部队，在黑暗中前进 ……

〔 暗 转 。

**第** **九** **场**

**场** **景** 〔大背景同前。

〔呜咽的号声中，幕启。

〔紧接前场，场上无人。一排排空着的庭长席、检察 长席、陪审员席、被告席……

〔小鬼紧随在副师长身后上场。副师长疲惫不堪，满 面愁容，显然因宣判时间已逼近而心情沉重，却又无 能为力。

**小** **鬼** (预感到不祥，嗓子已喊哑)首长，您去听听陪审员的

辩论吧!

**副师长** 我，听过了。

**小** **鬼** (央求地)那，那您也去参加辩论嘛。 **副师长** (坐)我不是陪审员，没有发言权啊!

小 鬼 可您别坐在这儿呀!您没有发言权，听听也好啊! 他们争论得很厉害，一伙人说，应当给我们旅长立功 赎罪的机会；一伙人又说，杀人必须偿命；……我的

天呀，已经死了一口子啦，何必再死一个呐? **副师长** (沉重地)都有道理。

小 鬼 什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都有道理?!首长，我 们旅长可是您带出来革命的!

**副师长** 是啊，那时候他还没你高……

**小** **鬼** 对呀!要是 …… (捂嘴，不让已到嘴边的话冲出来)

你可怎么向他的老妈妈交待啊! **副师长** (感叹，痛苦)是啊!

**小** **鬼** 那您还不去说句话?会管用的 **副师长** 唉，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小** **鬼** 那——您说，会怎么判决呢? **副师长** 会公正地判决。

**小** **鬼** 公正?都说自己的意见是公正的。要是有两种公正 的话，我要第一种公正- -给我们旅长个机会!首 长，您也要第一种公正，对吧?

副师长 (点头)小鬼，你为他跑了很多路啊，嗓子都哑了。

小 鬼 唉，只要公正就好了。他，人不错的，就是脾气不好。

军事干部嘛，炮火硝烟熏出来的，光怨他也不公啊! 副师长 小鬼，你看见那个姑娘跟……

小 鬼 ……对对对，我看见了。 副师长 河滩里人多么?

小 鬼 多啊。

副师长 这，算什么问题嘛!

小 鬼 可，……我觉得不舒服。 副师长 (摇头，叹息)唉……

小 鬼 我要是不说就好了!也许是我害了他。 副师长 那倒不是。

小鬼唉，说实话，保卫处来调查，我立刻就把血衣拿出来 ……倒像是我把他……出卖了!

副师长 (抚摸小鬼的头)咳，你是对的，这一点不能动摇! **小** **鬼** 我知道，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觉得对不起旅长。

**副师长** 那不必。况且，他也不会隐瞒罪行的。

**小** **鬼** 他不会隐瞒，肯定不会的!首长，你把他带走吧，,带 到前线，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我，愿意陪着他去。 (试探地)他当不了司令员，当个连长?排长?战士

也行呀!打鬼子总是一把好手嘛! **副师长** 小同志，他已经没有资格打鬼子了。 **小** **鬼** (着急地)你说什么?

**副师长** (抚慰地)冷静点，不能感情用事啊!他杀了自己的 同志，这是无法原谅的。

**小** **鬼** (一怔)兰兰，也真可惜!他俩不碰在一块就好了。

**副师长** (无可奈何地摇头)安静点，安静点，宣判的时间很快 就到了。

小 鬼 啊呀，我安静不下来，我再去听听……(欲走) **副师长** (一把按住)不要乱跑了，军人，要守纪律。

小 鬼 (无奈地)会杀他吗?不会吧!他可是有战功的呀! 长征过来的，谁不知道曾克强……曾旅长……

副师长 小鬼，干部越大，越犯不得错误哟!危害大!唉!小 鬼，你知道红军为什么会长征?

小 鬼 为革命呗!

副师长 (点头)当然，当然是为革命。不过，那是因为当时的 中央领导人，犯了大错误，苏区保不住了，才被迫走 上长征路的。半路换了毛主席领导，才挽救了红军。

小 鬼 是吗?

副师长 当然，曾克强的错误是另一回事。不过，党对高级干 部的要求，应该更高、更严。现在，中国人、外国人都 把长征叫得很响，这自然也很光荣，不过，长征死了 很多人啊!光荣的背后，是很深刻很深刻的教训，血

和泪的教训!我，要是再遇上长征，肯定走不出来 喽!

**小** **鬼** (认真地)我背你!

**副师长** 噢，我们还是不要走第二次为好啊!

〔突然，天空飞过一朵乌云，遮住了阳光，大地立刻变 得阴沉，只有乌云的边缘射出强劲的光线，把大地染 成金红色。副师长、小鬼吃惊地站起来。

〔轻微的钢琴曲《黄河在咆哮》渐弱。

〔庭长、检察长、执法队、陪审员们，分别从不同方向 进入自己的位置。

〔会场肃穆，一切都凝固了。副师长拉着小鬼坐到会 场边，焦急地等待着宣判时刻到来。

**庭** **长** (稍稍有些激动)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重 新开庭。把罪犯曾克强押上来。

〔曾克强在两名战士押解下，从容走过会场通道，回 到被告席上。会场潮起潮落 ……

庭 长 (庄严地)本庭经过慎重审理、查证，认为军事检察庭 对于杀人犯曾克强罪行的指控是严肃、负责的。曾 克强犯罪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在充分听取了 陪审员的意见后，本庭判决如下：根据军法第一款第 三条、第四款第五条、第七款第九条，曾克强犯有故 意杀人罪、持械营私罪、挟嫌报复罪，触犯我军大律， 背叛我党我军宗旨，堕落为可耻的罪犯。除报请党 中央、中央军委开除其党籍、军籍外，判处杀人犯曾 克强死刑，立即执行。

〔会场一片潮声。

**小** **鬼** **(欲喊)**

**副师长** (捂住小鬼的嘴)

〔执法队员拥到曾克强身边。

**曾克强** (羞愧难当，振作，站起来向法庭敬礼) **庭** **长** (还礼)

**曾克强** (转过身来向与会者举手敬礼) 〔会场平静下来。

**曾克强** (向前走出几步，举手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 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会场沉默无声。曾克强眩晕，艰难地站稳，看看执 法队，镇静下来，从容走下被告席，穿过会场通道，看 到了副师长和小鬼……副师长凝视无语。小鬼向曾 克强敬礼。曾克强泪流满面，向副师长、小鬼深深一 躬，匆匆而去……

〔场外响起马蹄声，蹄声急促。有人喊着：“等一等，

等一等!”执法队继续走下…… 〔马蹄声骤止。

人 声 “报告庭长，军委主席来信!”

庭 长 (意外，站起来)暂停执行，暂停执行。

〔场外传喊：“暂停，暂停!” 庭 长 ( 接信，立即阅看)

〔旁白(湖南口音)“庭长同志：我请求当众宣读我给 公审大会的信，并且希望罪犯曾克强也能听到这封 信 …… ”

庭 长 把曾克强带回来。

〔幕后：“把曾克强带回来!”会场又一次掀起潮声。 小鬼喜出望外。副师长冷静的神色。曾克强在执法 队押解下，缓慢地走回。他抑制着感激之情，规规矩

矩地回到被告席上，悔过与再生的希望，不时浮现在 他的脸上。

庭长现在，宣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给大会 的信。

〔会场立刻安静下来。 庭 长 曾克强，你要注意听。

曾克强 (点头，生的希望又一次回到身边)

庭 长 (念)“庭长同志：你的及曾克强的信，均已收阅。曾 克强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

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 " 曾克强 (昂首站立，感动得泪流满面)

庭 长 (接念)“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 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 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被 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

者，并无以教育每一个普通的人。” 曾克强 (默默点头)

庭 长 (接念)“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 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曾克 强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

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曾克强 (点头，深深地低下头颅)

庭 长(接念)“共产党员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 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 ” 〔会场有哭泣声。

庭 长(接念)“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曾克强之处 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

军指战员， 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曾克强为前车之 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曾克强及到会群众，除宣 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周倩兰同志之家 属，应给予安慰与抚恤。——毛泽东。”

**曾克强** (深深地低头)

〔会场一片沉寂。 庭 长 (挥手)

〔执法队示意曾克强……曾克强再也抬不起头，缓步 走下……会场寂静，只听到曾克强的脚步声。副师 长与小鬼站起，目随曾克强下。会场隐约有哭声。

场外响起枪声。会场哭声渐起。 庭 长 现在请党中央总书记讲话。

〔场外：“同志们，我讲话的题目是：民主、法制与共产 主义恋爱观— - ”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副师长和小鬼挤到陪审员席 旁坐下，仔细聆听。

〔场外：“在剥削阶级当权的社会里，民主与法制是虚 伪的；在我们这里，它是真实的。曾克强自恃有功， 无视周倩兰同志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受到了法律 的制裁。……任何领导人，都没有违法的特权，在法 纪面前，干部、战士与群众，都是平等的。…… ”

〔乌云消散，阳光明媚。 一群小号兵，向着远方吹起 军号。号声整齐、昂扬，震撼人心……

*〔剧终。*

**远征部落**



燕 燕

燕燕，女，祖籍山东泰安，42岁。现任总政话剧团编导室 主任。代表剧作有话剧《戴国徽的人》、《失落的发明专利》、《女 兵连来了个男家属》等，其中《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获1996年 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人* *物*

陈大蔓26岁，孕妇队长。 吴娘娘33岁，指导员。

清 明 2 4 岁 。

孙小翠22岁。 秋 禾 2 8 岁 。 冬 梅 2 3 岁 。

豌豆10岁，秋禾的女儿。 荞荞19岁，女护士。

老汽灯49岁，炊事班长。

张百岁 19岁，警卫战士。

机枪叔叔27岁，警卫班长。

会鸟叫叔叔20岁，警卫战士。 白 小26岁，陕北农民。

黑小25岁，陕北农民。

白小娘50岁。

纵队司令34岁。

郑 强27岁，供给部长。

李勇30岁，骑兵参谋长。 徐泱30岁，被俘军医。

徐泱妻25岁。

警卫班战士若干。

**时** **间：**1948年10月—1949年6月。 **地** **点：**关中平原。

**第** **一** **场**

〔1948年秋。

〔关中平原。诞生过华夏始祖炎黄二帝的土地，被战 火浸染后短暂的和平景象。唐玄宗李隆基安息的 “泰陵”金栗山边上的窑洞前，欢声笑语，男女战士们 在扭秧歌、打着刚健有力的安塞腰鼓。

〔合声：西北野战军，个个英雄汉， 小米加步枪，揍他26万，

收复了咱延安，气死他胡宗南! 解放全中国，开始大决战。

〔陈大蔓也在欢乐的人群中。老汽灯跑过来在四处 找人，叫：“陈大蔓!陈大蔓，快别唱了，纵队司令叫 你马上去他的窑洞开会。”

**陈大蔓** 什么?老汽灯，你别搞错了，纵队司令怎么会找我这 个小护士长开会?

**老汽灯** 说是一个高层军事会议!

**陈大蔓** (高兴地脱戏装，整理军装)太好了， 一定是我的申请 批准了，让我上前线打仗!(兴奋地跑下)

〔另一个表演区升光。

**张百岁** (在窑洞前站岗，对跑来的陈大蔓问)站住!你找谁?

**陈大蔓** 张百岁，是纵队司令找我，我是卫生队的陈大蔓! **张百岁** 请等一下!

〔此刻，所有带着各种表演面具的人，都脱下妆扮看 着她，议论着：“她就是那个老处女陈大蔓——",“她 让一个家伙给甩了!"

〔同时，陈大蔓也发现了所有的女人，虽然都穿着黄 灿灿的军装，但是都显得有些臃肿。

陈大蔓 (惊讶地)天哪，打哪儿冒出来这么多大肚子女人? 就是变戏法，也难从一个纵队眨眼的工夫变出这么 多的孕妇来啊!

**张百岁** 这批女同志主要是从绥远转来的，都是首长夫人，有 的还是老革命——她们的丈夫有的正在内蒙跟傅作 义打仗哪!

**陈大蔓** 打仗还没耽误生孩子!

纵队司令 (带着警卫走来)是啊，咱们西北野战军的指挥员 年龄偏大，要不是打仗，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就该抱孙 子啦!

**陈大蔓** (敬礼)纵队司令!

**纵队司令** 请你参加高层军事会议，请坐!陈大蔓同志，当前 的战局 ……

**陈大蔓** 首长，您是知道的，对我陈大蔓下命令是不用宣讲 “当前形势”的……

**纵队司令** 好!你知道一 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就要见分 晓，这些女同志已经无法随大部队行动，你的责任就 是把这50个女同志安全带出战场!

**陈大蔓** 什么?让我当孕妇队长?

**纵队司令** 请你先别拒绝、别发火 ……

陈大蔓 如果让我去前线冲锋陷阵，我没意见!可这个决定 不行。你们让一个未婚的、抱定独身主义的老处女 当孕妇队长?那真是个像模像样的队伍!可我就不 明白，肩负决战使命的指挥员们，是怎么在战火中制 造了这么多的孕妇的?……本事够大的!是谁都会 说，他们的父亲更应该有本事、有责任把这些孕妇安 全地带出战场!

**纵队司令** 他们都在战斗!……那么,现在只有把这些孕妇 和她们肚子里的孩子留给国民党统治区了?

陈大蔓 (心烦意乱地)不!女人本来就应该得到更多的保 护，我们打仗是为儿女讨要和平，请首长派部队专门 护送 。

**纵队司令** (敲打地图)同志啊，我们办不到!你知道我们是 以两万的兵力对付十倍的敌人!

**陈大蔓** 可是，组织她们拖儿带女穿过敌战区，我不行!

**纵队司令** 可我看你能行!一定行! **陈大蔓** 凭什么认定我行?

**纵队司令** 凭你陈大蔓13岁参军，过草地、爬雪山，渡黄河、 入“河西走廊”吃过的那些苦!凭你陈大蔓才26岁 身上的那些伤疤!

〔纵队司令信任地等待着这个有个性的女兵的回答， 显得胸有成竹。

〔陈大蔓激动地看着首长信任的目光，她缓缓站起来 敬了个承诺的礼……

纵队司令 (看表)三小时后行动!(拿枪)给你一把手枪!这 可是我缴获的，我再给你一个警卫班!(对外)警卫 班!

〔警卫班长机枪叔叔、张百岁、会鸟叫叔叔、老汽灯等 人排队跑上，列队，拿着简陋的武器……

**陈大蔓** (疑惑地)就这么几个人?怎么打仗?

**纵队司令** 纵队首长抽调了自己的警卫员；给你配五支长枪、

一挺轻机枪，外加一盏汽灯。 **张百岁** (插嘴)首长把我都派给你了! **老汽灯** 还有我，不给首长做饭了。

**纵队司令** (摆摆手)快去准备!

〔警卫班：是!坚决完成任务!

〔陈大蔓看着可怜的武器与仅能作战的队伍下场。

纵队司令一噢，供给部长郑强来了，他还能给你解决一些药

品。他可是一直在等你 …… **陈大蔓** (有些不自然)纵队司令 …… **纵队司令** 陈大蔓，不要这么无情嘛。

**陈大蔓** 你知道我的窑洞门口有副对联——

**纵队司令** (打断)我知道!“陈大蔓已与阁王订婚，陈大蔓谢 绝媒公媒婆!"

**陈大蔓** 您就不要勉强我了——

**纵队司令** 今天你可要服从命令!(对内)郑强!进来吧。 〔郑强拿东西上场。

**纵队司令** (躲避)好啦，公事谈完了，你们谈吧!

〔陈大蔓有些不安，显得冷淡。

郑 强 大蔓，让你当孕妇队长，我心里比你还要沉重。

陈大蔓 (躲闪)对于孕妇队来说，我们需要的药品更甚于空 洞的同情!

郑 强 药品我派人送去了。这是给你的东西——我只是想 再听你一句话 ……

**陈大蔓** (打断)不，不，不!我已经回答过你多次了。

**郑** **强** 你没权利这么回答!

**陈大蔓** 我再说一遍：我不嫁人!

**郑** **强** 错，错，错!我没和你谈婚论嫁。 **陈大蔓** 你还要我答应什么?

**郑** **强** 好好活着，活着就是胜利!

**陈大蔓** (注视他的目光，点头)再见!

〔豌豆拿汽灯跑来，喊叫着：“机枪叔叔，百岁叔叔，你 们要去打仗吗?老汽灯爷爷!我替你背着汽灯吧!”

**老汽灯** (追)豌豆!给我，这可不能拿着玩儿!这汽灯可是 师团干部才有的稀罕物!(小心地擦拭着)纵队司令

照顾孕妇队，特批的!

豌 豆 郑叔叔，你也要骑马走吗?

郑 强 喔。噢，对!这孩子也交给你带着!豌豆，可不要掉

队啊!

**豌** **豆** 是 ! … …

〔女孩开心地跑来跑去绕着跟老汽灯玩。 **陈大蔓** 这孩子是? … …

郑 强 这是猛虎团长老潘的孩子。他刚在前线牺牲了!老 潘牺牲的事先不要告诉她们母女……

〔女孩又笑着跑上来。 **陈大蔓** 你叫豌豆?

**豌** **豆** 对，我妈打仗把我生在了豌豆地里，所以叫豌豆。我

大妹叫麦子，二妹叫辣椒…… **陈大蔓** 妹妹哪?

**豌** **豆** 她们都死了…… **陈大蔓** 那你妈妈哪?

豌 豆 (指那边)我妈和大家在庙会求“引子童仙”,她又要 生孩子了!

〔另一表演区升光，同时陕北民歌起。

〔喜悦而虔诚的气氛里，仪式化的“引子童仙”民俗表 演 ……

〔还是那些女子们，那些脱掉了军装便还原为平凡普 通女人的母亲们，那些稍微加以修饰便让人认不出 战火浸染、兵气十足的婆姨们——秋禾、清明、冬梅、 小翠她们拿着用各种布片缝纫的“引子童仙”,那些 玩偶的肚皮上都有明显的凸出的性别特征“小牛 牛”,女人的笑脸是那么明亮。她们向往着男耕女织 的和平景象，纯真地祈祷神灵：平安生产，子祠兴旺。 〔豌豆从人群里挤出来找秋禾。

豌 豆 妈，妈，……陈大蔓姨让你们快去卫生队!

秋禾看，引来了个带小牛牛的。(心满意足地拿着玩偶) 走吧，上卫生队!

〔秋禾、陈大蔓走进这个表演区。

秋 禾 豌豆!豌豆哪 … … 这孩子，看见我那双皮鞋了吗? (她有着一双解放脚。手脚粗壮，泼辣爽快，还梳着 个疑头)

〔老汽灯、荞荞招呼着女人们往卫生队走。 **荞** **荞** (麻利地)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工作!

**老汽灯** 同志们，孕妇队的同志快到卫生队体检!请我们的 徐军医给你们检查身体。

〔徐泱戴着一副眼镜，有几分质朴的书卷气。他举起 卫生旗插上。

徐 泱 请排队，等我们按照名单来。(撩布帘喊)刘清明

——来了没?

清 明 到!是我。唉呀，秋禾，我真害怕，检查疼吗?

秋 禾 检查什么?我们也不是头胎娃，肚子里的肉自己还 不知道吗?

清 明 秋禾，你不查可别再生个小脚女人啊!

秋 禾 谁说的?这次我肯定生个男娃!让那个死老潘瞧不 起咱。

**陈大蔓** 你家老潘也是重男轻女?

**秋** **禾** 哼，我说这回生个带牛牛的就是没错。 **陈大蔓** 你更应该好好检查了。进去，上产床!

**秋** **禾** (故意躲避，假装找孩子)唉呀，豌豆跑哪去了?豌豆 …… (下场)

**荞** **荞** 秋禾!……真拿她没办法。下一个(对内)冬梅。

〔冬梅瘦弱苍白，看上去像个新娘子。

**冬** **梅** 陈大蔓，我，我想跟你商量……

陈大蔓 (急躁地)又是一个不想体检的?亲爱的夫人，马上 就要出发行军打仗，环境恶劣，不了解你们身子骨的 状况，怎么保证母子安全?现在，你们必须听我的指

挥，都要体检!

**冬** **梅** 我，我想打胎……

陈大蔓 什么?打胎?为什么?

冬 梅 (犹豫着)我，我不想要孩子。不!我觉得不是时候



陈大蔓 来不及了!马上要出发了!上级命令我的任务是

“保胎”——保护孕妇平安，我没有随便同意堕胎的 权利。

冬 梅 (呕吐，难过地)我求你了 ……只有你能帮我了 ……

**陈大蔓** (无奈地)保胎打胎都得体检。(冷着脸)下一个 ……

**荞** **荞** (喊)孙小翠……孙小翠，没来?下一个……(有人进 去 )

〔一阵马蹄声近了，吴娘娘骑马而来。她清瘦羸弱， 但是显得有一种职业革命家的沉稳与成熟，奇怪的 是她拿着一根长杆旱烟袋吸着。

〔张百岁随她跑上。 **陈大蔓** 吴娘娘，你怎么?

**吴娘娘** 陈大蔓，我要和你并肩作战啦!

**张百岁** 荞荞，能让首长先检查嘛，她还发烧哪。

**陈大蔓** 太欢迎了!有你这个老革命当指导员，我心里踏实 多了。怎么,你——也要生娃?

〔突然，传来徐泱的喊叫：“谁在抽烟?哪个老爷们到

我们这里抽烟?没看见这里是孕妇队吗?” **张百岁** (解释)徐医生，这是纵队司令的爱人吴娘娘。

徐 泱 我不管是谁的太太小姐，我是医生，再说抽烟对大人 孩子的发育都不好。请你把烟熄灭!

**张百岁** 徐泱，首长的烟龄可比你的军龄都长。她从在白区 工作就抽烟。

徐 泱 真搞不明白这些红色太太，动不动就讲什么资格。 抽烟跟革命没什么必然关系嘛，我说过我是医生



**吴娘娘** 唉，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刻薄?

荞 荞 (悄悄地)他是国民党67军投诚的军医，原来是北平 医专毕业的大学生，刚来咱队上两个月，是咱孕妇队 惟一的大夫。

**吴娘娘** 既然是大夫，好，我投降。我们的生死簿都交给你们

啦。请你检查。(进去)

陈大蔓 (着急地)谁都知道吴娘娘的身体情况很糟糕，有心 脏病，而且不能生育的……这下可好了，真出什么 事，我陈大蔓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荞** **荞** (提醒)队长，离开大部队走那么长的路，咱的药品可 不多了!

**陈大蔓** 我知道。郑强派人送来的药哪? **荞** **荞** 反正缺这少那的，不太够——

**陈大蔓** 咱找他要，他找敌人要!打胜仗什么都有了。

〔李勇带着小翠赶来。李勇的手里拿着许多东西，机 枪叔叔跟着 ……

李 勇 护士同志，孙小翠该体检了吧? 荞 荞 对，李参谋长，进去吧!

〔荞荞看李勇、小翠，眼光怪怪的。

〔小翠与李勇有着年龄上的距离，青春的脸庞透着满 足，她幸福地对丈夫说笑，进去。夫妻显得很恩爱。

〔陈大蔓与他碰面，俩人都愣了，很尴尬。 **陈大蔓** 是你 … …

**李** **勇** 大蔓……哦，我要去打仗了，开会。我们骑兵团的任 务是拼命撕开一个口子，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所以，顺便送小翠来……

〔陈大蔓努力镇静自己，心一下被碰痛。

〔突然，小翠从里面嚷着出来，娇羞地对丈夫嗔怒。

小 翠 妈呀，这，这里面怎么是个男人!?李勇—— 李 勇 怎么了?!

小 翠 我真是不该离开你生孩子……把我送老乡家吧。 李 勇 小翠，不是说过不行吗?

**徐** **泱** (举着戴手套的手冲出来)你到底查不查?啊， 一个

个都不配合，陈大蔓，我这工作没法干了。 小 翠 在别的男人面前脱衣服，我做不来嘛 ……

徐 泱 莫名其妙!岂有此理…… **陈大蔓** (不动声色)他是军医!

**李** **勇** 要不，陈大蔓请你帮忙查一下?

**陈大蔓** (严肃)他在执行任务，参谋长同志。如果你什么都 打算亲自为夫人保驾的话，请你马上把她带走，当 然，最好给我打一张收条!

李 勇 你!……(忍住)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信任你们。 我还派了我的警卫员宋大山跟队行动(指机枪叔叔) 可以照顾小翠一下……她年轻，身子骨单薄，路上肯 定麻烦多。

**机枪叔叔** (憨厚地)是!参谋长放心。机枪、孩子都是咱的 命根子!

**陈大蔓** (有意强调)警卫班的任务是保卫全体孕妇队……班 长，通知大家行李从简、准备行动。

**机枪叔叔** 是!队长。(下场)

**李** **勇** (语塞)小翠，进去吧，人家是大夫，啊，进去吧。 〔小翠不情愿地进去。

**陈大蔓** (故意)荞荞，你进去配合徐军医照顾一下这位首长

夫人。 **荞** **荞** 是!

〔场上仅有陈大蔓与李勇两人，静场。

**李** **勇** 陈1大蔓，马上就要打一场恶仗了! ……

**陈大蔓** 冲锋陷阵的大英雄，可不是来与我道别的 …… **李** **勇** 郑强……他不是来与你道别的吗?

**陈大蔓** (愤怒)请你不要再一次伤害我!

**李** **勇** 你误会了，我是真心为你的幸福感到欣慰 ……

**陈大蔓** (打断)幸福?在你抛弃我之前，我就应该明白的， 一 个被敌人俘虏过的女人，同时也就永远被快乐与幸 福抛弃了!你现在对我谈“幸福”,倒不如说是为自 己的幸福陶醉、炫耀。

李 勇 不，我为你，为你们孕妇队担心……我知道你恨我， 就算我今天是来求你的，不要把对我李勇的怨恨转 嫁到我妻子身上：她已经怀孕了，她年纪轻，是个弱 者 ……

**陈大蔓** 你的话让我刚唤起的一点同情心又熄灭了，李勇，你 又一次小看了我!

**李** **勇** 不，你的经历让我敬而远之。我只是担心，一个远离 家庭与摇篮的女人，她会怎么样对待仇人的妻子? 人们都说，女人的敌意来自嫉妒，嫉妒会引起女人之 间的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李勇甘愿自己在 战场上以生命受罚，请别伤害无辜……

〔陈大蔓愤怒地抽了他一个耳光 …… 〔正巧被兴高采烈出来的小翠看见。 〔李勇与陈大蔓、与妻子对峙着 ……

〔响彻土塬的集合号声、马嘶声、炮火声 …… 〔全体孕妇集合，气氛严峻起来。

陈大蔓 同志们，马上在祖国的土地上将有决定中国命运的 大战要见分晓了。纵队决定孕妇队紧急转移，请指 导员吴娘娘讲话!

**吴娘娘** 姐妹们，我们就要与自己孕育的孩子一起出发，走过 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从此以后，咱们就像一个大

家族，生死在一起。纵队成立这支特殊队伍，这不意 味着逃离战争，而是要在炮火下生育出我们的后代!

我们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我们没有退路! 〔 切 光 。

**第** **二** **场**

〔行军队伍来到渭南地区荒野。

〔疲惫的队伍在前进，陈大蔓挑着担子走在前面，她 停下对后面喊。

**陈大蔓** 同志们，快跟上。不要掉队! ……马上要过铁路了。 **张百岁** 队长，你太累了。你把东西给我些吧。全队只有你

一个女同志和我们男人挑一样多的东西。 **冬** **梅** 队长，给我一点吧。

〔老汽灯也挑许多东西，背着个大汽灯。徐泱空着 手。

吴娘娘 是啊，长途奔袭，全队只有一个大男人什么也不拿! 冬 梅 人家是特殊人物嘛。

徐 泱 (敏感地)我的任务是保护孕妇的安全 ……

吴娘娘 可你首先是个战士!

徐 泱 (抑制不满)好好，我自己拿。(从百岁的担子里拿下 一个包袱背上)

**吴娘娘** 张百岁，得小心点，一般来说怕苦的人肯定怕死—— **陈大蔓** 别让他逃跑了 ……

**张百岁** 是!(追问)要是他逃跑，我就打死他?

**吴娘娘** 不能打死，他死了就更没人会接生了 ……

**张百岁** **是** **!**

〔吴娘娘追欲下场的陈大蔓商量：“陈大蔓，我们在哪 里宿营啊?”

〔徐泱转回来，对吴娘娘背影嘟囔、发牢骚。

徐 泱 哼，你咋不说，全队只有你一个人特殊，有一匹蒙古 马骑着?还不是因为你是官太太，古人说：有势不可 用尽，有福不可享尽。

**老汽灯** 徐医官，你嘟囔啥?你要是拿不动，我帮你拿。 **徐** **泱** 喔，没什么,老汽灯。

**老汽灯** 我知道，你又要管病人又要走路，你走的苦—十年 寒窗，九年熬油。念书多的爷们身子骨都软。

徐 泱 (点头)老实说，这几天走的路太……我在国军三年 从来没用自己的脚走这么多的路。

**老汽灯** 你可是咱们队上的宝贝，这些女子和咱们的娃都靠 你啦。

徐 泱 还是我自己拿吧! ……勤是无价宝，慎是护身符。 还是小心做人好。老汽灯，我到前面看一下刚生的 母子啊 …… (下场)

〔张百岁跑上跑下地通知。

**张百岁** 队长命令，要过铁路了，让原地休息! 〔老汽灯喊：要过火车了，大家小心。

〔女人们议论：火车?!这里有火车……能看见火车? 能坐火车就好了!

秋 禾 (奇怪地摸铁轨)啊，原来火车就是冰凉凉的两根铁 棒棒啊?

豌 豆 不对，妈，机枪叔叔说火车是有轱护会跑的大房子。 清 明 不，豌豆，火车是用蒸汽机推动的车子 ……

**豌** **豆** 蒸汽?……那火车上有蒸馍吃吗?

**张百岁** 当然，听说在上面吃饭、睡觉、上茅房都行…… **老汽灯** 唉，我这辈子要能坐回火车，死了也不冤了。

〔此刻，火车的汽笛声响骤起，把大家吓了一跳，除了 吴娘娘和陈大蔓、清明之外，一队人都趴在地上，这 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对于物质“文明”是那么陌生神 秘，有的蒙着头，有的捂着耳朵不知怎么好。

〔列车轰隆隆地驶过……

秋 禾 (激动地)豌豆，咱们见到火车了!回去可告诉你爹 啊 。

豌 豆 唉，妈，再生了小弟弟，就叫他“火车”吧?

〔秋禾拧了丫头一把。大家笑了。陈大蔓笑得有些 酸楚 ……

**荞** **荞** 吴娘娘，听说上海楼房里有上下竖着跑的电……火 车?

**吴娘娘** 那叫电梯……荞荞。

**荞** **荞** (美慕地)喔，吴娘娘，咱们这么多人只有你是坐过火 车的吧?

**秋** **禾** 还吃过洋面包 ……

**吴娘娘** (吸烟，笑，点头)哦……算是吧。

**秋** **禾** 坐火车是个啥滋味?跟坐轿子一样吗?嫁给个死老 潘，真倒霉!我这一辈子连个轿子也没坐过，老潘说 胜利以后给我补上八抬大轿的……坐轿子什么滋 味?

**清** **明** 坐火车和坐轿子感觉肯定不一样的，轿子是人抬的， 悠悠地走得慢……

秋 禾 清明，你念过书又坐过轿子，见过大世面喔。

小 翠 (讥讽地)当然，人家是大地主的千金小姐嘛。 清 明 (不悦)小翠，干嘛老提以前的事……

小 翠 ……人家穿旗袍，坐轿子，镂花彩架院门，神气得很。 **秋** **禾** 你咋见过啦?

小 翠 我 …… (掩饰)谁不知道清明的小姐脾气难伺候 …… 〔清明不满地看了小翠一眼。两人别扭着。

**清** **明** 现在，我们是平等的……所以，我也知道了什么叫小 姐脾气丫环命……

小 翠 你 ! … …

吴娘娘 (坦率地)大小姐也可以参加革命嘛。我就是个大小 姐，不愁吃穿，还能嫁给有钱人当太太，可我不想那 么活着，到上海念书后17岁参加了CY, 打坐上火车 呀，就这么招招手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父母、亲人了



冬 梅 我爹也是坐火车走的，这么招招手走了就再也没回 来，听说被日本人骗去当劳工……爹走之前把我给 人家定下一门“娃娃亲”,参军后我看那个男人连个 字也不认，我坚决要求退了婚。没想到后来自由恋 爱了，刚结婚，他就非要生个孩子……(叹气)

**吴娘娘** 能作母亲是喜事啊，老叹气干嘛?

**清** **明** 要说作女人咱们还真是幸运，孩子都是自由恋爱的 结晶啊 ……

秋 禾 我和死老潘可不是什么自由的……和他连面也没见 上几回，打完了仗就进了洞房……第一面送给我的 礼物啊，是一个刚缴获的日本鬼子饭盒，上面还带着 死人的血哪!说多多地吃吧，给我生个长“牛牛”的 娃儿!哈哈哈 ……

小 翠 对了，怎么不见你们老潘来送你啊?秋禾? 〔吴娘娘暗示小翠不要提。

秋 禾 (不在意地)我们那死老潘啊，没肝没肺的不会疼女

人……亲嘴都不会，哈哈。 清 明 (提醒)——说什么哪?

**吴娘娘** (有意地)你们家老潘是好人啊……

〔豌豆看见陈大蔓在冰河里。 豌 豆 大蔓姨咋往冰河里走咧?

**吴娘娘** 唉呀，真的，快去看看。

〔张百岁跑下把陈大蔓拉上来。 **张百岁** 不要命了?水这么凉?

**陈大蔓** 桥炸断了，我试试看水有多深，人能不能过去。 〔徐泱跑上来。

徐 泱 怎么?你，你干嘛让大家非要走这条路?

**陈大蔓** (拿地图指)我们必须按照上级规定的路线走!我们 的两翼都有敌人。如果绕路找桥，要走出30里地， 队伍行动慢，很危险。

**吴娘娘** 如果与敌人遭遇，我们肯定抵挡不了…… **荞** **荞** 还有两个孕妇情况不好，要临产……

**陈大蔓** (与吴娘娘对视)我看河水并不深，可以过…… 徐 泱 我的奶奶，天多凉啊，乖乖，这是群孕妇啊。

**吴娘娘** 身体差的孕妇用马和毛驴驮!

秋禾(不在乎地)我不怕，能行 …… 机枪叔叔 男人都可以背她们过 ……

徐 泱 这怎么行?这要出大事情的!咱们连奔带走400里 地，有的女子鞋子都走烂了，这铁打的男人都受不 了，太残酷了，再让孕妇走冰河，从来闻所未闻。

**吴娘娘** 我经历过，长征路上许多孕妇走了几个月的水草地 和雪山。

**陈大蔓** ……行动吧!

〔徐泱牙齿吸着凉气，恐惧地看着女人们面不改色地 前进着。

〔小翠胆怯，在大家后面呕吐，又求援地叫喊：“警卫 班长!……班长啊。”犹豫着。

豌 豆 机枪叔叔在前头哪—— 〔清明上去问候。

清 明 小翠，你怎么了?

小 翠 (粗暴地)行了!用不着你大小姐发善心 ……

清 明 (忍让地)你这个人 ……

〔陈大蔓上去，主动地询问。

陈大蔓 怎么?孙小翠同志，你掉队了。

小 翠 我，我能跟上……我叫李勇的警卫员帮忙 …… 陈大蔓 他负责扛机枪，在队伍最前面。我来帮你!

小 翠 ……这么多天，你还是第一次和我说话 …… **陈大蔓** (淡淡地)别忘了孕妇队有50多个人 ……

小 翠 不，你心里乱，我看出来了。

**陈大蔓** 我也看出来了，那天我打了李勇，你不高兴……

小 翠 我没不高兴，你打他一下出出气，(强调地)我们就不 欠你啥了。

**陈大蔓** 我们?

**小** **翠** 我们结婚，全延安城里都知道，我们恩恩爱爱，人家 说是天生一对，英雄美人。现在我们又有了孩子，天 下的美事都让我们占着了，我们知足。我们还欠的 就是你的债，让你打一下，两清了，我们又有什么不

高兴的呢?!

**陈大蔓** (忍耐着)你……你真的高兴就好。给你，吃上个辣 椒……走吧……

小 翠 辣椒?怪不得，李勇说长征过雪山时，是你给他的一 把辣椒救了他的命……

**陈大蔓** (回避)走吧，我来背你。

**小** **翠** (不好意思地推托)不，这 … … 这怎么行?我啊呀



**陈大蔓** (蹲下)来吧 ……

**小** **翠** 你也是个要强的人啊……我太沉了。(她挣扎着)放 下我……

**陈大蔓** 住嘴!你给我好好趴着，再动一下，我枪毙了你! (背起她，咬牙就走)

〔刺骨的北风呼啸着，刮得小雪花四野弥漫。 〔 暗 转 。

〔大河畔。风刮得很紧 …… **陈大蔓** 队伍宿营，赶快生火烤衣服! **机枪叔叔** 全班注意，赶快找柴生火!

〔警卫班的人行动起来。

〔会鸟叫叔叔是个年轻好动的小伙子，边干活边在嘴 里吹着好听的哨声……

机枪叔叔 咦，我咋听见有鸟叫咧?

会鸟叫叔叔 (故意收声)是啊……在这里(假装扑鸟动作，做 口技配合)抓住了!

机枪叔叔 (跟着转)我看逮住了吗?送给豌豆玩儿…… 会鸟叫叔叔 (张开手)飞了 ……

机枪叔叔 (知道上当，打他一巴掌)你哄孩子哪?

〔会鸟叫叔叔傻傻地笑。

机枪叔叔 没有树哪有鸟啊……在我们老家天旱得厉害，只 要有一棵树活着就够了，树不会自相残杀，树和鸟啊 风啊相处得好，也和人相处得好 …

张百岁 是啊，有一回打仗，多亏一颗大树救了我的命哪。 ……这荒地里连棵树也没有，哪找柴禾啊。这干草 根太少了 ……

会鸟叫叔叔 在我们老家，漫山都是树啊鸟啊，从小我就爱在 林子里转，我一听见鸟叫，再累再饿再心烦的事就都 忘 了 。

**机枪叔叔** 你刚参军吧?

会鸟叫叔叔 不，两年啦。人家都知道我会各种鸟叫，让我当 侦察兵，我还参加过西府战役哪!……班长，我到那 边找点干草 ……

〔荞荞追豌豆跑上，后面跟着秋禾。 **荞** **荞** 豌豆!豌豆……你给我站住!

〔豌豆往嘴里塞东西 ……

**荞** **荞** 豌豆，你再偷，看我揍你!

张 百 岁 荞荞!唉， ……你怎么打孩子? 荞 荞 她偷东西!

豌 豆 我饿 ……

秋 禾 她偷你啥啦?

荞 荞 她偷的是“消炎膏”……

张百岁 啊 ?

秋 禾 “消烟膏”还能吃?

荞 荞 这是咱的土办法，缺医少药，就用猪油拌小米壳子代

替 。

·**张** **百** **岁** 猪油拌小米壳子，吃点怕啥吗?

**荞** **荞** 你说得好听，本来就没药，这么多的孕妇要生了，让 我们护士怎么办?

〔荞荞也是急得要哭的样子。 秋 禾 豌豆，你这个死丫头!

豌 豆 妈，我饿……我饿呀。

秋禾(难过地)是啊，豌豆这孩子自从生下来就跟着我行 军打仗，十岁了没吃过几顿饱饭，这个饭盒盒呀就没 装满过，正长身子，老是饿，没出息，你们就原谅她一

回吧。看在我们死老潘的面子上 …… 〔众人沉默。

荞 荞 秋禾，我不是要打豌豆……

豌 豆 荞荞姨，你打我吧，我给爸爸丢人了! 〔陈大蔓难过地拉过孩子搂着。

〔会鸟叫叔叔跑来，递给孩子一条麦穗，他的手在淌 血 。

豌 豆 会鸟叫叔叔，你的手在淌血!

会鸟叫叔叔 没关系，让老鼠咬了一 口。我发现了个老鼠洞，

有不少的麦穗 … … 豌 豆 叔叔 … …

〔荞荞给他包扎。

陈大蔓 炊事班长! — — 老汽灯! 〔老汽灯跑上。

陈大蔓 给孩子能多弄点吃的吗?

老汽灯 报告队长，粮食剩下最后一点了。

陈大蔓 先尽着孕妇和孩子吃。明天到有人家的地方，再想 办法筹粮。

**老汽灯** 警卫班的同志已经饿着肚子一天了 ……他们比那些 毛驴子还累啊。

**陈大蔓** (叹气)是啊，你会有办法的……老汽灯。 **老汽灯** (嘟囔)你当我是变魔术的啦?(下场)

〔冬梅上来喊叫：“陈大蔓，荞荞，快去看清明，她要生 了吧?”

〔陈大蔓与护士跑下。

〔大家找柴生火，寒风中，清明感到不舒服。在一旁 喘息……

〔徐泱打着手电沿着路悄悄走来，他好像发现了什

么,紧张地观察着地面 …… 〔张百岁一直注意他。

徐 泱 张百岁，你看这是不是大米粒?

**张百岁** (看了看)对!这是大米，这可是金贵东西，怎么撒了 一路啊?

**徐** **泱** 看来，是那个官太太带来了私房货，藏着不拿出来。 **张百岁** 不能这么说，人家留着生孩子，细水长流嘛。

徐 泱 (叹气)是啊。她们是一群我见到的最穷的官太太， 除了孩子的小衣服、棉布、还有随身的军装，金银细 软都没有，财产少得令人难以置信 ……

**张百岁** 你还不信，我们的官和兵都一样。

**徐** **泱** 真没想到。你没听说过：贼来如梳子，兵来如跸子， 官来如剃头!哪个当官的不是脑满肠肥?

**张百岁** 那是你见到的国军，牛角越长越弯，官越大越贪!你 还挺有良心，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起义了 ……

〔徐泱坚决地把带来的包裹打开，将书撕了点火 …… **张百岁** 哎，徐医官，你怎么把书都烧了?

徐 泱 取火要紧! ……现在需要的是一锅开水，懂吗?你 看，哪里找柴去?反正这些都是医学用书，走路背着 也是负担。

**张百岁** 太可惜了 ……

**徐** **泱** (心情烦乱地)是可惜啊，就为让我读这些书，我父亲 吃了多少苦啊!— 我老家离这里不远，我父亲他 一直梦想着能住上个大房子，有雕花彩架门的大院 子，希望我能开一家“善医堂”……战争闹得什么梦 也做不成了。现在让我跟着这些女人折腾，唉，积德 行善吧。我是个信善的，父亲吃苦供我学医、教我做 人，我的信条是“每日一善”。

**张百岁** 每日 一 善?

**徐** **泱** 对，治病救人，每日一善。 〔荞荞扶着清明过来。

**荞** **荞** 快，都过来暖和暖和……徐医官，我给她听了，胎儿 的心音不太好 ……

徐 泱 准备接生!火已经旺了，各种器械都拿来 …… 〔篝火旺了起来。

〔清明被扶着和秋禾、豌豆坐篝火旁，她感到产前的 阵痛。

〔豌豆发现清明里面的衣服是红丝绸的。

豌 豆 真好看，你穿的红缎子袄——

清 明 (掩饰)喔-  是参军前的衣服。 秋禾清明，是快了吧?

清 明 秋禾，我害怕!我害怕在这野地里生啊 ……

秋 禾 你别怕，我仁孩子都是生在庄稼地里，眼看着那一团 肉疙瘩掉下来了，咋整?身边几个大男人，后头有敌

人追着，俺自己背过身去用嘴噙住那个连接母体的 脐带……一咬，嘿呀!是个胖丫头，就起名叫豌豆， 也没感染嘛，有神灵保佑咱们女人!

清 明 (越听越怕)啊……我不!我不  豌 豆 清明姨，你怎么出这么多的汗啊?

秋 禾 清明，听我的，大喘气，说点别的事，大声说高兴的事 啊。说!

清 明 (强笑)是啊，……来，豌豆，清明姨教你唱歌。(口中 唱道)红蜡烛，粗又长，王家的女子跳过张家的墙，对 对核桃对对枣，对对儿女满炕跑。养女子，手要巧， 石榴牡丹剪得好。养小子，模样好，穿官服，迎花轿



〔清明的声音都发抖了。

〔秋禾拉着孩子走开，喊人来。 〔医生护士们急忙跑上来。

清 明 (突然大哭起来，痛苦加上有些神经质地叫)不，我不 能这么样啊，这没遮没拦的怎么行?快，求求你们， 给我找棵大树吧 ……

**荞** **荞** 天啊，方圆几里地哪有一棵树啊 ……

徐 泱 (对荞荞)已经破水见红了，来不及了。 荞 荞 真糟糕，咱们没有块像样的大布帘 …… 徐 泱 能遮挡风，我们就能工作。

**陈大蔓** ( 镇静地)清明，你冷静点，要好好配合!……

**清** **明** 求你，别让我在这里生，找个背静地方 …… (疼晕倒) **陈大蔓** (大声地)警卫班集合!

〔男人们跑来。

**陈大蔓** 听口令!向后转!围起 一个圈! … …

〔班长和会鸟叫叔叔把自己的军装脱下甩过去，牵拉 着举起来构成一个人造“帐蓬”,赤背背对孕妇站着。 〔男人们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挺起胸膛，面对荒 野，在寒风里伫立，筑起一道“人墙”……

〔女人与医生被包围在里面，男人们严峻地站在风沙 中倾听一个母亲喘息与呻吟 ……

〔清明醒来的声音：“求你了，我受不了……怎么没有 一棵树啊!”

陈大蔓 (温柔地)清明，我们找到一棵大树，这里很安全，你 放心吧，你一定要听医生的，好好听话，我们就在大 树下啊 ……

〔风刮得更厉害了。

〔清明声音：“那 … … 太好了 … … 好了，我能挺住 ….…"

〔突然，一阵动听的鸟叫声，在寂静的荒野里相传，那 是会鸟叫叔叔在吹，他光着上身，十分投入地吹出各 种鸟叫声，仿佛是置身于一片生机盎然的树林。

〔清明声音：“我听见了……还有乌哪 …… ” 〔所有的男人都吹出了动听的鸟叫 ……

〔 一 个婴儿就在这样残酷又美好的环境下诞生了 ……啼哭声就像是一只小鸟般嘹亮地加入了合唱。 〔伴随着小生命来到人间时肆无忌惮的哭声，已经冻 僵了的会鸟叫叔叔缓缓地倒下 ……

〔 收 光 。

**第** **三** **场**

〔艰苦的途中休息。

〔所有的女人们都在各自的空间里做针线、缝小衣 服、梳头打扮……

〔数日后。途中。挂着白布的临时接生处。

〔荞荞疲惫地巡诊回来，端着盆清洗大堆的纱布，累 得几乎要跌倒了。

〔张百岁下岗看见了赶来帮她。

**张百岁** 陈大蔓队长! ……说让我叫她。

**荞** **荞** 嘘……让她睡会儿，昨天接生了三个，她太累了。 **张百岁** 荞荞，你怎么了?……我来帮你，你这是太累了。 **荞** **荞** 没事的……不累。

**张百岁** 你们白天行军，晚上要巡诊、接生、照顾孕妇，咋不 累?徐医生休息了，剩下脏活儿累活儿都是你们护 士的，哪睡过圆囵觉啊，手都裂了血口子，铁打的人 也挺不住!

**荞** **荞** 你们也一样啊，我看你行军都睡着了 — **张百岁** ……可你才18岁……我心疼 ……

**荞** **荞** (瞥他一眼)你咋知道我18岁? **张百岁** 我知道。

**荞** **荞** 你不是才19岁吗?

〔两人对视，有些慌乱。

**张百岁** (帮干活)荞荞，你真胆子大!站在浑身是血的孕妇 旁也不害怕。

荞 荞 谁说不怕?头一次看分娩快吓死了，浑身哆嗦拿不 住脱脂棉，可我是护士，我要是不镇静，孕妇更顶不 住了。这一年，我经历过打仗、在野地里单独掩埋过 我的女友、上路后接生了几个孩子，我什么也不怕了



**张百岁** 实话说，我觉得心惊胆战……我母亲是生我的时候 难产死的，爹给我起名叫“百岁”,希望我活得长—一

**荞** **荞** (发现)你看，你的耳朵上还有个洞——跟女孩子似 的。

**张百岁** 对，是我奶奶给我扎的，小时候还给我戴了个耳坠， 她说当女孩子养活死不了!

**荞** **荞** (开心地笑)哈哈 —

**张百岁** 真的，不怕你笑话，我家有三个哥哥加上我爹，全是 爷们儿。我是苦孩子，行军打仗、枪林弹雨经历过， 死人我没怕过，可是，昨天晚上太恐惧了!

荞 荞 是啊……经历过与死神作战之后，她得胜了!每当 我看见母亲的脸上露出一丝战胜痛苦的凄楚笑容， 看见她用力伸出手去，带着那么温柔的笑容，去触摸 她的小宝宝——这是女人的生命啊!我……就想哭



**张百岁** (发现)唉呀，你受伤啦? **荞** **荞** 没 ……

**张百岁** 你的裤子上怎么有血啊?

**荞** **荞** (脸红躲避)喔，这是女人的事，你不懂……

张百岁 我是不懂。以前，我以为女人到世界上来，就是让男 人使唤的，生娃养娃、再生娃养娃，直到死去，一口棺 材抬了走，就像我娘——如果说以前我以为女人真 可怜的话，现在我发现女人真伟大……

〔荞荞发现张百岁在“女人世界”受到了灵魂震撼，他 变了，变得深沉了。

〔冬梅和吴娘娘从布帘后走出，徐泱跟着。

**徐** **泱** 我再说一遍，吴娘娘同志，你需要认真对待自己的身 体 ……

**吴娘娘** (打断)请等一下。张百岁!老汽灯哪?

**张百岁** 昨天晚上他说到远处村子探探情况，找点吃的， 一直 没回来。

**吴娘娘** 不会出什么事吧?赶快骑我的马找他! **张百岁** 我去找他!(下场)

**徐** **泱** 请你配合我的工作 …… 目前，你与冬梅是我们孕妇 队的大麻烦，对不起，是大问题，你的身体情况很危

险!必须终止妊娠 … … 〔陈大蔓走出帐蓬。

**冬** **梅** 终止，大夫，我……愿意。

**吴娘娘** 为什么?冬梅，你年轻又是头胎，怎么啦? **冬** **梅** 大夫说我贫血，我的孩子胎位不正 ……

**吴娘娘** 胎位完全可以调整的 ……

冬 梅 (哭了)我不要孩子 ……

**吴娘娘** 冬梅，说实话，到底怎么了?从一上来我就发现你情 绪不对。

**冬** **梅** 我的爱人在那次战斗中失踪了 …… 目前生死不明，

有人说可能被俘虏了……如果是那样，我想孩子还 是不出生的好……

**吴娘娘** 你怎么能这么想，记住：孩子永远是无辜的…… **冬** **梅** 可我怕啊……

**吴娘娘** 你没有轻视生命的权利，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仅仅属 于自己……

**陈大蔓** 徐泱，你说什么?吴娘娘要终止妊娠? **吴娘娘** 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徐** **泱** 吴娘娘患有肺病加上心房纤震颤，怀孕太危险，而且 分娩就更令人不敢想像!

**吴娘娘** 爱一个人就要以女人的所有一切去爱，我要给爱人 生 一个孩子 … …

徐 泱 请你珍惜生命，如果不早采取措施，数月后即使侥幸 过了分娩关，那么胎儿出生后子宫猛缩，子宫血窦中 的血液回流进入大循环，后果难以想像……

**陈大蔓** (左右为难)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吴娘娘 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徐 泱 (不解地)你……你是个有知识的女性，兵荒马乱的，

怎么和糊涂婆姨似的非要生个娃? **吴娘娘** (冷静地)你不懂。

徐 泱 我是医生怎么不懂?我懂得吸烟有害健康，我懂得 什么体质不能生育，论革命我是不如你，但是，你就 是把我枪毙，我也得讲实话。不能这么残酷……

陈大蔓 你不能这么和大姐说话!(激动地)到底是谁残酷? 是谁?!是战争!你参加革命队伍太短了，也许你听 说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红军过草地时，在渡嘎曲 河那天，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分娩了，当时，红军战友

向这位母亲献出了他们所能有的最后一块布、最后 一把米……筋疲力尽的战友又弄来一副担架抬着这 位母亲和小宝宝行军，可是，第二天夜里，这位母亲 竟然含泪做出了异乎寻常的抉择：她偷偷把心爱的 小宝贝投入了水塘，为的是保存战友的宝贵体力，让 队伍胜利走出草地 ……

〔陈大蔓含泪哽咽了，吴娘娘已经是泪流满面。大家 明白了吴娘娘的经历与心灵创伤。

**陈大蔓** 爱情的果实，在特定的时刻并不一定会给母亲带来

幸福，它有时可能殃及更多人的生命啊 …… 〔吴娘娘颤抖着。

吴娘娘 ……这个母亲亲手撕碎的是女人的梦啊!这已经是 第二次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白区上海，有 一天，周岁的孩子发烧抽搐，可为了掩护一位重要领 导同志摆脱特务的跟踪，他们只能把孩子锁在家里， 还要面带着笑容周旋在繁华酒店。完成任务后，深 夜抱孩子赶到一个私人诊所，医生说：孩子患的是急 性肺炎，必须赶快住院，先支付30块大洋做押金。 看他们面有难色，医生还不客气地说，看你们穿得倒 像阔太太、阔老爷，怎么给孩子看病的医药费都舍不 得?夫妻俩本来囊中羞涩啊，好不容易筹集到了钱， 儿子已经手脚冰凉，小眼睛再也睁不开了 ……我是 个女人、母亲，我不仅仅懂得革命、懂得仇恨，我也懂 得爱情，我也有过一颗懂得为他人幸福去流血、牺牲 的健康而坚强的心脏，我是以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去 爱的!快要看见胜利的好日子了，我真想再做一次 母亲……为了他，我可以戒烟、可以吃苦、可以忍受

一切，请姐妹们帮助我吧……

〔吴娘娘把旱烟管“啪”的一声弄断了。 〔陈大蔓拿着烟斗对大家。

陈大蔓 你们不知道，吴娘娘在白区和长征路上，把身体搞坏 了，她浑身都是伤，老是疼，当她疼得受不了的时候，

没有药品，吸烟是她抗拒痛苦的一种寄托 …… 冬 梅 吴大姐……我没你那么坚强 ……

〔徐泱看着这群经历奇特的女人，感慨万分，无可奈 何地叹气。

〔荞荞跑上。

**荞** **荞** 徐泱大夫，又有一个产妇要生啦 …… 徐 泱 走!去看看……(两人急忙下)

〔战马嘶鸣的声音，张百岁与老汽灯回来了。

〔老汽灯衣服化装得很奇怪，看上去喝酒了，脚步摇

晃。他的怀中鼓鼓囊囊地揣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张百岁** 报告队长，老汽灯回来了!

**陈大蔓** 你喝酒了?

**老汽灯** 是啊，酒杯虽小淹死人，筷子不粗打断筋。人家这个 酒不能喝啦。我老汽灯把他妈的恶鬼都吓跑了!



**吴娘娘** 老汽灯，你昨天晚上到哪儿去了?

**老汽灯** 我……我弄来了。20里地，嘿嘿……熬一锅汤喝。 〔老汽灯怀里掉出个羊头 ……

**老汽灯** 唉，好汉怕病魔，好女怕娃多。我管理这么多的女子

这么多娃，都张着个嘴要吃要喝的，哪能不去嘛? **陈大蔓** 你去偷老百姓家啦?

〔老汽灯自顾哼着什么秦腔，不回答。

**吴娘娘** 你可不要违反纪律，又暴露了我们的目标?

**老汽灯** 我?哈哈，50岁的老骨头，要偷手不够，要拿跑不动， 咱不就是能耍……耍一下 ……

〔老汽灯嘴里吐白沫，累得要倒，但还哼着什么:“黄 土箐枝赛银桥，古树临涯把风摇，家有黄金聚百斗， 难买生死路一条。”瘫坐在地上。

**张百岁** 老汽灯是到20里地那个村子，有一家人刚死了个老 头，没儿没女，当地的风俗是要找一个人“假扮”后 代，帮助人家守夜“打鬼”驱邪……

**吴娘娘** 他打了一夜晚的鬼? … …

**陈大蔓** (急躁)我让你老汽灯买粮食，怎么随便跑这么远给 人家当“儿子”?

张百岁 老汽灯说，村子里有敌人，他拿钱也买不来吃的，只 有装扮成流浪要饭的外乡人，给人家当个“儿子”,干 一晚上换来个羊头 ……

**陈大蔓** (给他披上外衣)大叔 …… 〔大家感动得难以表达。

老汽灯 都说干这个不吉利，嗨，谁都有送终的这一天。没关 系，反正我老汽灯啊，也是个没儿没女的老光棍，我 的小名就叫“来喜”,偏这辈子就没什么喜事，我家里 人都被日本人炸死了……我打鬼啊，心里就想，我打 的就是那些披着人皮的鬼，那些把老百姓往火坑里 送的鬼，再说，女兵生孩子也是过一次鬼门关，我老 汽灯给你们驱鬼，让咱的娃儿都长命百岁，这么想我

就来劲了，不觉得累。……豌豆啊，豌豆…… 〔豌豆跑上，背着汽灯。

豌 豆 爷爷，汽灯好好的，放心，我一直抱着睡的……

**老汽灯** 去，帮我把羊头收拾一下，咱们有羊肉汤喝了…… 豌 豆 嗳……(高兴地)有羊汤喝了……(爷孙下场)

〔 秋 禾 跑 上 。

**秋** **禾** 陈大蔓，你快去看吧，人家在闹官太太脾气哪!说什 么也不吃东西，还要找丈夫来陪着……

**吴娘娘** 你慢点说。 **陈大蔓** 是谁?

**秋** **禾** 还有谁?小翠呗，她不是嫌弃警卫员手脚笨，就是说

走不动……没见过女人这么娇气的…… **陈大蔓** (对吴娘娘)你先布置行军。我去看看。

〔 另 一 表 演 区 。

〔小翠正在难过地吐 ……

〔老汽灯端碗跑上，清明和陈大蔓跟上。机枪叔叔在 劝 她 。

机枪叔叔 小翠，你得吃东西啊，这么多天不吃，好人也要饿 出毛病的……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参谋长 交待啊?

小 翠 (委屈地哭)唉呀……唔……我哪里都难受啊，刀子

剜着似的，怀孕太遭罪了! **老汽灯** 你不喝羊汤……可香啦……

**陈大蔓** 喝吧，这是大叔好不容易弄来的…… 清 明 警卫班和陈大蔓都没舍得吃哪 …… 小 翠 (推开)闻了恶心 ……

**老汽灯** 还有……小米粥有营养，来一碗吧? 小 翠 (推开食物)不 ……

**陈大蔓** 可你必须吃东西啊……路还长，你心情尽量放松些，

女人都得经历这么一关。

**小** **翠** (任性地)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有结婚怀孩子，哪 里经过这么难捱的滋味!

陈大蔓 (被刺激了)可我经历的苦难比你多……长征——红 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我见过多少女红军靠顽强的 意志，渡过生死关头……

小 翠 (不耐烦)我是个不中用的女人，行了吧? 〔陈大蔓还是忍住了愤怒。

老汽灯 唉，要是平时，俺能弄出100个花样，叫你挑着吃，石 子馍馍、酱水酸面、麻食馄、羊杂碎汤、面茶，还有黄 米面放香油，再加点芝麻、花生、瓜子和甜杏仁，再煮 再熬，香掉你的牙……

小 翠 (摇头打断)呕……我真的是要死了，我也不拖累大 家，我反正走不动了，你们就让敌人来把我打死吧!



〔陈大蔓无可奈何与老汽灯对视。 〔清明悄悄过来给她倒了碗水。

清 明 怀孕的女人就是麻烦，山珍海味都不想吃，偏要吃些

想不到的 ……

小 翠 (无端生气)喔，我给你添麻烦了，你走! **陈大蔓** (忍耐地)小翠同志 ……

**老汽灯** 你到底想吃啥?

小 翠 我想喝一点……大米粥。

**老汽灯** 我的姑奶奶啊，想吃啥不好?偏偏想吃这弄不来的 玩意儿。这一辈子俺们吃了一肚子的小黄米，还没 闻过大米的味儿。你瞧这干巴巴挤压不出一点潮气 的渭北高原，老天爷就是把尿都撒在这儿，怕也泡不

熟一片稻谷……你可难死我这个笨老汉了 …… **清** **明** (拿出小口袋)大叔，给你!

**老汽灯** 天爷爷!是神话中的海螺姑娘显灵了吧，咋一转眼，

就变出了一袋白似珍珠的好大米? **清** **明** (纠正)是糯米!

**老汽灯** 这是你一路上背着准备做月子的?

**清** **明** 中医说，糯米是养人的，补气又补血……

〔小翠惊讶。 小 翠 不，我不要。

清 明 大叔，熬粥吧……这还是我们那口子打黄龙战役负 伤，给他分战利品，说是两样东西里挑，是要西风酒， 还是要糯米?谁都知道他打仗馋酒，可他毫不犹豫 地回答：要糯米!我媳妇要生娃啦! ……咱们出发 的时候，他给我背上，说：清明啊，我这个人戎马一 生，没攒下金银财宝，拿不出什么东西给你上路，只 有这点糯米……这一路，我也没舍得吃，怕以后没奶 水了好用在小宝宝身上 ……

**陈大蔓** 清明，你刚生，身体也很单薄……

清 明 (真诚地)翠儿……让我也给你做点事 ……从小都是 你照顾我，我知道你恨我也恨我们家人……那时候， 同样的年纪，你给我端茶倒水，忍气吞声；我穿绫罗 绸缎，你穿粗布烂衣；上学我坐轿子，你走路陪读冬 天一身泥，夏天一身汗。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还经 常对你发脾气，以为主人和仆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我逃离家庭参加革命之后，我父亲又把你卖给了 一个官员当小妾……幸亏你也逃了出来，我们才有 缘分再见面，参加队伍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道

歉……可你就是不理我…… 〔小翠望着她，伸手。

小 翠 清明姐姐。

清 明 让咱们同甘共苦吧。

〔张百岁带领着白小、黑小上场。两人都是质朴的陕 北农民打扮，风尘仆仆的样子。

**张百岁** 队长!郑强部长派民工给咱们送粮食来了! **陈大蔓** 喔……太好了。

白 小 我是何庄的白小，黑小是我兄弟。咱们队伍打了个 胜仗!郑强部长说离你们行动的地方不远，估计你 们断粮了，让给送来；还有洋布、煤油，还有郑强部长 给你的信……

陈大蔓 (接信看) ……谢谢你!

〔陈大蔓激动地对涌进来的大家挥动着信。

陈大蔓 上级指示我们可以在前方大禹村修整一段时间…… 吴娘娘 妈呀，可让咱们歇口气啦!

〔女兵们一阵欢呼，叽叽喳喳地热闹起来。

冬 梅 (跑来问白小)同志，你知道我丈夫、宣传科长的消息 吗?

白 小 (低头喝水)没听说 ……

冬 梅 (惊讶)你们担架队是不是一直跟着大部队走的? 白 小 是啊 ……

冬 梅 是……你!白小……

白 小 冬梅!(惊讶地打量身怀六甲的冬梅) 〔俩人又什么也不好说，十分尴尬。



〔 徐泱赶来 。

徐 泱 老乡，听说上级给送物资了……药品哪?

白 小 打了个胜仗，药品缴获不少，没带来，净是外国字都 不认识，怕是毒药……

徐 泱 唉呀呀，老乡，这里最需要的是药品!比如脱脂棉、 鱼肝油、强心剂、催产素……

白 小 郑强部长说不知道孕妇队缺什么药品，让医生亲自 去取药……

**陈大蔓** 徐泱，你亲自去一趟吧!

**徐** **泱** 我，我不会打枪!

**陈大蔓** 机枪班长!

**机枪叔叔** 到 !

**陈大蔓** 你负责掩护!回来到大禹村汇合!

**机枪叔叔** 是 !

**陈大蔓** 注意安全!

**吴娘娘** 骑我的蒙古马去!

[徐泱和机枪叔叔急忙下场。 一 阵马蹄声渐渐远去



**陈大蔓** 姐妹们，咱们到大禹村过年! 〔 切 光 。

**第** **四** **场**

〔 大禹村 。

〔一片要过年的气氛。女人的房子都贴满了红窗花。 〔秋禾在房子里对镜子妆扮自己，她今天格外有成熟 女人的韵味，嘴里唱着歌儿。

豌 豆 妈妈，真好看。我从来没看见妈这么漂亮 … 秋 禾 妈漂亮的时候，还没有你哪。傻丫头!

清 明 秋禾，真的没见你利落过 … …

小 翠 可人家一双解放脚行军还真最利落。

秋 禾 马肥不在槽子靓。我就是不爱收拾。十年前的今

天，妈就漂亮了一晚上，新娘子第二天就打仗，以后 啊就跟男人一样，整天穿着槐米汁染的黄灿灿的军 装啦，瞅不出俊啊丑的……

**吴娘娘** 秋禾，这么说今天是你们结婚十年纪念曰? 秋 禾 (害羞地)对啦。

豌 豆 要是爸爸看见妈，再也不会说妈脚大啦! 〔 大 家 笑 了 。

**陈大蔓** (岔开，感慨地)十年里，多少家人从来没团圆过…… **秋** **禾** 人家死老潘才不在乎什么团圆不团圆，说：你去了孕 妇队，我指挥打仗就痛快了，就没有顾忌啦!哈哈哈

……懂嘛，猛虎团能拼个痛快!

〔吴娘娘与陈大蔓交流，感到辛酸。

秋 禾 死老潘啊，听说我要生娃了，这不，才托人买了双皮 鞋给我穿，还是上海货，他还买了块洋花布……成亲 这些年，头一回关心我。唉，也不来封信问问我们娘 俩 ……

小 翠 (怨气地)男人都不写个信，你家老潘早就 … … 陈大蔓 (提醒)小翠!

小 翠 他 … … 当然没有信……我家李勇也不捎来 一 个字



秋 禾 (照镜子)死老潘……什么良心，见面我就得骂他。

小 翠 (自知失言)秋禾，你以后再也不要说“死老潘了”

……不吉利喔。

**陈大蔓** (制止)行了，小翠!

**冬** **梅** (黯然地)谁不知道猛虎团长打仗多么厉害多威风 ……可我那口子 ……

〔陈大蔓怕秋禾从大家的脸色里面读懂了什么,有意 调节气氛。

**陈大蔓** 来，咱们为前方的勇士们干一杯!

**秋** **禾** (大咧咧地)死老潘……他死不了，他身上有13个伤 疤。跟他成亲的晚上，不怕你们笑话，那黑亮的伤疤 把我吓得手脚冰冷，人家说：我是阁王爷手下逃出来 的鬼，阎王爷看我还没娶亲生娃，不要我! …… 以 后，他搂着我，把一个伤疤一个伤疤怎么来的故事说 给我听，唉就怪了，我听完了13个故事，眼泪叭哒叭 哒地淌，我就喜欢上他了……

〔回忆中的秋禾眼睛里闪烁着幸福之光。

**陈大蔓** 老潘是个好男人! … …

**吴娘娘** 我们希望……你能顺利生下孩子 …… 〔秋禾发现陈大蔓在擦泪。

秋禾 陈大蔓，你这是咋啦?你可不是爱掉泪的 … …

**陈大蔓** 秋禾，如果你遇上伤心的事情会哭吗?我觉得可能 哭出来心里痛快 ……

〔 静 场 。

秋 禾 大过年的，哭什么?……咱们不哭，老潘最烦女人哭 鼻子。抗战胜利夫妻团圆，我嚎啕大哭了一场，为了 胜利，俺们献出了两个孩子啊!老潘喝斥我：哭甚? 八年抗战死了多少人?三千万啊，哪一个不是爹妈 身上掉下来的肉?咱们好好活着，为新中国，给咱的 队伍多生几个小战士! … … (向往地)老潘还答应 我，打完了仗，给我补坐一回轿子……

〔陈大蔓含着泪，欣赏着秋禾的打扮，看着她那过早 留下的皱纹。

陈大蔓 (深切地)对，姐妹们，咱们不哭!咱们今天好好过年 ……咱们好好活着!今天也是他们结婚十年的纪念

日，来来，咱们大家给秋禾补上，让她坐一回轿子! **吴娘娘** 对，把唢呐吹起来!鞭炮响起来!

豌豆 噢，我妈当新娘子喽! 〔欢喜的乐曲奏响了。

〔警卫班不知从哪里抬了一个百姓的轿子，把百感交 集的秋禾抬了起来，人们尽量欢乐地簇拥着这个“新 娘子”,咽下泪水绽开欢笑。

〔唢呐声高亢而热烈，女兵们姿意地挥洒着欢笑，以 孤独的狂欢迎接新的一年，人们抬着这个伤痕累累

的女人扭啊、走啊……一个独到的红白喜事，就在这 个土塬上举行着 ……

〔秋禾拿着那块洋花布，脸上带着笑也带着泪 …… 〔 光 渐 收 。

〔一阵马蹄声渐渐近了。张百岁报告：“班长他们回 来 了 ! ”

〔机枪叔叔和徐泱气喘吁吁上场。徐泱的手臂受伤。 陈大蔓、吴娘娘闻讯赶来。

**机枪叔叔** 陈队长!我们完成任务。 **陈大蔓** 出了什么事?

**机枪叔叔** 我们领药之后，半路上在河北面遭遇了小股敌人，

徐泱军医受伤了 …… **陈大蔓** 注意有没有敌人尾随?

**机枪叔叔** 没有!我们为了甩掉敌人绕了几个圈子。 **陈大蔓** 你怎么样?徐泱 … …

**徐** **泱** (惊魂未定)好像没伤到骨头! **陈大蔓** (对荞荞)赶快包扎伤口!

**荞** **荞** 是!……徐大夫，冬梅发高烧不退，好像是伤寒症

状，我正着急哪。(俩人下场) 〔吴娘娘与陈大蔓交流。

**陈大蔓** 看来敌人在这一带活动频繁，村子里得加强警卫!

**吴娘娘** 对!张百岁，通知所有的孕妇，不许剪头发，万一遭

遇敌人能在身份上有个掩护。 **张百岁** 是!(下场)

〔徐泱包扎好手臂上场。

徐 泱 (心情沮丧)队长，指导员。冬梅得了伤寒，这对孕妇 很危险，如果行军麻烦大，建议能不能留在老乡家里

养病?

**吴娘娘** 还是观察一下再说 ……

徐 泱 另外，这离我家不远，听民工队的白小兄弟说，村子 刚让敌人毁得不轻。反正队伍在这里休整，我想回 去几天看看。

**陈大蔓** 现在?……咱们大夫、护士本来就忙不过来，你走了 怎么行?

**徐** **泱** 我看你和荞荞也能独立接生了!

**吴娘娘** 天天都有产妇、病人，没个医生很困难……

徐 泱 (不满地)我给你仔细交待一下嘛，再说我也负伤了， 手不利落……

**吴娘娘** ……再行军的时候，我的马可以让给你骑。

**陈大蔓** 我不同意!你看，吴娘娘的身体，咱们就得格外小心



徐 泱 她的情况我早表过态，别把责任都担在我一个人身 上 。

陈大蔓 徐泱，你怎么能这么想?你参加革命队伍时间不长， 但是环境艰苦，你应该明白：烈火炼真金；疾风知劲 草……

徐 泱 (不满地)陈大蔓，我佩服你的意志，我早知道你是个 老处女，不结婚不恋爱不生孩子，都说你像个中性 人、清教徒!别忘了……我也有老婆孩子!(下场)

吴娘娘 (沉思)我去看看 ……

〔陈大蔓被他的一席话刺激得发愣，她心里的伤口又 被深深地剜了一下。

〔她的耳朵边上似乎又响起了当年在戈壁滩上经历 的惨痛往事……

〔马嘶、人声、杂沓的脚步声，女人的呼叫声 …… 〔陈大蔓痛苦地捂上了双眼 ……

〔小翠拿着缝了一半小孩子的衣服跑上场。 小 翠 陈大蔓……你哭了?

**陈大蔓** 不……我在为秋禾为潘团长难过……

**小** **翠** (神经质地)郑强给你的信上没什么坏消息吧? **陈大蔓**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 **翠** 如果李勇牺牲了，或者像冬梅丈夫那样被俘虏了，请

你们一定要告诉我，我就去死…… **陈大蔓** 你为什么这样想?

**小** **翠** 他不在天就塌了，我和孩子还有什么意思?

**陈大蔓** 你现在不要胡思乱想，好不好?你的任务就是好好 把孩子生下来……

小 翠 我真的要挺不住了……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儿啊?

**陈大蔓** 你经历的事情还太少啊……当然，怀孕的女人往往 情绪波动，你多向秋禾学吧，坚强些。听说，潘团长 临死前曾经让文工队的舞台师给他画过一张像，他 说这辈子没照过像片，好留给新生孩子看，没想到这 张像竟然成了追悼会的遗像!其实他是作好了牺牲 的准备的……他牺牲后，他的战马也悲痛得不吃不 喝……

小 翠 (不耐烦)行了，我的心里整天都是这些，够乱的了! (下场)

**陈大蔓** 小 翠 ! —

〔她捡起孩子衣服看着，收光。 〔另一表演区。夜晚。

〔张百岁站岗。他在等巡诊的荞荞。

荞 荞 百岁，每次我巡诊，怎么老是你站岗? 张百岁 你也注意到我这时候站岗啦?

荞 荞 一个大活人我能看不见。

张百岁 我还以为你根本没瞧见我哪。 荞 荞 昨天洗的绷带都缠好啦?

张百岁 不是在等你啊 …… (递给她)

荞 荞 等我干嘛?

张百岁 等你说话 … … 荞 荞 说什么话?

张百岁 说什么话都行，不说话看着你也行…… 荞 荞 (羞涩)我有啥看头?看新娘子去 ……

张百岁 你比新娘子好看。等你当新娘子的那天，我就要多

杀敌人，当个战斗英雄才配得上你…… 荞 荞 说瞎话!

张百岁 茄子不开虚花，好汉不说假话。咱们陕北老人都说： 生女子赛貂婵，生男子像吕布……荞荞，你就是貂婵



荞 荞 噫……你是吕布?

〔两个年轻人聊天谈情时，徐泱悄悄地躲过岗哨溜走 了 。

〔老汽灯、机枪叔叔分别上场。

老汽灯 我怎么好像听见了马圈有动静? 张百岁 没有啊，什么动静都没有。

机枪叔叔 张百岁，你们看见徐泱大夫了?

荞 荞 刚才还给吴娘娘看病呢，回去休息了吧? 机枪叔叔 这是什么?(拿徐泱的军装)

张百岁 这不可能——他是个好人。

〔白小推小车上场。

白 小 我刚才看见徐医官往南边跑了，我喊他，他跑得更快 了 ……

〔陈大蔓、吴娘娘急忙赶来。 **机枪叔叔** 队长，徐泱逃跑了!

**老汽灯** 幸亏没骑马跑 ……

**吴娘娘** 还在我门上留下一封信……一个纸条。

**陈大蔓** (急忙看)这是给我的，提醒——接生注意事项 …… **机枪叔叔** 我骑马追他，能赶上。枪毙了这小子!

**陈大蔓** 慢! ……他能留下信，看来不会叛变投敌，估计是回 家了!

**吴娘娘** 万一被敌人俘虏，也可能暴露我们的行动，孕妇队必 须立即转移!

**陈大蔓** (点头)是啊，……通知大家，必须轻装，立即转移! **张百岁** 是 !

〔急促的号声 ……

〔冬梅被担架抬了上来。

**陈大蔓** 冬梅的伤寒症状严重，无法行军而且有传染的可能， 只有把她留下 ……

**吴娘娘** 对，留在咱们的民工白小家照顾一下，怎么样?

〔白小点头，抱上了奄奄一息的冬梅，放在推车上。

白 小 放心吧!公家人交给俺，错不了!

〔白小目送着队伍在月光下转移。 〔白小脱下衣服盖在冬梅身上。

〔白小、黑小心情复杂地看着病中的冬梅。 〔悠远的童谣《花轿歌》传来 ……

花轿轿，呼闪闪

扭哒扭哒大北塬 何家门口把轿下 留在你家作婆娘

唆多唆多西拉唆 …… 〔 收 光 。

〔紧接前场，孕妇队又开始跋涉在荒野途中。她们继 续在生与死的夹缝中前进 ……

**第** **五** **场**

〔 黎 明 。

〔白小家与徐泱家两个表演区。

〔徐泱在家里吃饭，穿着靛青布衣服的妻子里外忙 着，传出幸福的笑声。她在高兴地贴一副对联：国有 勇士根基固，家有英雄世代荣。

徐 泱 (咂了口酒)唉!“人生得意千百回，难得醉在乡音 里”啊。多少次，我梦境里面就是咱家的彩架大门， 梦见地里醉人的青苗香味，牲口嚼草料的声音，柴草 味儿，土炕味儿，咱娃身上的奶腥味；我醒来却是躺 在冰凉的野地里，眼泪都冻成了冰珠……唉，宁要家 乡一捧土，不要他乡万斗金啊。

徐泱妻 咱村里人都知道，徐泱不再是国民党医官了，你参加 了解放军!还负伤了，咱家可有个好名声了，就是死 了也能入族坟了 ……

徐 泱 我要重新整理家业，翻修房子，重整耕地，再按爹的

遗愿，开他一个“善医堂”,再生个胖娃……

**徐泱妻** (嗔怪地)死样……你走正道，就是我的福气。

徐 泱 (抓住她的手)苗好一仓谷，妻好一世福。咱家这些 年苦了你 ……

·129·



**徐泱妻** 我以为你死了 ……死在战场上了，你咋一下子冒出 来 …… (哭泣)

徐 泱 我不能死，我接生了那些个孩子，我每日一善，积了 功德，老天爷让我回家好好过日子!

**徐泱妻** 好好过日子 —

徐 泱 你看，咱家仓里有米、屋里有棉、缸里有油，不怕吃苦 受累，还图个啥?唉!我做梦都爱听你唱的曲儿



〔徐泱妻含泪地投入他的怀抱 …… 〔响起了陕北民歌：

油灯看我扑亲亲，

我看油灯泪涟涟，

拽只鸿雁捎个信，

拉住清风把话传。

人在世上时间短，

钱在世上挣不完，

不要富贵不要官，

只要亲人常团圆 ……

〔另一表演区升光。

〔白小家。小伙子在院子里蹲着吹唢呐，房子里冬梅 卧床休息。门口明显地挂着一个红布条，显示着这 个家庭有女人“生产”。

〔白小娘忙着给冬梅弄蜂蜜水喝。

**白小娘** 来，冬梅，你醒醒，喝碗蜂蜜水……瞧这娃，可怜的咋 弄成这样?

〔冬梅迷糊地起身。

冬 梅 大娘……我怎么在这里?

白小娘 你迷糊了好多天啦，吓人咧。好了，到家了，咱就啥 也不怕了。……冬梅啊，你要多吃，月凭日亮，人凭 血壮，不吃你咋生娃子?

**冬** **梅** 我……(哭泣)

**白小娘** 别哭啊，冬梅，草药我让白小给你抓好了，有我在，你 一定能生个胖娃。

〔白小娘干枣般的脸上露着慈祥的笑。

白小娘 冬梅啊，你小时候多俊啊……唉，受罪了。

〔俩人想起了往事。

冬 梅 六年了，我白小哥后来……没再定下个人? 白小娘 死心眼的娃，怕是要打光棍了。

冬 梅 (支撑着)大娘 … …

白小娘 (叹气)自古以来，只听说过男人休女人的，可是俺们 白小，却让女子给休了。这个事在塬上一传来，谁家 女子都不跟，连逃荒落户的外乡人，也不情愿把自己 的闺女说给白小啊 ……

**冬** **梅** (惭愧)大娘……是我害了你们啊!

**白小娘** 是我们白小没福气——冬梅，你那个丈夫一定是有 出息的汉子。

**冬** **梅** 他现在生死不知，被敌人俘虏了 ……

**白小娘** 孩子，留有葫芦籽，不怕没瓢使!什么也不想了，你

是公家人，何家亏待不了你……好好睡吧，啊。

〔门外黑小上场。拿着一副猪蹄子。白小动手编一 个摇篮。

黑 小 (气呼呼地)哥，自从见了这个飞走的媳妇，你咋连句 话也不会说了?你知道全村里人家咋说?都议论 你：白小把休了他的女解放军接到家里养病生娃

〔他气愤地把红布扯下来扔了。白小捡起，又挂上



白 小 人家不是早就和咱退亲了吗?

黑 小 咦?说的容易，她给咱弄下些这伤脸蹭皮的事，没受 够?害得你到今天寻不下个媳妇……退婚?何家当 初穷得吃不上馍，订个媳妇可是花钱花了一石麦子、

三捆棉花，到现在还没把欠下的债还上! 〔白小继续编摇篮。

〔黑小故意大声说给母亲听。

黑 小 娘，俺饿了。亲生的儿子，到这会儿还没喝上口热汤 哪 !

白小娘 黑小，你买来了猪蹄子了?

黑 小 哼，她一纸休书把白小蹬了，咱把她当神供着? 白小娘 孩子，宁伸帮人的手，不张伤人的口……

黑 小 她是伤人的心!

白小娘 嗨，谁让你哥没认下一个字?

黑 小 光认字就了不起了?她退亲时，坚决得很，退了，就 别再往一搭粘。人家说“白小家的”媳妇怀了人家的 娃……我们脸皮要不要?

〔房子内，冬梅听见了哭起来 …… 〔黑小故意摔东西 ……

〔白小上去打了弟弟。黑小热血上涌冲动地揪住哥 哥当胸一拳，白小也不回手，让他一拳一拳地打，打 累了，弟弟哭着走了……

〔白小蹒跚地捡起没编好的摇篮，继续干。 〔唢呐声声，那个童谣又清澈地响起—

花轿轿，呼闪闪 扭哒扭哒大北塬 何家门口把轿下 留在你家作婆娘

唆多唆多西拉唆 …… 〔另一表演区升光。

〔徐泱妻缝补衣服，听丈夫讲经历的事情。

**徐泱妻** 你说那队伍上——用猪油拌小米壳子当药? **徐** **泱** 那还有假?(摇头叹气)嗨，不是人受的罪哟。 **徐泱妻** 那些女兵真的这么神?

徐 泱 我是眼见了天下一群奇女子了，说她们是女子，可比 男人还刚强，吞得下人间的大苦大难，天天走路，不 少人都是光着脚!你就说过冰河吧，那冰碴子像小 刀，渗透骨头生疼，别管是生孩子的还是孕妇，都扑

腾着往里跳，这些婆姨，不要命的—— **徐泱妻** 这些女子的筋骨是什么做的?

徐 泱 是啊，我也纳闷啊，带队的叫陈大蔓别看是女人，可 能吃得了大苦；就说抽烟袋的那个女子吴娘娘，她打 枪百发百中，还骑马，还是蒙古马! ……就是怕躲不

过生孩子这个鬼门关…… 徐泱妻 (关切地)到底为甚?

徐 泱 她是个官太太，又有一身的病，万一出了事，我哪担 待得起?

徐泱妻 你就为这个躲 …… 回家了?

徐 泱 躲开是非之地……,还有那个陈大蔓，我把她们得罪 了 。

**徐泱妻** 你得罪人了?

徐 泱 舌是厉害本，口是祸福门哪 ……

徐泱妻 (起身收拾东西)……棉花、白布、小米，都拿着…… 徐 泱 你干啥?

**徐泱妻** 到你该尽职、尽良心的地方! 徐 泱 人家队伍不缺你这小脚女人!

徐泱妻 不缺我，缺大夫。人家把你当人看，就你一个大夫， 可你亏了人家!

徐 泱 你真要寻她们去?

〔徐泱妻继续收拾 … …

徐 泱 咱的娃咋办? **徐泱妻** 送到俺娘家!

**徐** **泱** (急躁地)你……去找死啊，路上全是敌人!

**徐泱妻** 俺们娘俩死过多少回了?啊——打仗打的哪有咱老 百姓的活路啊。那一回，我们快饿死了，是人家一个 解放军给了我一把黑豆 … … 他就饿着肚子冲上去

了，再也没回来……

〔徐泱妻含泪责骂丈夫。

**徐泱妻** 你还日行一善?!你坏了良心……我们苦了这些年，

盼你回来，没想到你是个熊蛋!是个逃兵!

〔她伤心地撕破了对联，流着泪边拿包裹边唠叨着。 徐泱妻 哼……没良心的，鼠胆鸡肠子，成不了大器!(跑下)

〔徐泱看着对联，看着这个家，悔恨地追下 …… 〔 切 光 。

〔另一表演区升光。

〔白小家。冬梅要生产了。她被阵痛折磨了一天，撕 心裂肺的叫声传来，白小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 …… 〔他拿着摇篮放在了门前，又拿那个唢呐，默默地摆

弄着……

〔白小娘的声音：孩子，你要挺住啊 …… 冬 梅 (声音)我不行了，我的……娘啊 ……

〔白小听不清她嘴里要求什么,他的一颗心被悲悯揉 碎了，他的身体甚至也不由自主地颤抖，他不名原因 地伸出手来在空中抓着什么,随着里面的声音他也 粗暴地大吼了一声 ……

〔传来了枪炮声 ……

黑 小 (跑来)哥，前头王村发现敌人，村长让咱们快转移! 白 小 (拒绝)你先和民工队走吧。

黑 小 哥，都大半天了没生，要是敌人进了村子咋办? 白 小 我就说这是我的婆姨 ……

黑 小 你!哥，咱们为人家的媳妇，这是干嘛?

白 小 (爆发地)你说啥?她快死了!她难受得快要挺不住 了，你还要说风凉话……管她是谁家的媳妇，她在这 哒受罪!她是女子……你听!你听见了没有!

〔白小拿起了唢呐吹，他站在最高处拼命地吹，吹得 如泣如诉、悲切感人，时而高亢悲壮，时而如战马嘶 鸣 ……

〔黑小喊着：白小，你不要命啦?! …… 〔有人喊：黑小，集合了，快走啊!

黑 小 哥，我先上去了! …… 〔黑小推车下场。

〔白小娘声音：“冬梅啊，你白小哥在给你加劲哪 ……。”

冬 梅 (断续地)我在世上……没什么亲人了 ……你，就是 我的亲娘!

**白小娘** 我的娃……挺住啊! 冬 梅 娘……娘 … …

〔石破天惊的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伴随着唢呐声， 一个男孩降临人世。

〔只听“通”的一声，房屋门被撞开了，疲惫已极的白 小娘跌倒在门槛上：生了……是个男孩!

〔剧烈的枪炮声。

〔白小的唢呐声嘎然而止。他在塬上缓缓地倒下了



〔一束光打在那个摇篮上 —

〔冬梅摇晃着抱孩子走出房子，她的脸如同经历了狂 风刮过的土地，出现了奇异的安祥与美丽。她在摇 篮前面站住，片刻，跪了下来，柔情地喊了一声：白 小 !

*〔切光。*

〔另一表演区升光，途中夜晚。

〔炮火枪弹声近。孕妇队伍遭遇敌人 …… 〔队伍撤退到一片树林。

〔张百岁报告。

**张百岁** 队长!敌人被我们打退了。剩下的几个骑马朝西北 方向跑了 ……

陈大蔓 通知大家在树林里隐蔽!敌人有可能再次反扑回来



吴娘娘 对，加强警戒!大人孩子都绝对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张百岁 是 !

陈大蔓 班 长!—— 机枪叔叔 到 !

**陈大蔓** 你马上布置，警卫班从这到这儿的制高点警戒观察! **机枪叔叔** 是!队长，弹药不多了 ……

〔女兵们静默地行动着 ……

〔小翠和陈大蔓在一个土堆旁隐蔽。 〔荞荞上场。

**荞** **荞** 队长!秋禾的宫缩强度增大，很快，好像要生了!

**陈大蔓** 她是“经产妇”,自己有一点经验，你们注意观察胎音 就是了。

**荞** **荞** 好……(呼叫)老汽灯!

**老汽灯** 我在这儿……吴娘娘，粮食和药品都快没了，这两天 转移，蒙古马的马掌掉了，马瘸了走不动……

**荞** **荞** 就剩下你一个男人了，给我打汽灯用 …… **陈大蔓** 你疯了?不能有任何光亮，容易暴露我们。

**荞** **荞** (为难地)天这么冷，不能生火也不可以用汽灯咋办

嘛 ?

**陈大蔓** 你们克服困难吧! **荞** **荞** 是 !

〔夜晚的树林变得宁静，不时地有鸟儿轻轻夜啼声， 这宁静中暗藏着杀机。

〔豌豆听见了什么声音，她四处找秋禾轻轻叫：妈



〔陈大蔓搂着孩子。

**陈大蔓** 豌豆，不怕!妈妈要生娃，你不要出声…… 〔恐怖的狼嚎声 ……

**豌** **豆** 我怕!有什么怪声啊，是鬼吗?…… **吴娘娘** 好像是狼 … …

小 翠 (恐慌地)是狼! ……看见绿眼睛了，那边也是，嗨

呀，我们让野狼包围了!

清 明 一定是狼闻见了人的血味……都聚集来了。 小 翠 ……快开枪打!

**豌** **豆** 机枪叔叔在那边…… 〔张百岁快速跑来。

**张百岁** 发现狼群!队长，西北又有个敌人的骑兵队过来了



**陈大蔓** (轻声地)随时有可能引来敌兵搜查树林，我们不能 有动静……

**吴娘娘** 遵守纪律，再说，我们要节约子弹。 **豌** **豆** 那我们怎么办啊?

**清** **明** 我从来没听过这么清楚的狼嚎 …… **小** **翠** 现在，要是有一根棍子也行啊……

〔“嗷嗷……”狼嚎声中，女人们害怕地挤成一团。 **张百岁** 我怎么……也发抖啊 … …

**清** **明** 到处是狼的眼睛，有20几只狼…… **陈大蔓** 别怕!胆大避邪，胆小鬼截。

**豌** **豆** 大蔓姨，我能大声叫喊吓唬狼吗?

**陈大蔓** 不要出声- 孩子!大家别挤在一起，不要停下来， 围成一个圈子……

〔女兵们围成圈面对着野地，她们在与野兽们进行惊 心动魄的斗争，一步一步……

〔豌豆被女人护在中间，她既恐惧又顽强。 〔老汽灯、机枪叔叔跑来报告。

**机枪叔叔** 队长!敌人走远了 …… **陈大蔓** 继续监视敌人……

**老汽灯** 敌人走远了，荞荞正在为秋禾接生，能不能开汽灯?

**陈大蔓** 注意隐蔽光亮 … …

〔野狼的嚎叫更响了 ……

**豌** **豆** 这野狼怎么逼得更近了呀?

**陈大蔓** 都是饿极了，现在，需要点火把…… **老汽灯** 对，狼怕火，我有火石头……

**小** **翠** 手里哪里来的柴禾呀?下雨下得木头都是湿的 …… **清** **明** 除了身上背的几件孩子衣服啥也没有。

**吴娘娘** (抽出孩子衣服)只要能点燃的东西都行!只有烧小 衣服了!

**张** **百** **岁** 这是给孩子准备的小衣服 …… **清** **明** 我有小棉衣!

**小** **翠** 我有小褂子!

**豌** **豆** 还有小棉裤 …… **吴娘娘** 小帽子

〔众女赶快用自己孩子的衣服点火，吓退狼群。

〔老汽灯站着，也用红布遮盖着汽灯对着“临时生产 处"照射 ……

〔 切 光 。

**第** **六** **场**

〔山坡，途中。清晨。

〔豌豆和抱着孩子的秋禾上场。豌豆端了 一碗东西。

**豌** **豆** 老汽灯爷爷!……老汽灯爷爷 … …

**秋** **禾** (发现无人)不在……你放在这里吧。准是又忙什么 去了。

豌 豆 我要看着爷爷吃下去我才走。

〔吴娘娘带领着女兵们高兴地上场。拿着“寿”字。

**吴娘娘** 嗨……秋禾，刚生了孩子就起来了，你这是……

秋 禾 生孩子算啥嘛?你看，老汽灯又把自己的那碗糊糊 省下，给我送来了，我得给他送回去，眼看着他喝下 去 ……

**吴娘娘** 老汽灯总是这样 ……

**豌** **豆** ……吴娘娘，你们拿红纸干嘛?

**吴娘娘** 今天是什么日子? **豌** **豆** 端阳节!

**吴娘娘** 那老汽灯为什么叫于端阳?——还是老汽灯爷爷的 生日!他50大寿啦。

**秋** **禾** 喔……50大寿该庆祝，我得穿上我的皮鞋，豌豆啊， 你给妈背的皮鞋哪?

豌 豆 (躲闪地)喔，我藏起来了…… 秋 禾 快给妈拿来!

豌 豆 (慌张地跑开)哦——

**吴娘娘** (指挥大家)咱们要给他庆贺一下!就贴这儿……对 对，好。

〔陈大蔓喜气洋洋地跑来，手里拿着信纸。

陈大蔓 (大声地)同志们!好消息! ……南京解放了!全国 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了，面积达到了261万平方公里。 咱们西北第一野战军要发动“陕中战役”,抓住胡宗 南向西南撤退的有利时机，追歼其一部，解放西安! 〔一片欢呼声……

秋 禾 太好了，我们死老潘肯定也是打西安的主力!我们 的孩子就起名字叫：潘中华……

〔大家突然有些伤感。吴娘娘立即扭转气氛。 吴娘娘 好，今天真是三喜临门啊!

秋 禾 咦……咱们的老寿星哪?我去找他 ……

〔清明拿着简单的纸花，上面还有一个条幅：祝贺为 党工作30年。

〔战马嘶鸣……张百岁和荞荞，机枪叔叔背着昏迷的 老汽灯上场。

机枪叔叔 指导员 ……队长。 **吴娘娘** 怎么了?

机枪叔叔 我们去弄粮食，刚走，老汽灯昏倒了…… **荞** **荞** 他是饿的……好像有点贫血……

机枪叔叔 这一路上，他饿昏倒好多次了，就是不让我说…… 〔大家都很难过，清明倒了一碗水给他喝。清醒过来 的老汽灯挣扎着……

**老汽灯** 大家伙儿，这是干嘛 …… **豌** **豆** 爷爷，我们给你祝寿来了!

**陈大蔓** 老汽灯，你一辈子无儿无女，可你有福气，有那么多 的亲人——有我们，还有这一路上出生的孩子们



〔女人们报出自己孩子的名字：张建华、王爱华、李新 华、韩伟华、周锦华、耿安华……

老汽灯 (感动)祝什么寿啊，爷爷心里难受啊!牛不知口宽， 马不知脸长。爷爷真没用啊，都没让你们和你们的 妈妈吃上一顿像样的饱饭……孩子出生就是炮火硝

烟的，没件像样的衣服 …… (欲流泪) **吴娘娘** (对张百岁)百岁 ……给我枪!

**张百岁** 指导员 …… **吴娘娘** 给我 … …

〔张百岁不知何故给手枪。

**吴娘娘** 把蒙古马蒙上眼睛……牵来!

〔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她的意图，感到惊骇。 **老汽灯** 你要杀马?! … …

吴娘娘 来吧，为了庆祝胜利、贺寿、过节三喜临门，再说你于 端阳同志参加革命30年，勤勤恳恳做后勤保障工 作，是咱们的有功之臣啊，难道不应受到尊重?!

**老汽灯** 不，你这是伤我的心啊。

**吴娘娘** 就这样办……今天大家美美地吃顿饱餐，明天准备 突围!

老汽灯 ……不行!(阻止)我不同意!(颤抖着)这匹马跟你 有多少年了?!啊，谁都知道，有一位女红军在抗日 前线当县长，为了转移当地的群众，和敌人拼了三天

三夜，女县长一马当先，喊着：不怕死的，跟在我的马 后!结果她自己的孩子流产了，她骑的马鞍子上全 是血……为了表彰她的功绩，特委专门奖励了她一 匹戴大红花的蒙古马。后来，蒙古马戴过多少大红 花啊……吴娘娘，这马是你的命换来的呀……现在， 你要生娃了，身体又糟糕，没有马怎么行吗?

**吴娘娘** (含泪)我知道你为了这匹马受的罪，连昨天分给你 的豆子都喂给马了……

**老汽灯** 我愿意 … …

**吴娘娘** 它已经受伤了……它那矫健的腿再也不能飞奔了， 再也不能驰骋疆场了……

**老汽灯** 我还能救它……它能坚持的……

**吴娘娘** 对我来说，它就像我的亲人……所以，我不希望它成 为突围时的累赘，更不希望它成为敌人的俘虏或者 是野狼群的猎物，因为它曾经是一匹战功卓著的马， 它不应该死在敌人的手下……

〔 静 场 。

吴娘娘 我这几天睡不着，为粮食想过很多解决的办法，我想 让你把马牵到老百姓那里去换一只羊，或者换一车 粮食，最差也能换一只鸡……可咱们有50多口子人 啊，咱们那么多的难关都闯过来了，咱们一定要胜利 地走到西安城啊!

〔老汽灯悲哀地摇头，心情矛盾。

**老汽灯** 这……让我怎么跟纵队司令交待呀?

吴娘娘 (无奈地)大叔，现在，我们这群人，这些孩子活着 ……比一匹马更重要!

**老汽灯** (松手哐地扔下枪)……让我走开一会儿行吗?我 一

个人待一会儿 ……

〔他把人们给的红花挂在了战马的脖子上，躲开了这 个场面，走到山坡后面。

〔战马嘶鸣，马蹄声声 …… 〔 切 光 。

〔另一表演区升光。 〔黄昏的驻地。

〔小翠被抬上来。荞荞报告。

**荞** **荞** 队长，小翠昨天受伤，失血太多，对孕妇来说很危险， 需要输血 ……

**陈大蔓** (果断地)来，输我的吧 ……

**荞** **荞** 上路以来，你已经输了两次了……输我的吧! **陈大蔓**你的血型不对，没关系……来吧。

**小** **翠** (虚弱地)不……让我死吧，我受不了 ……

**陈大蔓** 你再也不许说“死”,你没有权利说!

小 翠 陈大蔓，我可能活不到胜利了，让我把心里的话都说 出来，行吗?……李勇说，长征的时候，他负伤，生命 危机时是一个女红军输血救了他一命……我知道， 那个输血的人就是你 ……

**陈大蔓** ……

小 翠 陈大蔓，你是用生命去爱的……所以我嫉妒你，你为 李勇做过那么多，你们有共同的过去，我没有，我总 是怕我在他的生命中显得不重要，我怕失去他!比 起你的爱，我太自私……可为什么?为什么后来你 又离 开了他?是因为你有了郑强还是他伤害了你? 在结婚之前，我问了他很多次，他不愿意说……只说 你被匪徒俘虏过 ……

陈大蔓 (控制自己)请你安静休息……不要说话。 小 翠 让我说出来心里好受……

〔陈大蔓突然发现小翠手里有一块东西。

陈大蔓 这……这是什么?你留着大烟土，你! ……

小 翠 我真太累了，小宝贝来的不是时候，我这个样子给大 家添麻烦……我出发的时候早想好了，我怕万一被

敌人俘虏，死不了活不成的……

〔夺过烟土，陈大蔓激动地责备小翠。

陈大蔓 要说死，我比任何人都想过死，想过多少次!(百感 交集地)是的，我是西路军的女兵……我经历过人类 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杀戮与失败……七千名红军喋血 沙场；六千名将士被俘杀害；三千名伤残红军颠沛流 离……其中仅牺牲的军职将领就达11人，师级将领 33人、团职的指挥员81人； ……我们100多个姐妹 都被马匪野蛮凌辱，经受了人间最难以启齿的苦难 ……当我九死一生回到延安，靠着乞讨找回自己的 “家”之后，我那颗伤痕累累的心还有一线希望，为了 与我所爱的人见面……

小 翠 都怪我，我在那个时候出现了 ……而我不知道你



**陈大蔓** 不，不能怪你，是我对李勇说：你是个独生子，还是找 个纯洁的姑娘吧……

小 翠 为什么李勇要作这样的选择? 陈大蔓 (泪流) ……

小 翠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往自己的心里扎刀子?

**陈大蔓** 遭受太多苦难的西路军，已经学会了不再淌泪，重返 红军已经是我们的万幸——活着回来了!在这个队

伍里哪怕让我从一个士兵做起，再苦再累也毫无怨 言，我知足了。

**小** **翠** 就因为吃了太多的苦，难道你不渴望更多的爱? **陈大蔓** (故意轻松地)这辈子打算独身了。

小 翠 你干嘛躲避男人对你的感情?你不知道郑强那么爱 你?

**陈大蔓** (凄楚地)我不配……我老了 ……

小 翠 不，你那么好看，你的额头像少女一样光洁，青春还 刚开始，激情在你心里燃烧，你才26岁，看见你抱孩 子的目光那么美丽温柔，我想你一定能是个好母亲、 好妻子 ……

陈大蔓 (向往地)是啊，能做母亲是太幸福、太神圣了! 小 翠 等到胜利了，你也快结婚、生娃。

陈大蔓 …… 自从翻过雪山之后，我就……再也不来月经了



〔小翠的灵魂受到深深的震撼。 小 翠 太残酷了 ……

陈大蔓 小翠，死是容易的，活着是伟大的…… 〔小翠含泪点头。

〔两个女人友好地拥抱在一起。 〔另一表演区升光。

〔徐泱与妻子跌跌撞撞摸索着赶路。

徐 泱 (观察地面)看，有马蹄子印，还有骡子毛驴的，这肯

定是孕妇队走过的 ……

**徐泱妻** (高兴)那她们就在不远了?

徐 泱 (四处张望)可能……按说要走的路线没错 ……

徐泱妻 咱的小脚可赶上了骑马的了 ……不知道那几个娃生

146·

了没有?

徐 泱 **(**烦躁地)说了几遍了，预产期还没到，就这两天…… 徐 泱 妻 天躁有雨，人躁有祸。都是你闹的……

[传来了马蹄声，徐泱听见了但是看不清。徐泱妻兴 奋地跳起来挥动头巾，大声地召唤……

**徐泱妻** 嗨……我们在这里!你们慢一点 ……

**徐** **泱** (制止)你瞎咋呼啥?要是碰上敌人就完蛋了。咱连 个枪也没有……

**徐泱妻** 有枪你也瞄不准啊……睁眼瞎子。

〔一阵枪声，传来了马匪的嚎叫声……

**徐** **泱** (观察)糟糕!遇上敌人的骑兵队了!不好，敌人一 定是发现了孕妇队的位置……朝她们冲过去了……

**徐泱妻** 我看见了!山坡上有人……是女人!

徐 泱 (焦急地)天哪，全是女人和孩子，咱们得把敌人引开

……给她们一点转移的时间…… **徐泱妻** 怎么引开?

徐 泱 这叫战术!你不懂，你就跟着我拼命地跑，一边跑一 边唱歌，使劲大声唱……

徐泱妻 唱啥嘛?我不会你们队伍上的歌 …… 徐 泱 那你就唱结婚时给我唱的那个曲儿…… 徐泱妻 好!记住啦! … …

徐 泱 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跑，我喊，你唱!快走! 〔徐泱开始大声地喊叫“嗨呀，—— ”

徐泱妻亮开了嗓子唱： 油灯看我扑亲亲， 我看油灯泪涟涟， 拽只鸿雁捎个信，

拉住清风把话传。

人在世上时间短，

钱在世上挣不完。

不要富贵不要官，

只要亲人常团圆 ……

〔另一表演区升光。

〔机枪叔叔上场报告陈大蔓等人。

**机枪叔叔** 队长!一股烟尘……发现敌人的一队骑兵冲过来 了 ……

**陈大蔓** 战斗分队跟我来，掩护其他孕妇孩子准备突围! 〔战斗分队男人们与秋禾、吴娘娘赶来。

**机枪叔叔** 你看!……黑马队、白马队，全是马刀、手枪…… **陈大蔓** (仇恨地)好! … … 来吧!我等了13年了!

**吴娘娘** 同志们，咱们大家如果不能冲出去，结局是悲惨的



〔女兵们准备突围。

陈大蔓 (传授经验)不要慌，骑兵来了，排枪齐射，如果天黑 看不见，敌人挥动马刀闪出一圈白光，就是目标，开 枪打!

**吴娘娘** 先不许开枪! … … 看!敌人往东追 … …

机枪叔叔 队长! ……怎么有两个人在往东跑?好像是老百 姓?

**陈大蔓** (观察)不，他们在喊叫……唱歌 ……

**吴娘娘** ——好像是故意大声唱的 ……

**荞** **荞** 嗨，是徐泱!徐医官……没错，他跑步的样子就是这 么怪 ……

**机枪叔叔** 敌人追过去了!

**陈大蔓** (明白)他们是有意这么吸引敌人的 …… 机枪叔叔 我去救他 ……

吴娘娘 慢!……只有你一挺机枪，我们不能暴露实力，暂时 不能交火硬拼 ……

〔大家潜伏紧张地观察着，心都悬着。

〔马蹄声，枪声激烈 …… 〔另一表演区升光。

〔徐泱与妻子在跑着引诱敌人。

〔枪声中，他们优美地唱着，跑着，如同奔跑在绿色的 原野上，他们的脸上是舒展的微笑，好像做了一件心 满意足的事情，灵魂得到了净化，然后，他们倒下了



〔唱歌的声音嘎然而止。 〔另一表演区升光。

〔枪声中，所有目睹的人都闭上了眼睛 ……

〔陈大蔓趴不住了，她仿佛看见了13年前河西走廊 的那一幕 ……

**陈大蔓** (抓过枪站起来)战斗分队跟我来!

**吴娘娘** (阻止)陈大蔓，别忘了军首长赋予我们的任务是什 么,是确保孕妇以及婴儿安全走出战场。

**陈大蔓** 我看不下去!就是他们，残害了多少红军姐妹，如今 该死的马家军送上门来了，我们不能错过时机!

**吴娘娘** 你不能为了复仇，牺牲大家的生命! **陈大蔓** 我有复仇的权利，更有成功的把握!

**吴娘娘** 你无权违抗命令，更无权为复仇而葬送整个孕妇队! **陈大蔓** 我看见羊皮筒帽和马刀就发抖 ……

**吴娘娘** (冷峻地压住她的身体，夺下她的枪)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开枪，我宣布：暂时停止陈大蔓战斗指挥 权!

**陈大蔓** (冲动地)你! 〔 切 光 。

**第** **七** **场**

〔突围前夕。

〔明月高挂，黄土高原晴朗而寒冷的夜晚。 〔陈大蔓在风中伫立、沉思。

吴娘娘 机枪班长，你们战斗分队连续十几个晚上都没睡觉 了，现在，所有的男人们好好休息，让孕妇们代替他 们站岗值勤。有战斗力的女兵，也要加入战斗分队， 准备天亮时间突围。

**张百岁** 这 — —

**吴娘娘** 这什么?我们当兵打仗的时候，你还在家里尿炕哪。 **张百岁** 我是说您的身体不方便 … …

**吴娘娘** 没啥关系，夜晚需要的是警惕的眼睛和耳朵。 **张百岁** 现在我怎么能睡得着觉啊，明天要突围。

**吴娘娘** 明天，将是决定大家命运的时刻，全看你们的了! **机枪叔叔·**是 ! 执 行 命 令 !

〔警卫班男人们在避风的地方休息。

〔老汽灯擦汽灯，张百岁、机枪叔叔擦枪，心事重重地 谈话。

**张百岁** 班长，求你啦，好心人，给我个机会嘛。

**老汽灯** 论资排辈也是我老，说什么你得让着你大叔!

**机枪叔叔** 行了，都别争啊抢啊的，班长当然要打头的，这机 枪就听我的话 ……

**老汽灯** 咦，我刚当兵的时候，也是打过硬仗的，突击还是有 经验的!

张百岁 我跟着首长，什么苦仗硬仗没打过?……再说了，首 长说过，要让年纪轻轻的张百岁锻炼一下嘛。不信 你问吴娘娘，首长为啥让我来孕妇队?

**机枪叔叔** 不行就是不行!我是突击组的!听我的指挥。

**老汽灯** (缓和口气)班长，我没家没业，没有牵挂，还是让我 先打!

**张百岁** (对机枪叔叔)你上有老下有小，又是个独生子，我们 家儿子多，让我打吧。

机枪叔叔 (抬手脱衣服，脱下一件小褂子)独生子?咱不能 缩在后头，等打完仗，人家问我，你们护送的那些女

子和娃娃哪，我咋说? **老汽灯** (着急)这个犟头!

机枪叔叔 你们看见咱们前面这座山了?当地人都有顺口 溜：淳化有个土疙瘩，离天只有丈七八。从小，我娘 就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是汉朝汉昭帝为母亲— 钩戈夫人修造的陵墓，是“绣鞋运土”堆积成的……

〔豌豆走来听故事，他们没注意。 **张百岁** 绣花鞋运土?

机枪叔叔 是啊，传说汉昭帝登基之后传令天下为其母亲修 陵墓，不仅动用了大量国库金银，而且修陵墓用的泥 土也格外讲究，因为风水的关系，陵前的泥土不能 动，要从十几里、上百里的地方运来， 一律用筛子筛 成细末再用大锅炒熟，以防止陵墓山长出杂草、酸枣

刺。运土时候怕箩筐不干净，又怕用簸箕端，路远弄 脏了土，所以只有一个办法，用新做的绣花鞋装土。 天下所有的妇女都动员起来了，陵墓修了十年，人们 就用绣花鞋子运了十年。陵墓修好了，后面的土还 是源源不断运来，有的人就倒在运土的路上 ……

**张百岁** 唉呀，真还有这样的大忠大孝啊。

**机枪叔叔** 是啊，娘说为国家出力打仗也就像是“绣鞋运土”, 别怕山高路远……嘱咐我一定要回去看望她，要是 我回不去了，拜托你们把这件衣服带给她老人家，就 说她的儿子还在路上哪!这衣服上的名字，全是咱 们孕妇队生下的小娃娃的名字……我都一个一个记 录下来了，还有十来个要生的，她老人家就有50个 小孙子小孙女了!咱一条命换这么多孩子，值得!

〔大家拿着小褂子百感交集。

机枪叔叔 这上头有已经牺牲的潘团长骨肉——潘中华。我 是潘团长的老部下，为了咱猛虎团长，为了孩子，咱

一定要突围成功! **老汽灯** 对，为潘团长报仇!

〔豌豆听见父亲牺牲的消息，突然呆呆地站立起 ……

三个土豆滚落。

〔秋禾背孩子上场。

秋 禾 班长，我明天也参加你们战斗分队!

**机枪叔叔** 这怎么行?你刚生了娃 — **张百岁** 你有两个娃咧。

**老汽灯** 秋禾，你照顾好自己吧!

**秋** **禾** 有什么关系?我算“有战斗力的同志”嘛。生娃娃的 事情你们不比我明白，我生豌豆的那会儿，就是孩子

落地就打仗……我家死老潘，就怕娇里娇气的女人



豌 豆 (突然哭喊)妈——你不要去打仗!不要去死!不要 去死!

*〔哭声惊动大家，陈大蔓和清明闻讯赶来。*

秋 禾 咿，这孩子怕是做恶梦了吧?

豌 豆 妈——,爸爸已经死了，你要再死了，剩下我和妹妹 怎么办呀?

秋 禾 什么?谁说你爸爸死了?

豌 豆 大家都说——潘团长死了，就瞒着你一个人…… 秋 禾 (环视大家，证实了)哦……

老汽灯 (解释)出发前的事，大家是怕你受刺激，没告诉你



〔被突如其来的消息打懵了，她跌坐在地上，半天才 长出一口气，紧紧怀抱着孩子，含泪看了又看……

秋 禾 (喃喃地)死老潘，你就这么走了，……我还要再给你 生个儿子哪!

〔豌豆上前拿出三个小土豆，讨好的样子。

豌 豆 妈妈……给你—— 秋 禾 土豆?

豌 豆 这是我在路上的一块秋收地里抠出来的，就三个 ……(怯生生地)妈，你可别打我啊，为了抠土豆，夜

里我把爸爸给你买的皮鞋弄丢了…… 秋 禾 (看着土豆)孩子，过来，妈不打你…… 豌 豆 妈——

〔母女俩抱着哭了。

秋禾 孩子，妈妈和叔叔们都不会死的，我们要用战斗赢得

生命，如果我们不拿起枪来战斗，我们只有死亡。如 果不是参加革命，我们这些女子们是最悲惨的 …… (看见土豆)爸爸曾经讲过奶奶的经历，还记得吗?

**豌** **豆** 不 ……

秋 禾 民国18年，发生了大饥荒，中原和西北地区尸骨遍 地，饿死的人很多，最悲惨的是妇女，你奶奶她们被 人贩子装进木头笼子里卖， 一个女子便宜得只值几 个土豆 ……

〔大家看着土豆不语。

豌 豆 妈妈，你吃了吧，吃了有劲儿打敌人……去给爸爸报 仇 !

〔秋禾抱着女孩，不禁泪流。

〔老汽灯揽着豌豆，郑重其事地嘱咐。

**老汽灯** 豌豆，来，背上这个汽灯，从现在开始你是个小战士 了，归你保管!

豌 豆 好吧，爷爷你放心。 〔荞荞急忙来报告。

**荞** **荞** 陈大蔓，快!吴娘娘要早产了。而且发现心脏衰竭

现象 …… **陈大蔓** 怎么回事?

**荞** **荞** 前半夜，她巡视察看了一圈，脸色发白，后半夜就倒 下了 ……

**陈大蔓** 快抬到避风的地方 ……

〔陈大蔓查看抬上舞台一角的吴娘娘。

**陈大蔓** (检查)产妇子宫剧烈收缩，血液循环阻力以及回心 血流量随之增加，由于动脉静脉同时增压，肺循环压 力极度增高，血内含氧量大幅度减少，心脏负担加大

了……糟糕，这些都是徐泱走的时候交待过的临床 症状!

**荞** **荞** 怎么办呀?我不会处理 … …

**吴娘娘** (乞求地)帮帮我!……帮我，保住孩子 …… **清** **明** 你们一定要救救吴大姐 ……

**陈大蔓** 我也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不要慌!各就个位 …… 〔大家注视着陈大蔓。

**陈大蔓** 让我想想……现在只有边学边干了，(摸出一张纸条 念道)第一产程：切勿忽略给镇静剂 ……

**荞** **荞** 有，有准备好的镇静剂——

**陈大蔓** (念)随时检查心脏功能，如果出现问题，应立即采取

半卧位，给氧—— **荞** **荞** 好——给氧!

〔灯光剪影，白布后忙碌的接生，看见人的头和脚。 **清一明** (接过纸条念)第二产程 — - -

**陈大蔓** (询问)第二产程——她好多了!——下一步 ……

清 明 (念)第三产程：当分娩过程中，要用一个沙袋压在产

妇的腹部，防止腹部骤然降压而引起的不测……如 果出血量大，必须立即注射“子宫收缩剂”或者输入 补充血容量的药物 ……

**陈大蔓** (重复着)沙袋——好了，很好 ……

〔她与荞荞按照指示做的重复声音—— 〔 光 暗 。

〔另一表演区。

〔警卫班的男人警惕地注视着敌人出现的方向 …… **机枪叔叔** 同志们，咱们的姐妹在生娃啊，咱们一定要坚持! **陈大蔓** 好了，孩子的身体要出来了……真是一道生命险关!

**荞** **荞** 好了，太好了!

清 明 (惊讶)天哪，没有军医的情况下，为难产的人、被宣 布不能生孩子的人接生，这简直是奇迹，不可思议



**陈大蔓** 是徐泱的“留言”纸条帮助了我，挽救了吴娘娘的生 命。

**荞** **荞** 是老天爷对咱们发了慈悲 ……

〔陈大蔓与荞荞激动地拥抱。

〔婴儿的哭声显得并不强壮有力。 〔一缕阳光透过山峰，泄满山谷。

**吴娘娘** (吃力地)天就要亮了 ……我这个孩子来的真是危险 啊……

**陈大蔓** 不，她来的真是时候，天亮了，她睁开眼睛看见的是 明亮的太阳，小宝贝就叫“明华”吧!

**吴娘娘** 好!明华——纵队司令一定会喜欢这个名字的。我 们又胜利了 ……

**清** **明** (感动地)吴大姐，你真是个坚强的女人，世界上还有 什么东西能打败你?!

吴娘娘 (动情感慨地)不，清明，你别以为，世界上真有什么 钢铁铸造的人，所有的人都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 ——血与肉!

〔吴娘娘拿出那支手枪，递归了陈大蔓。

**吴娘娘** 陈大蔓，开始突围，应该恢复你的战斗指挥权了，还 给你，你的武器……

陈大蔓 (大彻大悟地)吴大姐，刚才，不仅是你站在生与死的 门槛上，我的心灵也是在血泊中升华，我憎恨死亡， 生命的诞生太美好、太悲壮了。今后，我不会作无谓

的牺牲了，我应该知道，我的手就是战斗的武器啊， 我要用这个武器与死亡斗争，好好接生每个孩子，我 的心灵肉体就是一副铠甲，好好保护每一个姐妹和 娃娃!

〔两人紧紧握手。 〔 切 光 。

〔紧接前场。令人不安的马蹄声，激烈的枪炮声 …… 〔警卫班在顽强战斗。

〔大树后，张百岁在射击，他喊：快来增援，敌人的白 马队、黑马队冲上来了!

〔荞荞跑来趴在他身边。 **荞** **荞** 我来了!

**张百岁** 你怎么到战斗分队?

**荞** **荞** 凡是产后的女人都参加战斗，何况我哪?陈大蔓组 织产妇从东面撤，让我来支援你们 ……

**张百岁** 你会打枪吗? **荞** **荞** 会一点儿。

**张百岁** 你杀过人吗? **荞** **荞** 没 有 。

**张百岁** 是啊，杀人的事情不属于你。你的手是女神的手，你 的心是菩萨的心，专门接生孩子的。你还是快走吧!

**荞** **荞** 瞄准——我怎么老心慌，你枪打的真准啊 ……

**张百岁** 把头埋下去! ……有你在我身边，我打得不准 了 ! 打死你们这些坏蛋。荞荞，你走开!你快

撤! 荞 荞 不 !

〔另一表演区升光。

[小翠肚子剧烈疼痛，宫缩的疼痛使得她身体都扭曲 了，走也走不动……

〔敌情紧急，枪炮声中，不可能躺下生育，众人将她托 举在肩膀上的一块白布上 ……

小 翠 噢……扔下我!你们快跑!清明姐姐……

**清** **明** 翠儿，你一定要挺住啊。

**陈大蔓** 胡说!扔下你?……小翠，你要坚持 …… 〔大家拉着她的四肢奔跑着。

**清** **明** (给她擦汗，鼓励)挺住，小翠，咱们还要一块回老家 哪 。

〔另一表演区，战斗分队打得异常激烈——悲壮的死 亡 。

机枪叔叔 弟兄们，咱们的姐妹在生娃娃，不能让敌人前进一 步 !

**老汽灯** 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

**张百岁** 狗日的，让你猖狂……你们别想走近一步! 〔炮火中，张百岁突然倒下了。

**机枪叔叔** 咱一条命能换十几个孩子，值得!我的兄弟们，为 了这些母亲，为了孩子们，冲啊!—

〔老汽灯与机枪叔叔在拼搏中先后倒下了 ……

**荞** **荞** 张 百 岁 ， 给 我 手 榴 弹 ! ( 发 现 他 不 动 了 ) 张 百

岁!—— 百岁——

〔荞荞摸他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张百岁年轻的脸 庞在阳光下明亮有弹性，眼睛瞪着前方，看着远处



〔荞荞拿起了那枪拼命打……她好像是打中了，然 后，她放下枪，抱起了男友的尸体，轻轻吻了他

荞 荞 (对张百岁)百岁，我杀人了!我打死了杀人的人! 〔另一表演区。 ——艰难的诞生。

〔突围中，即将生产的小翠，众人将女人高举着，边跑 边分娩，以世界罕见的残酷方式生孩子—

**陈大蔓** 小翠，坚持!翻过这个山头，李勇的大部队就来接应 我们了!

小 翠 (呻吟着)噢……我的身体往下沉，什么也抓不住了



**清** **明** 翠儿，你要是疼就攥着我!

小 翠 李勇——我能忍受，我什么都能忍!……我要孩子! 我要活着 ……

**陈大蔓** 小翠，你要是很疼，你就大声地喊吧! **小** **翠** 不，这样会引来敌人的 ……

**陈大蔓** 喊吧，枪炮声可以为你伴奏。喊吧……这样可能减 轻你的痛苦。

〔小翠没有喊出来，她已经变得坚强，她与死神搏斗， 颤抖着 ……

〔然而，奔跑中所有的女人都发出了呐喊，这喊叫声 惊心动魄。

〔一道阳光使得她们被五彩缤纷的光辉沐浴了，覆盖 着……

〔陈大蔓的双手高举着、沾满了血液，掌心里捧着一 团热呼呼的血肉——孕妇队最后诞生的一个鲜活的 小生命。

〔她们这个远征部落朝圣般执著地奔赴，就是为了这 圣洁的生命。

〔 切 光 。

〔尾声。1949年秋天。

〔归队仪式。纵队司令、李勇、郑强等首长在等待

**纵队司令** 同志们，我们这支英雄部队，在包括陕、甘、宁、青、 新疆在内的面积达到32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而贫瘠 的中国西北，以极少的兵力和极大的主动性，完成了 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现在，我们 要继续追击敌人，解放全中国!

〔当陈大蔓带领着这支拖儿带女、军容实在算不上严 整的特殊“部落”出现的时候，男人的心灵被震撼着。 〔他们看见豌豆背着老汽灯、秋禾背着机枪、荞荞背 着张百岁的枪、清明手臂受伤、吴娘娘头部包扎着、 冬梅头发极短、陈大蔓步履踉跄着走向前报告 ……

陈大蔓 (激动地)纵队司令同志，孕妇队队长陈大蔓向您报 告：离别主力9个月的孕妇队经过冬、春、夏三个季 节，行程上千里，已经安全完成任务，现在申请归 队!——警卫班宋大山、张百岁、老汽灯和徐泱、孙 小翠等13名战士壮烈牺牲! … …

〔女兵们敬礼，豌豆也如同战士一般地敬礼。

纵队司令 (严肃地命令)入列! — — 你们是走出硝烟的女 神!(对部队)向光荣的母亲们鸣枪致敬!向忠诚的 烈士们致哀!

〔震耳欲聋的枪声如同礼炮，使得回归主力的母亲们 怦然心动，热泪盈眶。

〔枪声惊动了身上的孩子们，他们张开大嘴，毫无顾

忌地啼哭起来了 ……

〔所有的人都簇拥在孩子们身边，亲人团聚，寻找自 己的孩子。李勇看着陈大蔓抱着自己的新生儿，百 感交集 ……

**纵队司令** 好!真是奇迹啊，- 欢迎你把最年轻、最具有生 命力的队伍，带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列之中! 他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

〔郑强握着陈大蔓的手，打量成熟而又饱受磨难的 她 。

郑 强 (深切地)陈大蔓，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即将在华夏大 地上诞生了! … …

**陈大蔓** 是啊，我活着……我们活着!……牺牲与诞生，都要 永远写在烈士的墓志铭上!

〔陈大蔓把血染的队旗展开，吴娘娘拿出那件记录孩 子名字的小褂子。

〔陈大蔓的画外音：我们将永远记住你们忍受过饥饿 和寒冷，记住你们承担的创伤和牺牲，记住你们的 爱、信念以及未唱完的歌……

〔孩子们的声音变成了天宇间传出的稚嫩的童声合 唱-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 进!前进，进!”

〔 剧 终 。

**重返双桥**

方洪友

方洪友，男，当代剧作家。江苏沭阳县人。1963年毕业 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任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创作 室主任，系中国剧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一级编剧、享受国 务院津贴专家。第一部上演的剧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的话 剧《峥嵘岁月》。《方洪友剧作选》(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中 收入《不能这样生活》、《幸运女神》、《胡同里的月光》、《人和 自己的影子》等作品。近年的影视作品有：电影《夏之雨，冬 之梦》(长影拍摄)等，20集电视连续剧《双桥故事》(获中宣部 “五个一工程”奖)等。大型儿童滑稽戏《一二三，起步走》获 文化部文华大奖，个人获第七届文华剧作奖。

人 物

阿云女，40岁，船娘，曾是绣娘。 谷雨 女，20岁，绣娘，阿云之女。

林新吾 男，45岁，画家，侨居日本，董事长。 原秋子 女，39岁，日方总经理，林新吾之妻。 郑 唯 男，25岁，绣品设计师。

好 婆 女，70岁，老绣娘，林新吾婶娘。 宛若仙 女，42岁，艺人。

林沧海男，19岁，林新吾与原秋子之子。

**时** **间：**九十年代初。 **地** **点：江** **南** **。**

**第** **一** **幕**

〔在琵琶声中幕启。 〔深沉的老吴歌：

蚕吐丝呀丝连成线， 丝线穿进绣针眼；

绣进情呀绣进了魂， 江南绣娘十指尖。

〔台前有 一 道帘子。帘上是 一 幅刺绣的蓝图。 一 看 就是那首唐诗“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意境：街 河、河房、石桥、小巷；河畔是洗衣的女人，河上有缓 缓而行的小船，窗内见绣娘在刺绣，茶楼传出江南丝 弦；水清、树青，春风又绿江南岸……

〔台口。女艺人宛若仙在弹琵琶，琴声激越。她40 多岁，风韵犹存，热情爽直。

〔帘内。谷雨坐在绷架前刺绣，绣的是幅长卷。她20 岁，清秀温雅，天生丽质。

谷 雨 (心神不安，忽然刺了手指)哎呀

**宛** **若** **仙** (一惊)谷雨!怎么啦?(抬指，弦断，也不由自主地) 啊 — —

**谷** **雨** **宛姨?**

**宛若仙** … … 弦断了 一 根。你刺了手了?这可是从没有的 事。谷雨，今儿你怎么啦?

谷 雨 (心乱地)宛姨，我 …… (突然垂首哭泣) 宛若仙 谷雨?(起身向里)

〔帘子卷起。

〔舞台分为两个演区， 一侧是女艺人宛若仙家的堂 屋。陈设清雅简朴，家具是旧红木的，香案上供着一 盆水仙，墙上挂着琵琶、三弦、笛子。一边摆着绷架、 丝线、坯绸等刺绣用品。有窗，窗外临河。一侧是院 子，院外是小街。

〔有三个门：正面偏左是进出的，通院子；右通主人卧

室；左通谷雨暂住的房间。 〔谷雨伏在临窗绷架前。

**宛若仙** (走近谷雨，担心地)谷雨?你……有心事? **谷** **雨** (烦躁地)宛姨!我不绣了!

**宛若仙** (惊)谷雨?(替她擦去手指上的血)你别这样。来， 歇一会儿。

**谷** **雨** 我真的不想绣了!心里烦死了!

**宛若仙**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和郑唯闹别扭了? **谷** **雨** (迸发出)宛姨，我可能不做刺绣了!

**宛若仙** (诧异)哦?不做刺绣做什么?

**谷** **雨** 郑唯说随便做什么都比刺绣强，一针一线，一件绣品 一绣几个月甚至几年，廉价劳动。假如我去当公关

小姐什么的，又轻松又赚钱。 **宛若仙** 你也这么想?

**谷** **雨** 我不知道。我喜欢绣花，除了这个不会别的。可郑 唯说得也有道理，这样成年累月坐在绷架前，转眼黑

头发变白，脸上爬满皱纹。所以，我心里挺矛盾的。

宛若仙 这事，得听听你妈的意见。她从小教会你刺绣，把你

送到县城来托付给我，心思可全在你身上。瞧你这 幅《枕河人家》长卷绣得多好!你妈要是看到了，还 不知怎么高兴呢!

谷 雨 可我妈并不乐意我绣这幅长卷。她过去有一幅长 卷，我小时候见过，后来她收起来了，连我看一眼都 不让。

宛若仙 (略有所动)哦?为什么? 谷 雨 不知道 … …

宛若仙 大概是这种长卷太难绣了。不过，你这幅绣得还真 不错。连郑唯不也说好?他是行家。

谷 雨 (忍不住地)郑唯，他也不想再在绣品厂干设计了! 宛若仙 怎么?

谷 雨 他说这样描描画画一辈子，没出息，要趁年轻去谋点 大事情，去当管理人员，不然得一辈子在人家手下。

宛若仙 (又一惊)哦?今天是星期天，你约他中午来吃饭， 一 起谈谈。

谷 雨 他去双桥了。

宛若仙 上那儿做什么?

谷 雨 他说双桥那儿乡镇企业发达，外资企业多，他去探探 路子。

宛若仙 谷雨!这件事，不忙定，得听听你妈的意见。你先安 下心来绣这幅长卷。来，我在旁边给你弹琵琶，你不 是说一边听我弹琵琶一边绣，就针下有神吗?(坐到 一边弹)

谷 雨 (拿起针，心不在焉，又刺了手)啊——

**宛若仙** (吃惊地)谷雨?

〔郑唯兴冲冲跑上。他20多岁，精明灵活，小有心 计，时常流露出自负和浮躁。

郑 唯 谷雨!好消息!好消息!(对宛若仙)宛阿姨!

宛若仙 什么好消息?是不是你们要改行了? 郑 唯 不不，不是改行，是换一个地方!

谷 雨 上哪? 郑 唯 双 桥 。

宛若仙 双桥?

郑 唯 双桥有一家日商绣品厂，产品直销海外。他们正需 要像我这样懂技术的管理人才、像谷雨这样优秀的 刺绣能手。我带了几件绣品去，他们看了爱不释手， 尤其是你双面乱针绣的人物肖像，总经理说是第一 流的!

谷 雨 真的?

郑 唯 是的。我见到了总经理原秋子太太和她的儿子。董 事长就是她的先生，听说很快也要到中国来。

宛若仙 这么说已经定下来了?

郑 唯 初步谈定了，他们要我再送些设计材料。我想把你 正绣的这幅《枕河人家》也拿去。

谷 雨 (高兴)我还继续做刺绣?

郑 唯 当然了，用不着改行，只不过你这双手的价值不一样 了。其实，做什么活儿，在哪儿做，都是次要的，现在 是市场经济，职业只不过是获取利益的手段，重要的 是看在哪儿有利。在外资厂，你绣一件产品，工钱顶 这儿一个月的!---

**谷** **雨** **这么多?**

郑 唯 宛阿姨，你说好不好?

宛若仙 挣钱多当然好，就怕日本人管的厂子一定很严，很 累。

谷 雨 累点儿我不怕。

郑 唯 主要是我们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位置。这些天来 我不知动了多少心思，终于在双桥找到了出路。宛 阿姨，这不值得庆贺吗?

宛若仙 值得。中午你在这儿吃饭，咱们好好谈谈。

郑 唯 我先回厂里一趟。对了，我还打听到双桥有个老绣 娘叫好婆，有一手绝活，你去了可以拜她为师。(匆 匆下)

〔宛若仙和谷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心情波动， 出现短暂停顿。

谷 雨 宛姨?

宛若仙 (沉静地)谷雨，这事虽好，可我看，还得等你妈同意 了再定。我这就请水上运输公司的人传话给她。

谷 雨 好 。

**宛若仙** 我去弄菜。(出门进院子)

〔谷雨坐到绷架前，仍心神不定。

〔窗外传来水上机动船靠岸的声音。不一会窗下传 来问话声：“若仙?若仙!有人吗?”

谷 雨 (闻声跳起，扑向临河的窗子)妈?!妈!(返身喊着) 宛姨!宛姨!我妈来了!(跑进院子)妈 — — (冲出 去)

〔门外一阵说话声。宛若仙和谷雨陪阿云进院子。

〔阿云，40岁，朴实端庄，由于饱经风霜，面色黝黑，但 眉眼轮廓、行动举止仍显出当年的丽质，艰辛的岁月

使她有着不同于一般女子的成熟和坚韧。

谷 雨 宛姨刚才还在念叨你呢，你就神仙一样从天而降!

**阿** **云** 又说话没谱了，妈是搭运输队快艇来的。(对宛若 仙)没演出?

**宛若仙** 下乡年轻的去了，老的留在家，偶尔给企业机关演两

场，像唱堂会似的。 〔三人进堂屋。

阿 云 (注视谷雨的绷架)这是谷雨绣的? 谷 雨 怎么样?(小心地)好不好?

阿 云 (摇头)乱针绣讲究神韵，尤其这种长卷 ……

宛若仙 我看她绣得不错，人多活，连树叶的芽都绣出来了! 阿 云 你自己勾的画稿?

谷 雨 我看过你的那幅长卷，默记的，又让郑唯帮我勾了一

遍 。

阿 云 (一颤，岔开)我那幅是老早的 ……

宛若仙 (递茶)你喝杯茶。谷雨，上街再买点熟菜。 谷 雨 哎。(跑下)

阿 云 若仙，别张罗，我还得赶回去。我突然来，是想和你 商量一件事。

**宛若仙** 什么事?

**阿** **云** 我想和谷雨爸搬到县城来住。

**宛若仙** 那好啊，早该结束船上的流浪生活了。

**阿** **云** 她爸身体不行了，不能再在船上。运输队也同意我 们找房子定居。

**宛若仙** 好，我这就给你找房子。

**阿** **云** 又给你添麻烦了，谷雨这两年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宛若仙** 哪儿的话!同是天涯沦落人!你说巧不巧，我正准

·备托人捎信儿叫你赶快来一趟呢! **阿** **云** (敏感地)怎么?是谷雨 ……

**宛若仙** 不，谷雨很好。是有事和你商量。 **阿** **云** (仍不放心)什么事?

**宛若仙** 谷雨要跟郑唯一起离开县绣品厂了。 **阿** **云** 什么?不做刺绣了?

**宛若仙** 不，还是刺绣。只是到双桥一家日商的厂。 **阿** **云** ( 一 惊)双桥?

**宛** **若** **仙** 是的，双桥是有名的刺绣之乡，家家会刺绣，绣品远 销国外。

**阿** **云** (心情沉重地)双桥……

**宛若仙** 离县城不远。郑唯刚从那儿回来。说工资比现在要 高出好几倍。我说要等你来决定。

**阿** **云** (犹豫地)让我……想一想。

**宛若仙** 你歇一会儿。我去厨房。(进院子)

〔郑唯高兴地上。 郑 唯 (对阿云)沈姆妈。

**阿** **云** 听说你和谷雨要去双桥的外资厂?

郑 唯 是的，那儿工资待遇高，厂方又极重视技术，我们肯 定有发展前途。

阿 云 外国人办厂规矩多，哪一天若是不要你们了怎么办? 郑 唯 不会的。有本事的人他们是不会轻易放的。总经理 我已经见过了，是个女的，董事长是他丈夫，听说原

先是个画家。 **阿** **云** 画家?

郑 唯 他是个中国人，在上海读书，后来去了日本。据说他 对刺绣很有研究，对刺绣之乡双桥很熟悉，可能过去

还到过双桥，不然不会跑这么远在双桥开一个厂的。 **阿** **云** 他叫什么名字?

**郑** **唯** 姓林，叫林新吾。

**阿** **云** (一惊)姓林?林新吾? **郑** **唯** 是的。中国名字。

阿 云 林新吾……还有别的名字吗?

郑 唯 没听说。沈姆妈，你怎么啦?你听说过他?

阿 云 不不，我……是路上累了。哦，你再说，他，他到过双 桥?

**郑** **唯** 那还是他在上海读书的时候，这都是他夫人说的。 **阿** **云** 他夫人 ……

郑 唯 对，叫原秋子，她是地道的日本人，她家在日本大概 挺有地位。

阿 云 她的丈夫……董事长……你也见到了?

郑 唯 还没有。听说快来了。 阿 云 多大年纪?

郑 唯 谁?总经理大概四十左右吧。 阿 云 她先生呢?

**郑** **唯** 哟，这我倒没听说。不过他们的儿子我见到了，叫林 沧海，看样子比我小几岁，对人一本正经，笑都不会

笑，中国话说得还可以。 阿 云 他儿子……

郑 唯 (惊诧地望着阿云)是啊……

〔宛若仙在外面喊：“郑唯，来轧螺蛳。” 〔郑唯下。

阿 云 (喃喃)双桥……姓林……林新吾……董事长 … … 总 经理 … … (惶恐地颤抖)

〔谷雨回来，将菜放在桌上。 谷 雨 妈，你喜欢吃的素烧鹅。

阿 云 (心神不定)哦哦。

谷 雨 还有猪耳朵，郑唯爱吃。

阿 云 (断然地)谷雨!妈想好了，双桥，你不要去。

谷 雨 (吃惊)啊?妈?这是为什么? 阿 云 不为什么。妈不同意你去。

谷 雨 可，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阿 云 妈不想让你去……那个地方。

〔郑唯从门外端一盆螺蛳进来，听罢失手把螺蛳洒了 一地。阿云、谷雨惊。宛若仙闻声进。

郑 唯 那地方为什么不能去?就因为是外资厂?是日本

人?

阿 云 ( 摇头)这，这…… 谷 雨 (急)妈?

阿 云 (执拗地)就这样，你不要问了 …… (晕眩) 谷 雨 (过去扶阿云，担心地)妈?

宛若仙 (缓和地)你妈不舒服，你爸爸病了 …… 谷 雨 (一惊，向阿云)妈，爸怎么啦?

宛若仙 他病了，你妈正准备接他来县里住。 谷 雨 妈 ?

宛若仙 (对郑唯)去双桥的事，你们再等一等，过两天再说 吧。

郑 唯 人家在等着我呢!(为难地走向一边) 〔阿云听了一怔。

宛若仙 (拾螺蛳)好了，这事都先不去想它了，你们去端菜。 〔谷雨、郑唯下。

宛若仙 阿云，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你过去是个 绣娘，后来不绣了，到船上生活，可是你教谷雨绣，说 明你的心里放不下刺绣。照你的意思，我托人让谷 雨进了绣品厂，谁都夸她的手艺好。现在，有了一个 更好的去处，你却不同意。别说孩子们想不通，我也 弄不懂。到底是为什么呀?

阿 云 宛姐，你不要问了，我心里……乱。

**宛若仙** 你心里一定有什么疙瘩，对孩子们不好讲，难道对我 也……瞒着?我们十几年来，亲如姐妹，有什么不能 对我说的么?

阿 云 (烦乱)宛姐……我曾下决心，永远不再刺绣!你知 道，为刺绣我死过两次，我不想在心里——再死一次 …… (哭出)

**宛若仙** (为难，同情地)哦，哦……阿云，别……我知道你心

里有难言之苦，那就别说了…… **阿** **云** 宛姐，我有点儿累，头疼……

**宛若仙** 哦，那你到我房里歇一会儿。(扶阿云) **阿** **云** (欲语又止)宛姐，我 ……

宛若仙 阿云，我们都是过来人，谁没有辛酸的往事?过去再 苦，都过去了。现在这么开放，又是市场经济，孩子 们自然都想施展一番，去争个好前程。他们应该有 他们的天地。要知道，谷雨是个很有出息的绣娘，她 喜欢绣，又绣得好，还只有二十岁……不让她朝这方 面发展，你忍心吗?我们做长辈的，不能因为自己心 里有什么伤痛而去阻碍孩子，相反，我们应当帮他们 一把。如果我们还有什么没如愿的事，那让下一辈 人去做完它!

阿 云 (一震)宛姐!你让我再想想 …… (进屋) 〔宛若仙收拾桌子。

〔谷雨和郑唯端菜上。郑唯一脸不高兴，谷雨为难。 谷 雨 (对郑唯)要不，你一个人先去，我……

郑 唯 你不去，我也不会去的。你再去求求你妈，这是一次

多难得的机会呀!我不明白——

谷 雨 (央求地)郑唯，你不要说了，妈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 人。(拉开郑唯)她不愿提双桥，不叫我们去双桥，一

定有她的难处。你就不要追问她了。 郑 唯 凡事总有个道理嘛!

谷 雨 不，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妈一定是为了 我好。她这一辈子太难了。郑唯，你原谅我这一次 吧 ……

郑 唯 (恼火)唉!(欲走) 谷 雨 (惊)郑唯?

宛若仙 郑唯!

〔郑唯停住。 〔 停 顿 。

阿 云 (出来)谷雨……(招谷雨过去，下决心地)妈想好了，

(费力地)妈决定……不拦你们，你—去吧! 谷 雨 (惊恐)妈?

阿 云 (严肃地)不过你要答应妈两条—— 谷 雨 (惶恐)妈?什么?

阿 云 第一，既然认定了要做刺绣这活儿，就一定要做出样 子来。刺绣，不只是会拿针穿线就行的，它要用整个

心去学!

谷 雨 我记住了。

阿云 第二，(艰难地)在双桥任何人面前不准提你妈，更不 要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

谷 雨 这 —

阿 云 你一定要答应我。

谷 雨 (心绪纷杂)妈!我 — — 答应!(扑到阿云怀中) 〔郑唯、宛若仙诧异地望着阿云。

〔河中轮船汽笛一声长鸣：“呜—— ” 〔老吴歌起。

〔幕落。

**第** **二** **幕**

〔两个月后。双桥镇。

〔这个镇离县城和苏州不远。这 一 带素以生产丝绸 闻名，尤其是刺绣艺术，堪称江南一绝，有“刺绣之 乡”的美称。

〔好婆家。这是带阁楼的木板房。已经相当古老破 旧。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和实用的生活用品。右侧 有一个旧梯子，是上小阁楼用的，也已破损，看来很 久无人上下了。阁楼上堆放着杂物。屋外是个院 子，荒草丛生，有竹篱笆围着，已无门。

〔台上分为三个空间：屋外院子、小阁楼和堂屋。堂 屋有两个小门通里室。

〔幕启时，好婆端坐在织机前。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 盲人，衣着虽旧却整整齐齐；人很衰老可头发梳得干 干净净。她坐着，安详、熟练地织着坯布，用这单调 的、不变的节奏打发着最后的岁月。

〔郑唯引谷雨上。他们来到竹篱笆院中。

郑 唯 (打量着)好像这家就是。竹篱笆，没门；小院子，很

荒凉；一座小木房，带阁楼。对，应该是这家! 谷 雨 听说好婆眼睛早就瞎了，怎么跟她学?

郑 唯 可以请她说。总可以从她嘴里听到许多有用处的东

西。你听，没眼睛还能织布。这种人有经验着呢! 谷 雨 她要是不肯教呢?

郑 唯 不会吧?难道这还牵涉到什么知识产权?对了，我 们俩的事你还没对你妈说吧?

谷 雨 大概宛姨对她说过。

郑 唯 她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谷 雨 没听她说。

郑 唯 (进屋)这里是好婆家吗?

好 婆 谁啊?进来吧，门没关。(并不停，继续织)

郑 唯 我们是镇上新开的外资绣品厂的。听说您老人家过 去是双桥有名的绣娘……

谷 雨 想向您老人家讨教刺绣技术。

好 婆 (木然地)向我讨教什么技术，我是个瞎子!我不会， 你们找错人了!

郑 唯 好婆!她叫谷雨，是个刺绣能手，会绣乱针双面绣， 小有名气呢!(捅捅谷雨)

谷 雨 (上前)好婆!(真诚地蹲到好婆面前，双手抚在她膝 上)

好 婆 (停住，一把抓起谷雨的手)是一双巧手，可惜还嫌浮 躁。

郑 唯 (急迫地)那就让她拜您为师。据说乱针绣是您的绝 活。(又拉谷雨)

谷 雨 是，是的，您能收我做……徒弟么?

好 婆 (松开谷雨手，愠怒)什么师傅徒弟的!我眼睛瞎了 这么多年了，你们找别人去!(又织)

郑 唯 (不放松地)好婆，您看不见，就用嘴讲。您过去的经

验是最宝贵的财富，总该传给后人吧!听说，当年您 曾有一个最得意的徒弟，您就教过她许多绝技。

好 婆 (突然停住，激动起来)谁说的!我没有这样一个徒 弟!

郑 唯 (顶真地)您有，她叫秀女，您最喜欢她，镇上老人说 的 。

好 婆 (怒)胡说!(嗫嚅)那个没良心的 …… 谷 雨 (胆怯，拉郑唯)郑唯，别……

郑 唯 (不顾)是的，听说早就死了，那不是文化大革命嘛! 今天，改革开放了，您老人家应该思想解放点儿—

好 婆 (发火)你少来教训我!都给我走!我什么也记不得 了!

谷 雨 好婆，对不起，打搅您了……

郑 唯 (仍纠缠不放)那您总保存着一些过去的绣品吧，能 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么?比如您收藏的从前的绣品， 还有您绣的——

好 婆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有也早在破四旧时烧掉 了!

郑 唯 您有一幅最珍贵的长卷，是和您徒弟秀女合绣的，从 不肯拿出来……

好 婆 (震惊)你从哪儿听来这些?我没跟她合绣过什么长 卷!

郑 唯 好婆，我们是真心来向您求教的。如果有的话，拿出 来我们看一眼，只看一眼，我们保证——

好 婆 (坚决地)没有!没有!(伤心地)我什么都没有了

……(垂首，双手无力地抚在织机上) 谷 雨 好婆，我们惹您生气了……

好 婆 你们走吧。我累了，要去睡了 …… (站起) 谷 雨 (上去扶)好婆，我送您。

好 婆 不用。我自己行。

谷 雨 好婆，您一个人，眼睛又看不见，谁照顾您? 好 婆 我心里看得见就行。(走向卧室)

〔郑唯在她们说话的时候，走到木梯旁，望望上面的 阁楼，悄悄爬上去。

好 婆 (察觉，停住，高声地)你要做什么?!给我出去!滚 出去!

郑 唯 (无奈，迅速地打量一眼阁楼，然后悄悄下来)我什么 也没做。(对谷雨)走。

谷 雨 (对好婆)好婆，打搅您了，转天我再来看您。我就在 镇上绣品厂做活。我们走了。

〔谷雨拉郑唯出屋。好婆听听动静，转身撩开门帘进 卧室。

〔 院 中 。

郑 唯 (气咻咻地)这个怪老太婆!太不讲理了!

谷 雨 我们这样来，是有点冒失。她上了年纪不愿提过去 的事就算了，不能逼人家说。

郑 唯 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想看看过去的构图，让她 讲点儿乱针绣的经验罢了 ……

谷 雨 那也得慢慢来，她今天心情不好……

郑 唯 我们好心好意，却碰了一鼻子灰!也许她真的什么 也没有，什么也说不出。那个小阁楼有什么稀奇的，

又脏又黑，什么也看不见 …… 〔他们正出院门，迎面林新吾上。

〔林新吾，45岁，蓄着短须，穿一件风衣，有着艺术家

的风度，表情深沉，体态微胖。

**林新吾** 你们……(打量谷雨，一惊)你…… **谷** **雨** 哦，我们是来看望好婆的……

**林新吾** 你们是她……什么人?

**谷** **雨** 我们是镇上外资绣品厂的，想来向好婆请教刺绣技 术……她——睡了 ……

**林新吾** 哦，我也是来看望好婆的。(又打量谷雨) **郑** **唯** 再见!(拉谷雨下)

〔林新吾推门进屋，见无人，没出声，打量屋子，情不 自禁地抚摸着桌、凳、灶、墙……他看到了那个小木 梯，不由自主地登上梯子，上了阁楼。

〔阁楼依旧，布满了灰尘。中央支着一个画架，上面 蒙着一块布。他一见，扑过去，扯下布：上面是一幅 没画完的油画，画面已破裂，画上是一个少女的半身 像。他双手哆嗦着拿起画像，泪眼模糊，久久地看 着。

**林新吾** (不可自抑地)秀女 ……

〔他耳边仿佛响起了秀女的应声，响起了当年他和秀 女的对话。

**秀女声** (惊醒)我这是在哪里?怎么会在这儿 … …

**林新吾** (回答冥冥中的问话)秀女，别怕，是我，林寒。这是 好婆家的小阁楼。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今天又回双

桥来了……你不该寻短见 …… **秀女声** (哭泣)哦 … …

**林新吾** 秀女别哭啊，你能活过来是天大的喜事啊! **秀女声** 没有用的……他们还会找到我 ……

**林新吾** 不用怕!我马上去告诉好婆!

**秀女声** 不，不要让好婆知道。你不是要替我画像吗?现在

就画吧，你看，天快亮了，可以画了。 **林新吾** 画像的事再说，我们要重新安排。

**秀女声** 你画一张像要多少天? **林新吾** 这 ……三天吧。

**秀女声** 那好，今天算第一天。我们开始吧，我是坐着还是站 着?

**林新吾** (犹豫)秀女 … …

**秀女声** 你不是说大学里还专门雇真人给你们照着画?对， 叫模特儿。那就让我给你当一回吧。也算是对你的 ……报答。能有人这样给我画一张像，我已经够满

足的了 …… 〔沉默。

〔林新吾走到旧画架前，放回画像，不觉抬起手 — 他仿佛又继续在画架前作画。

**秀女声** 今天你下去吃饭的时候，我看了你的画。 **林新吾** 我画得怎么样?

**秀女声** 像我，又不全像。

林新吾 画画，追求神似，特别是眼神。这跟你刺绣一样，只 不过我用笔，你用针，都是把心里的感受变成光线和 色彩。所以我看你的乱针绣，看似乱，实则针针有道 理。

**秀女声** 对，多一针嫌繁，少一针就不足。我跟好婆合绣的那 幅长卷，我没能绣完……真想绣啊!

**林新吾** 那一定是一幅最好的作品，“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 河……"来日方长，以后你把它绣完!

**秀女声** (困惑)以后?(沉默)你还有多少没画完?

**林新吾** 快了。我画好了，你绣出来。

〔沉寂。林新吾仿佛又回到了最动情的时刻，他扑向 那 张 旧 床 —

**秀女声** (激动地含泪)啊，林寒 … …

**林新吾** (无限温情地)秀女 … … 我多幸福啊!(突然地)秀 女!我们还是一块儿逃走，马上就走!现在，我们分 不开了!我不能没有你了!

**秀女声** 不，林寒，能有这三天，能有这一夜，我，心满意足了 ……天快要亮了，今天是谷雨吧?

**林新吾** 对，谷雨，好时节……

**秀女声** 你会记住……这一夜么?

**林新吾**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 (突然又激烈地)秀女!我们 要 —

**秀女声** (劝慰地)轻点，轻点，林寒，安静一会儿，你睡一会儿

吧，睡吧…… 〔老吴歌飘来。

〔林新吾轻轻地伏到床上。

[沉寂下来，秀女声音消失了。

〔阁楼光线暗下来。乌云飘过，雷声隐隐。

**林新吾** (仍沉浸在回忆中，又突然跳起大叫一声)秀 —

〔阁楼上毫无反应。林新吾回到现实中。他怅然若 失，无限眷恋地捧起那张画像，慢慢回身，下楼，走到 堂屋中间。

〔好婆闻声在卧室厉声地问：“外面是谁?” **林新吾** ( 一 惊)好婆?是我呀!

**好** **婆** (出来)你是谁?

**林新吾** 我是林寒呀!我回来了，看你来了!

好 婆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还知道来看我!(忿忿地)我不 认得你!走!

林新吾 (惶恐)好婆，好婆!我对不起你……我离开这儿的 时候，心情坏得不得了，也差点儿不想活了……只想 找个没有人的地方，画画、写生，就去了大西北、戈壁 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日本，进了一家公 司，搞刺绣制品设计……

**好** **婆** (没好气地)你倒还没忘记刺绣!

**林新吾** 怎么会呢!因为您，因为双桥，因为秀女，我和刺绣 艺术结下了永生之缘。只是在最艰难的岁月，在您 最痛苦的时候，我离开了，没想到，一走二十年……

好 婆 那你还回来做什么!不是在外国发财了吗!

**林新百** 我心中有愧。我一直没有忘记您，没有忘记双桥。 我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新吾，决心从头做起。我还有 许多事情要在这里做。现在，情况变了，形势好了， 我决心回来，在刺绣之乡办一个广，为双桥的刺绣艺 术尽点儿力，也好圆我的一个梦，刺绣的梦。

**好** **婆** (稍被感染)刺绣还有……梦?

**林新吾** 这个梦，您做过，做了一辈子；秀女做过，可惜没做 完；我也一直在做，我要把这些年的研究，付诸实践。 双桥，是最合适的地方。我办了一个厂，还想办一个 学校，把一批优秀的年轻绣娘都请来……可惜，秀女 没能活到今天……(他又捧起手中画像)

**好** **婆** (突然地)不，她没有死。

**林新吾** (一惊)什么?哦，您是说她在东大塘那次?是的，那 天夜里我把她裹上芦席抱回来，她又活了!在这小 阁楼上住了三天 ……

好 婆 (不能容忍地)你们整整瞒了我三天!可她还是悄悄 走了，临走还拿走了我那幅没绣完的长卷……这个 没良心的，也一去不回!

**林新吾** 她死了呀!投水了，有人看见的。我就是去找她时 听人说了，才……

**好** **婆** 不!有几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总有人送来一条长糕， 这只能是她。

**林新吾** (大惊)啊?您没见到人?

**好** **婆** 我眼瞎了，瞎了十多年了……

**林新吾** (疑惑)是吗……(不觉又看画像)

**好** **婆** 有时候我也会想到秀女，忘不了她那双巧手……可 一想起来又气，干脆不想!刺绣，在我心里，早已经 死了 … …

林新吾 不，您是永远忘不掉的。为刺绣着迷的人何止千万! 中国的刺绣，一定会在世界艺术中得到重要的一席 之地!刚才在门口，我还遇到两个年轻人，那个女孩

子，(不觉看秀女画像)就说是来向您请教的。 **好** **婆** 叫我给撵走了。

**林新吾** (沉吟)好婆，平时谁照顾您吃饭梳洗?

**好** **婆** 隔壁邻居天天来。一般的事，我自己能行。 **林新吾** (忽然想到)好婆，我找个人来陪您住吧。

**好** **婆** 谁?

**林新吾** 我在厂里找个女孩子，您正好给她讲您的刺绣技法。 这等于您在帮助我。好吗?

**好** **婆** 我能有什么用，一个瞎子……

**林新吾** 不，您心里装的东西多着呢。我今天刚到，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您。

好 婆 你忙你的去吧。

林新吾 哦，今天来找您的女孩子叫什么名字? 好 婆 好像叫……谷雨。

林新吾 (怔住，停顿，缓缓出门，不由又拿起画像看)谷雨



〔忽然落下一阵黄梅雨，林新吾把画像藏入怀中。 〔老吴歌起。

〔 幕徐落 。

**第** **三** **幕**

〔两个多月后。某个下午。

〔双桥。日资绣品厂。董事长办公室。

〔布置得与常见的企业办公室差不多，有桌、椅、沙 发、茶几。区别突出的是墙上有一幅陈逸飞画的那 幅流行于海内外的油画《浔阳遗韵》。再小有不同的 是里间用日式拉门隔开，门拉开时可见些日本小装 饰。

〔窗外是一排排刺绣、配料、修整、检验车间。远处可 见金黄的油菜花。附近不远一角可见建筑工地耸入 高空的塔吊在转动。可闻打夯的汽锤声。

〔幕启时，林新吾打开门从里间出来，手拿一幅油画， 就是那天他从小阁楼上取回来的， 一个女子的半身 像，现在镶上了精致的画框。

〔他拿起笔和颜料神情专注地补画。 〔敲门声。他忙将画放在一旁。

**林新吾** 请进来。

**谷** **雨** (上)董事长，您找我?

**林新吾** 哦，谷雨小姐，刚才在车间看你绣乱针绣，看得入神 了。想不到你刺绣的功底这样深，是跟谁学的?或

者进过什么专门学校?

**谷** **雨** (停顿)都没有。我在县绣品厂工作过。平常自己练 得多了，心里就有体会。

**林新吾** 对对，艺术这东西要靠悟性。乱针绣看似乱，其实针 针有序。

**谷** **雨** 是的，多一针嫌繁，少一针就不足。

**林新吾** (一惊)是，是的……这真是有心人才能干的活儿。 你在家里一定受过艺术熏陶吧?你爸爸妈妈都是做 什么的?

**谷** **雨** 他们在船上，都是撑船的。

**林新吾** 这真是奇迹。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谷** **雨** (又停顿)爸爸叫沈大，妈妈叫沈阿云。

**林新吾** 都姓沈。没叫过别的名字? **谷** **雨** 没有。妈随爸的姓。

**林新吾** 哦，我随便问问。你住在好婆那儿，还好吧?谢谢你 照应她。

谷 雨 我得感谢好婆。我住那儿，处熟了，闲谈中，她的片 言只语都是知识。

林新吾 听说你在绣一幅叫《枕河人家》的长卷? 谷 雨 ……是的，来这儿之前绣的，还没绣完。

林新吾 是谁勾的画稿?还是照着别人成品绣的?

谷 雨 (停顿一下)没有画稿，是自己平常看到的景色和人 物 。

林新吾 哦，取“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诗意，对吧? 谷 雨 是，是。(不敢再开口)

**林新吾** 你好好绣，我们正在物色参加国际博览会的展品! 谷 雨 博览会?

**林新吾** 对。全世界的好作品都拿到一起比赛!你说你今年

二十岁?

谷 雨 是的，二十。

林新吾 谷雨那天生的，还是那一天——哦，我看你这个名字 挺特别，是中国的一个节气。

谷 雨 不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给我起这个名字。打小儿就 这么叫的。

**林新吾** (失望)哦。(不觉去打量那幅旧油画) 谷 雨 (瞥见)董事长，那是什么?

〔原秋子在门边出现。她不到40岁，化着浓妆，举止 严谨，深沉多疑。

**林新吾** 是一 幅没有画完的画。我想把它画完。你看看。 (把画递给谷雨)

谷 雨 (接看，脱口而出)妈妈?!

〔原秋子一怔，退一步，闪在一旁。 **林新吾** (震惊)你说是……像你妈妈?

**谷** **雨** 猛一眼，像妈妈。细一看，不像，我妈妈没这么年轻。 **林新吾** 这是过去的一个绣娘，早已不在世了。所以，我这幅

画也没能画完。 谷 雨 (同情地)哦。

**林新吾** 谷雨姑娘，我冒昧地问一句，我能见见你的父母吗? **谷** **雨** 不行。我妈妈不肯见生人。我父亲……最近刚去

世 。

**林新吾** 哦，对不起。

谷 雨 (不适)董事长，我想，我想走了……

**林新吾** (惶然)好，好。耽误你的时间了。(发现谷雨不适) 你身体不舒服?

谷 雨 没，没有什么。我走了。(一转身发现原秋子在门边 出现)总，总经理 …… (慌忙要走)

**原秋子** 你等一等，谷雨小姐。(谷雨停住，紧张，忍着一阵不 适，身子颤抖)听说你上班的时候跑出去好几次?

**谷** **雨** 我这两天……身体 … … **原秋子** 有什么毛病吗?

**谷** **雨** 是……小毛病。(忍不住，突然地)我想请两天假。

**原秋子** 不行。工厂才接订单。博览会展品正在筹备。这两 天任务紧。你不但不能请假还要加班。加班付双倍 工资。

谷 雨 (为难)我 ……

**林新吾** 至少要让她看病。你知道，她父亲——

**原秋子** (不听)去找一下医生，开点药，但要在下班以后。你 去吧。

〔谷雨匆匆下。

**林新吾** 对谷雨这样的女工，不能这样。我看她身体好像是 不舒服，她父亲又刚去世。

**原秋子** 机器转起来，所有的人都是上面的一个零件。这点 儿常识你不懂?

**林新吾** 但是人毕竟和机器不同，何况刺绣又是一门特殊的 艺术活儿。

**原秋子** 艺术活儿也是活儿。

**林新吾** 谷雨可不是一般的绣娘，凭她的技术——

**原秋子** 她有什么特殊的么?是不是因为像你画上的这个女 人?(拿起画像)是有点像呢!你是把她当精神寄托 呢，还是从她身上发现了什么线索?

**林新吾** 你说到哪里去了，我觉得谷雨这孩子不可多得，她的

技术、手艺，特别是对刺绣艺术的悟性——

**原秋子** 还有长相——很可能就是你当年那个姑娘的女儿? **林新吾** (强忍悲痛地)那姑娘，你也知道，她已经死了……

**原秋子** 既然这样，我劝你要正视现实，特别是眼前的现实。

她已经死了，就是没死，也不知去向，你到哪儿找呢? 要找到何时呢?你在沙漠中救过我的父亲，父亲把 我嫁给了你。我们结婚快二十年了，虽不像人们常 说的卿卿我我，可还过得去。我知道你老也忘不掉， 也不能强迫你不想。可你是一个丈夫、父亲、董事 长，这样下去，我真担心。

**林新吾** 秋子，你担心什么呢?

**原秋子** 担心你在儿子面前、在众人面前失态!回到双桥，你 马上就跑到那个小阁楼上找来这么一幅画像。现在 我明白了，你为什么偏偏要回双桥这个地方来办厂!

**林新吾** 你说为了什么?

**原秋子** 重温二十年前的罗曼史，圆一个没有结果的梦!

**林新吾** 是的，我是想圆一个梦，我一生的梦。那个秀女虽然 不幸死了，可是刺绣艺术现在得到了新生，中国的刺 绣会从双桥走向世界!

**原秋子** (含讥地)你不是已经从双桥走出国门了吗!

**林新吾** (感到受辱地)你!不错，我因双桥而有志于刺绣，因 为你们家的帮助而有条件进行了多年研究。可是要 把我的艺术理想付诸实践，还必须回到双桥这块土 地上来。这就是我为什么偏偏要在这里办厂的原 因。我想，你应该理解。

**原秋子** 我不理解的是那三天会在你大半生中这么重要!我 坦率地问一句，假如你真的找到了那个秀女，你怎么

办?

**林新吾** (一下子被逼到了边缘)你——

郑 唯 (上，见原秋子)总经理!(对林新吾)董事长，送博览

会展览的画稿已经陈列出来了，请您审看。 **林新吾** 好。(对原秋子)我去一下。

〔林新吾下，郑唯打量原秋子一眼，跟下。

〔林沧海上。这是一个还带着孩子气的日本青年，粗 壮，雄健，浓眉，亮目，剃着平头，唇上是毛茸茸的短 须，着工装服。

**林沧海** (在门口用日语报告)林沧海!

**原秋子** 进来。沧海，我希望你在这里尽量使用汉语，这也是 种锻炼。

**林沧海** 哈依——是，妈妈!

**原秋子** 不是叫你去参加布置陈列室的吗?

**林沧海** 我发现了一件了不起的作品，应该放到陈列室里，应

该送去参展! **原秋子** 什么作品?

**林沧海** 谷雨绣的《枕河人家》。 **原秋子** 你在哪里看到的?

**林沧海**她住的地方。谷雨姑娘有画家的眼光，为了表现枝 头初绽的新叶毛茸茸的感觉，她将一根丝线劈成了 四十八股，所以绣起来逼真、生动、极有立体感，达到 了油画、水粉和摄影都难以表现的效果。这是一个 非常聪明能干的女孩子。看得出她平日用心观察、

感情细腻，才能下针得体，勇于 — **原秋子** (打断他)你到她住的地方干什么?

**林沧海** 她是我们企业的职工呀!您和爸爸都说要了解每一

个职工的特长。

原秋子 不，你超出了范围。

林沧海 (不高兴地)我不明白总经理所指。

原秋子、我想你心里明白。我听说，谷雨的工作台抽屉里藏 了一个录音机，刺绣时还放音乐?

林沧海 她说，她有个阿姨是演员，每逢刺绣，她阿姨在一旁 弹……(想了半天中国词语)琵琶，在这种音乐声中

刺绣，她会渐渐获得灵感，绣出来的东西就有神。 原秋子 所以你就送了她一个小录音机。

林沧海 这对她提高工作效率有好处。正如我们把工作间墙 壁涂成淡青色 —

原秋子 (伸手止住他)这我比你懂。你带有个人感情色彩。 林沧海 是的。

原秋子 是什么?

林沧海 (停顿，终于用日语说出)……爱。 原秋子 (惊笑)爱?

林沧海 也许就是吧?我没有真正体验过。

原秋子 (引导地)我看，顶多是有点喜欢。是不是?

林沧海 也许是的。我从没有对一个女孩子像这样关注。除 了她的长相，更主要的——

原秋子 (又伸手止住他)我知道你还要说什么。不必罗列这 么多汉语词汇。

林沧海 妈妈不是要我练习汉语的么?

原秋子 (啼笑皆非，故意冲淡地)原来你是练习说笑话啊!

林沧海 (一下子严肃起来)不，我是认真的，请妈妈尊重我的 感 情 。

原秋子 你才多大?还是个孩子!

**林沧海** 不，我是成人。妈妈正是把我作为成人带到企业里 来锻炼，我在做成人可以做的事情。

原秋子 (感到严重地)好，好。就算这样。第一，我要求你不 要影响工作；第二，应该先理性分析、深入了解，之后 才谈到应不应该投注感情。至于爱情和婚姻，程序 比办企业还复杂!

**林沧海** 它们不一样。这点我更像爸爸。

原秋子 不准和上辈人相提并论。我注重实际，比如，你难道 没发现这个谷雨姑娘已经有了意中人?跟她一起来 的那个郑唯，就像猎犬一样整天守在她身边。据说 他们已经有约，中国说法是——对象关系。

**林沧海** 我不管那些。我觉得郑先生配不上谷雨小姐。而 且，我不喜欢郑先生这个人。

**原秋子** 你不喜欢有什么用?他们有他们的习惯做法。

**林沧海** 我觉得我的感情也是东方式的，至少我有一半中国

血统。

**原秋子** 我希望这方面你少像你的爸爸。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的。你去吧。

〔林沧海内心不服，无奈地下。 〔郑唯上。

**郑** **唯** 总经理，您不去看看我布置的画稿?

**原秋子** 要去的。郑先生，听说谷雨正在绣一幅《枕河人家》? 郑 唯 是的，最近她住在好婆家，大概是受好婆启发，绣得

越来越好!

**原秋子** 听说好婆和她最得意的徒弟当年就绣过这种长卷? **郑** **唯** 好像是的。

**原秋子** 是那个叫秀女的徒弟吧?

郑 唯 您也知道?

原秋子 我也是听说的，说没绣完就死了。

郑 唯 是的，因为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批判她的绣品是封资 修，又挖出了她母亲的身世，给她挂破鞋游街，她受 不了，上吊了—一

原秋子 听说谷雨的手艺是跟她妈妈学的?那她妈妈一定也 绣得很好了?

郑 唯 是的。她妈妈好像很内行。

原秋子 (试探地)如果把这幅《枕河人家》作为送展的重点展 品，请她妈妈来……跟她一起绣，你看怎么样?

郑 唯 那当然好了。只是……她不会答应的。 原秋子 为什么?

郑 唯 ……不清楚。(猜度原秋子态度)她连谷雨来双桥都

不愿意。 原秋子 哦 ?

郑 唯 (瞅见桌上油画，试探地)这就是董事长当年没画完

的那幅秀女像吧?怎么有点儿像谷雨? 原秋子 你说什么?

郑 唯 哦，我随便说说。(进一步试探)总经理，谷雨长得很 像她妈妈呢。

原秋子 (故意地)你说这个干什么?

郑 唯 没什么,因为总经理问起了谷雨的妈妈。 原秋子 世上长得相像的人很多。

郑 唯 是啊，因而造出了许多……谜。 原秋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郑 唯 哦，我是向总经理介绍当地情况。是总经理先问起 那幅长卷的。

**原秋子** (反感了)你-

**林沧海** (跑上)出事了!谷雨在车间 … … 昏倒了!出血 … … 郑 唯 什么?怎么会—

**林沧海** 医生说可能是 … … 流产。 **原秋子** (惊怒)流产?

**林沧海** 说可能怀孕两个月了，她怕人发现，用布缠着腰 …… 郑 唯 (慌乱)这 … …

**原秋子** (瞪一眼郑唯，对林沧海，命令地)立刻将谷雨 开

除出厂! **林沧海** 妈?!

〔郑唯惊呆。

〔远处汽夯锤“轰——”地一声砸下。 〔激昂的老吴歌起。

〔幕急落。

**第** **四** **幕**

〔 第 二 天 。

〔景同第二场。只是楼下经过修缮，较为整洁了，又 添了一些生活用具和绷架等刺绣物品。

〔好婆端坐在织机前；织机发出单调的“咔咔”声。 〔谷雨悄悄出卧室。

**好** **婆** 你出来做什么! 谷 雨 我睡不着 …… 好 婆 睡不着就躺着。

谷 雨 我躺着，想到昨天你说的排针要留白。(急切地走近

绷架)对!这儿应当留白，眼神就出来了!

好 婆 (严厉地)别碰!手脸不净，身上带血，是不准摸针线 的。

谷 雨 (内疚，虔诚地)我知道……(缩着手) 好 婆 回屋躺着!睡不着听我织布。

〔谷雨忧伤地回到屋里。

〔林沧海拎了两只杀好洗净的母鸡上。

林沧海 好婆!

好 婆 是谁啊?

林沧海 我是林沧海，谷雨厂里的，就是昨天把谷雨从医院送

回来的人。我买了两只母鸡，听说需要喝老母鸡汤 的 。

好 婆 (停住，警觉地)你到底是谷雨什么人? 林沧海 我说过，是她厂里的。

好 婆 谷雨原本好好的，怎么会出事的?明知她这样，还让 她赶生活!

林沧海 这，这……我一点都不知道……她睡了? 好 婆 嗯 。

林沧海 我走了，待会儿再来。(出门，到院中) 〔宛若仙陪阿云匆匆上。阿云打量院子。

阿 云 谷雨是住在这里吧? 林沧海 是的。您是 —

阿 云 我是她妈妈。谷雨呢?

林沧海 刚睡。真对不起，我们没能照顾好谷雨。不过医生 说不要紧。

**阿** **云** 你是谁?

**林沧海** 我叫林沧海，厂里的，给谷雨送老母鸡来的。

**阿** **云** (大惊)董事长林先生的儿子? 林沧海 是的。

**阿** **云** 你……送老母鸡……为什么?

林沧海 有这个规矩呀!他们说老母鸡汤最补。 **阿** **云** (又惊又急)你——

林沧海 谷雨妈妈，这事真抱歉，谷雨也没说，我们事先一点 儿也不知道……

**阿** **云** 你……你们……

**林沧海** 哦，我还得到厂里去一趟，替谷雨拿点儿东西。(鞠 躬，下)

〔阿云呆立，满面惊恐，一阵晕眩。 **宛若仙** 阿云?!你怎么啦?(扶她坐下)

阿 云 宛姐，我求你一件事，请你去替我找辆车，我马上接 谷雨回去!

宛若仙 这，这，怎么……

〔阿云注视小木楼，眼睛湿润，神情紧张。

宛若仙 阿云!你心里到底还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谜?

阿 云 记得我们两个苦命女人结为姊妹时，我对你说过，在

双桥，我曾经死过两次…… 宛若仙 是的，那场浩劫……

阿 云 (指)这，就是那个小阁楼…… 宛若仙 哦 ?

阿 云 董事长林新吾就是那个画画的林寒!

**宛若仙** 哦!?

**阿** **云** 这些年，我又想双桥，又怕提双桥。这次谷雨要来的 又正巧是林新吾的工厂……现在偏又出了这样的事 ……我好糊涂呀!

**宛若仙** 你担心谷雨是和沧海……

**阿** **云** (急)沧海不正是林新吾的儿子么!

**宛若仙** 不，不，阿云，你先别急。这事还断定不了是沧海。

别事情没弄清楚先把自己急糊涂了。等问过谷雨再 说 。

阿 云 我这就问她，你先找车。

宛若仙 好吧。你千万别对谷雨发火!(下)

阿 云 (见好婆，思绪万种，克制地)好，好婆…… 好 婆 (一惊，停织)你是谁?

阿 云 我是谷雨的妈妈，来看她的。

好 婆 (淡漠地)她睡了吧。

阿 云 哦。谷雨在这里，给您老人家添了麻烦。 〔好婆叹口气，织机又响。

阿 云 我一直没能来看您，心里……很不安。 好 婆 看我?做什么 ……

〔 沉 默 。

阿 云 (停顿许久)哦，好婆，您生日快到了，我给您带了条 糕 。

好 婆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 阿 云 听……听谷雨回家说的。 好 婆 (停织，突然地)你是谁?

阿云( 一 顿，沉静地)谷雨的妈妈，叫阿云。 好 婆 (突然地)你把手伸过来!

〔阿云胆怯地伸过双手。

好 婆(摸，一把抓住)不，你是秀女!(推开她)是秀女!

阿 云 (缩回手)我是阿云，谷雨的妈妈。您说的秀女，不是

已经死了吗? 好 婆 死了?

阿 云 是听人说的。好婆，人死不能复生。您一定是心里 记挂秀女，才——

好 婆 我才不记挂她呢!这个没良心的!不辞而别!一去 不回!忘了双桥，忘了刺绣，她把什么都忘了!还带 走了那幅长卷……好狠心哪!

阿 云 好婆，她已不在了，您不能怪她……

好 婆 (嗫嚅地)是啊，怪谁啊，不在了，都不在了……没有 了，(沉重地)长卷也没有了……

阿 云 (百感交集，安慰好婆)好婆，我女儿谷雨在学刺绣，

也在绣长卷，我让她再绣一幅……来补上这份情。

好 婆 谷雨……(摇摇头)我反正是眼不见，心不烦了 … …

(颤悠悠地进卧室) 阿 云 (心酸地)好婆?

〔好婆返身出来，手里拎着一个旧包，停住，忽然抖落 开：里面是一条条同样的糕。

阿 云 (一见震惊，痛心地)好婆?! 好 婆 这都是你的糕!

阿 云 (心如火焚)啊 ……

〔好婆一甩手又进去了。

**阿** **云** (捧着糕)好婆!你真的就不能原谅我吗?(伏案痛 哭 )

〔静场许久。

〔忽然灶上锅开的声音惊醒了她。她过去打开盖子， 转向灶台，看见了那只洗净的光鸡。她拎起鸡看了 一会儿，最后忍耐着还是把鸡放到了锅里。这时她 才开始打量屋子。突然，她看到了那个小木梯，疾步 过去，抚摸着梯子，不由自主地爬上了小阁楼。

〔小阁楼没有收拾，还是老样子。阿云一样样东西看

过去，立在中央，耳边不觉响起了林新吾的声音—— **林新吾声** ……画像的事再说，我们要重新安排。

**阿** **云** (不由重复当年秀女的话)你画一张像要多少天? **林新吾声** 这……三天吧。

**阿** **云** 那好，今天算第一天。我们开始吧，我是站着还是坐 着?

〔一阵沉寂。阿云触景生情，继续与想像中的声音对 话。

**林新吾声**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来日方长，以后你 把它绣完!

**阿** **云** 以后?不……你还有多少没画完? **林新吾声** ……秀女!我们还是一起逃走!

**阿** **云** 不，新吾，能有这三天，能有这一夜，我，心满意足了

……今天是谷雨吧?

**林新吾声** 对，谷雨，好时节…… **阿** **云** 你会记住……这一夜么?

**林新吾声**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秀女! ……

〔林新吾声音消失。阿云不由自主坐到地板上，面对 着木画架。

阿 云 (痛心疾首地自语)整整二十年了……谷雨是你的女 儿呀!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好糊涂呀 …… (发愣)

〔林新吾上，见屋里无人，发现桌上东西，悟到什么, 忙在楼下寻找，走到梯前，不由上了阁楼。

**林新吾** (忽见坐在画架前的阿云，大惊，情不自禁地扑过去) 秀女?!

**阿** **云** (惊醒，颤抖，发呆)您……(渐渐平静，起身)哦，我是 来 ……

**林新吾** (爆发地)我是林新吾呀。你是秀女?

阿 云 (掩饰住慌乱)哦，是董事长，林先生……(忽然坚决 地)我是谷雨的妈妈，不是秀女!

**林新吾** (惊诧无主地)什么?!你……你不是秀女?!这 …… **阿** **云** (坚定地)我叫阿云，谷雨的妈妈。

〔林新吾迷惑不解地久久望着阿云，二人相视许久。 **林新吾** 不!你是秀女!你可以忘记林寒，但能忘记这个小

阁楼吗?是我把你从东大塘救到这儿来的!那天我 一回到双桥，就听说了你的遭遇……我气疯了，不敢 相信。我走时还答应给你画像的呢!我心里没法安 定，我一定要见你一面，给你画张像，哪怕你已经 ……我跑到东大塘，找到了那个芦席包……

阿 云 啊，那是一场梦……还真不如你没救我呢!人，死一 次还不够吗?

**林新吾** 好人受难，天理不容。你不该死，我运气好! **阿** **云** 我真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林新吾 是真的!你活过来了!我在这儿给，你画像，你就坐 在那儿……我们在这里三天三夜，特别是最后那个 晚上……秀女!(逼视她)

**阿** **云** (避开他的目光，突然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过去 的事，像流水，不会再回头了……

**林新吾** 不，人的一生，经历无数，可只有一种，刻骨铭心，永 世难忘!你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阿** **云** 我怎么能忘……(心神激荡，难以自制)我，我的心， 都快碎了……(泪水簌簌流出，忽然晕眩不止)

林新吾 (扑过去，扶住她)秀女!我终于见到你了 …… (热切 地)当我听到谷雨的名字，当我第一次见到谷雨，当 谷雨对着那幅画像喊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秀女还 活着!(热泪盈眶)

阿 云 哦……(终于忍不住，伏在他肩头哭泣)

〔他们互相拥抱，忘记了一切。

〔楼下。郑唯上。他打量屋里，听见小阁楼上有动 静，立刻悄悄攀上梯子，一见震惊，停住听。

**林新吾** 秀女!(急迫地)你不辞而别，我找得有多苦啊!你

还活着，怎么不来看看好婆，打听打听我?

阿 云 (怅然，慢慢离开他)我不辞而别?我来看好婆?我 来打听你?那样我还离开这个小阁楼做什么?你 苦，可是你知道我的苦是怎么样的?这些年我是怎 么过来的?

**林新吾** 秀女?!

**阿** **云** 当时那种情况，我不离开能行吗?我悄悄走了，并没 想到再去死。谁知还是在小桥上失足落水了……我 没有呼救，没有挣扎，我认命死第二次了……

**林新吾** (悲怆地)哦!秀女 ……

**阿** **云** (怨恨地)可是，命运偏要我再受一次人世的折磨



**林新吾** 怎 么 ?

**阿** **云** 一个农民在小河沟里把我捞起来，带回家，一连几天 我都昏昏沉沉的，没等我全醒，他就……强占了我

…

**林新吾** (痛心疾首地)哦……这 … …

**阿** **云** 他对我开始还好，可我肚子渐渐大了，最后他发觉这 孩子不是他的，就把我赶出了门，还说要把我送回造 反派那儿……

**林新吾** (惊颤地叫出声)啊!这种人 …… **阿** **云** 我走投无路，又快临产了……

**林新吾** 啊，命运真是太不公平了!

**阿** **云** 我决心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四处流浪，终于遇上了 一个好人。他把我接到他的小船上，说水上最安全。

**林新吾** 他就是船工沈大?

**阿** **云** (点头)谷雨就生在船上。

**林新吾** (激动地)谷雨……我们的孩子!

**阿** **云** 他一句话都没问，收留了我们母女，把谷雨当作自己 的亲生女儿……

**林新吾** 秀女，我……对不起你们啊!(上去紧紧抓住阿云的 双手)

〔郑唯终于证实了什么,掩住狂喜，慌忙悄悄下楼离 去 。

阿 云 想不到，鬼使神差，谷雨到了你这里……

林新吾 不，这是天意，让我见到了自己的女儿!(把她抓得 更紧)

**阿** **云** (清醒了，忽然推开他)你的女儿?那你怎能让你的 儿子……(沉重地)谷雨是不是因为沧海才……

林新吾 ( 一惊)什么?谷雨是因为沧海 … … 不不!你误会 了，听错了，我问过沧海了，他说连跟谷雨在一起单 独谈话都没有过。

阿 云 (放心了，冷静下来)哦，原来……是我急糊涂了……

(慢慢走到一边，沉静地)今天，我就带谷雨回去。 **林新吾** 什么?为什么?

**阿** **云** 她不该到双桥来。我也是不想来的……

**林新吾** 不，我做梦都一直梦见这个地方。为了双桥，为了刺 绣，我整整奋斗了二十年。今天，终于回到这里来 了，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而且见到了你!可你 却说——

阿 云 你要我怎么样说?我是想来，又怕来呀!那几年不 可能，也不敢。后来情况好转了，我悄悄来过，好婆 眼睛瞎了，看不见我，可是她心里充满了怨恨，我没 敢开口说话。镇上的人也都以为我早就死了。是

的，秀女已经死了……

**林新吾** 秀女!对你，对好婆，我有愧呀 …… 阿 云 不，你不要这样说 ……

林新吾 好，什么都不说了，现在该庆贺!

阿 云 不，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林新吾** 是的，经过岁月的磨难，我们都老了，可是刺绣事业 还正年轻。我没有忘记刺绣，好婆，你，心里都没有 放弃刺绣!你死而复生，又培养了谷雨，她绣得多 好!她新绣的《枕河人家》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她 是我们的希望!谢谢你，秀女!

**阿** **云** (冷静地)不，你听我讲完。秀女-—已经不存在了。 我是阿云。

**林新吾** (愕然，失望)你怎么 ……

**阿** **云** (费力地)现在，你是董事长，是丈夫，是父亲，为了刺 绣，为了秀女，正在做毕生的大事……看到这样的结 局，我心里替秀女高兴!

**林新吾** (伤感地)你 ……

**阿** **云** 下得楼去，我是阿云。谷雨是沈大的女儿；你厂里的 绣娘。她新绣的《枕河人家》我想一定能绣好。秀女 在这儿答应把你为她画的像绣出来，谷雨一定能完 成。今后，大家的心，全在刺绣上。我们不会忘记昨 天，但更需要明天。这不很好吗?

**林新吾** (仍激动地)可是今天呢?今天秀女心里，能平静吗? 我一直想圆一个梦 ……

阿 云 过日子不容易，这些年来我稍稍懂得了一些，那是实 实在在的。二十年，一切都变了，人也老了，心也静 了。如果有梦，那梦只会像一块玉石，越磨越亮，越

磨越坚。这么想，你说的梦，我看可以圆了。 **林新吾** (又欣慰，又怅惘)难道非得这样?

**阿** **云** (点头)不能因为上一辈人的苦难搅乱孩子们的平 静。连好婆……也不要让老人家的心再乱了。别 人，随他们怎么说都无所谓。只是今天的阿云这样 说，你赞成吗?

**林新吾** (心中充满温馨)好吧，我看到今天的阿云，比以前更

令我难忘 …… **阿** **云** 那就这样吧。

**林新吾** 不过，我有一个请求，你一定要答应我。 **阿** **云** 什么?

**林新吾** 把谷雨留下，双桥的刺绣需要她。 **阿** **云** (深思良久)好吧，我答应。

**林新吾** (深鞠一躬)我谢谢你。

阿 云 我们下去吧，我好像听见谷雨醒了。

〔阿云慢慢下来，林新吾步子沉重地跟下。

阿 云 (从包中取出一幅长卷)这幅长卷是我走时带走的； 当时我没有再想到死，想绣完它。这些年一直带在 身边。我只剩下这一件东西了。现在请你交给好 婆，怎么说，由你。

林新吾 (郑重接过，深情望着阿云)我永远感激过去的秀女

和今天的阿云。 阿 云 (心颤地)哦 ……

林新吾 (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转身欲下，忽又停住)秀—— 啊，阿云，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承认是 — —秀女?

阿 云 (痛苦地)我……不知道 … …

林新吾 (不甘心地)难道……永远这样?

**阿** **云** 我不知道，我求你别再问，别让我乱了 ……心里的 梦 。

〔林新吾沉静地颔首，慢慢转身下。

〔阿云疲惫地坐下，让自己平静一会儿。 〔宛若仙上。

**宛若仙** 阿云，找到一位开车的朋友，他说随时——

**阿** **云** 暂时不用。宛姐!我刚才见到林寒了。他说谷雨的 事，不是沧海。

**宛若仙** 看你急的。他认出你了?

**阿** **云** (点头)他的一番话，打动了我……我同意让谷雨留 下 。

**宛若仙** 刚才我在街上走了一趟，看到了他们的绣品厂，真不 错 !

阿 云 宛姐，我原先是不是太狭隘了?你说得对，不能因为 上 一 辈人心里的伤痛而阻碍孩子。不过我对自己 说，为了今后，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永远留在心里，只

有我和他，还有你，三个人知道。 **宛若仙** 阿云，非得这样么?

阿 云 我不想扰乱现在的平静。

**宛若仙** 万一出现什么……奇迹呢?

**阿** **云** 奇迹?不不，我们的梦，应该说是圆了 …… **宛若仙** 阿云……你的心思，好重啊!

〔里屋有动静。

谷 雨 (出来)妈妈!宛姨!(扑过来，哭)

阿 云 (搂住谷雨)谷雨 … … **宛若仙** 别哭，不能流泪。

谷 雨 妈，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来双桥，我错了 ……

阿 云 (抱住她)妈不同意你到双桥来，并不是因为双桥不 好。到什么时候，双桥都是个好地方。妈刚想通了， 可是没想到你又出了这样的事……

谷 雨 (痛心地点头)这个郑唯……我刚搬到好婆家不久，

一天夜里他…… **阿** **云** (伤心地)郑唯!

谷 雨 好婆睡着了，外面下着雨，他来了……喝了酒，说醉 话，说不能让林沧海把我抢去，说这样他就可能是林 先生的女婿了……

**宛若仙** 这家伙动机不良，趁早跟他吹!(过去照看开了的 锅 )

谷 雨 妈!您是秀女吗?我是林先生的女儿吗?(阿云一 顿)妈!您告诉我，我心里乱得很。

阿 云 谷雨，妈现在就告诉你。(费力地，一字一板)那个秀 女，早已不存在了。你，是船工沈大的女儿，姓沈。

你在船上生，船上长…… 谷 雨 哦 … …

阿 云 别人说什么,你也不要相信。 谷 雨 是，我记住了。

阿 云 妈更要你记住的是：刺绣是你和妈的命。我们只有 这个手艺，到什么时候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绣 娘。

谷 雨 妈!我 … … 知道了!

阿 云 (走到谷雨的绣绷前)妈看你绣的这幅《枕河人家》长 卷，越绣越有长进，妈心里真高兴……

谷 雨 我住到这儿，好婆说她再不愿提刺绣，可是还是忍不 住，问这问那，对我说选色、挑线，讲怎么运针、列排

……她特别要我学会留白。(指长卷)这两处，我准 备照她说的改——

阿 云 (看)哦!(生出感触)对，对，这儿要留白 …… 谷 雨 可惜，她眼睛看不见了 ……

阿 云 那就让妈来当她的眼睛， 一起教你。绣好这幅没绣

完的《枕河人家》! 谷 雨 (高兴地)妈!

〔宛若仙欣慰地看着她们母女。 〔林沧海上。三人一惊。

林沧海 谷雨妈妈! 阿 云 你是 … …

林沧海 我是林沧海，谷雨厂里的，刚才我们在门口见过。 阿 云 哦，(双关地)刚才，没看清，对不起你了……

林沧海 我妈妈听说您来了，想请您去一趟。

阿 云 (惊疑)什么事?

**林沧海** 她要找您谈谈，请您无论如何去一趟。 〔阿云和谷雨面面相觑，愣住。

〔一只老鸽飞过，长长地噪了一声。

〔悠扬的老吴歌起。 〔 幕 落 。

**第** **五** **幕**

〔双桥。厂里陈列室。布置得整齐、敞亮，除了墙上 固定的装饰物外，大部分位置被悬挂的彩幔遮着，目 前不知里面是什么。但这些绣着各式人物的绸幔本 身已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装饰图案。

〔一侧有几张沙发和茶几供休息用。 〔郑唯引原秋子上。

**郑** **唯** 总经理请。我看，我们就在这儿谈吧。

〔原秋子冷冷地看他一眼，不语，径自坐到沙发上，威 严地打量着郑唯。

**郑** **唯** 我急着约您来，是要和总经理谈一个重要情况。

**原秋子** 我先告诉你一个情况，我已经决定将你和谷雨除名 了。所以关于厂里的事你就不必谈了，这个展室的 陈列，我交给沧海办。看，他今天一早就布置起来 了 。

郑 唯 我要说的关系到您个人。也许您听完了，就会改变 您的决定的。

**原秋子** (鄙夷地)那你就说吧。

郑 唯 董事长不是在寻找画上那个秀女的下落吗?我不是 对您讲过我的怀疑吗?现在完全证实了：二十年前

的秀女没死!她就是谷雨的妈妈。 **原秋子** 你听谁说的?

**郑** **唯** 我亲耳听到谷雨妈妈承认的。他们已经见面了，还

在那个小阁楼上。

**原秋子** (故意地)那又怎么样?

**郑** **唯** 这就是说，谷雨妈妈是在那个小阁楼上怀的孩子，谷 雨是林先生和那个秀女的亲生女儿!时值谷雨 ……

**原秋子** (冷冷地)这又怎么样?

**郑** **唯** 这值得高兴呀!我替林先生高兴，替你们家高兴，替 谷雨高兴，替工厂高兴，谷雨是一个既美丽又能干的

绣娘，她的绣品要送去参展，为企业争得荣誉…… **原秋子** (尖锐地)你是为你自己高兴吧?

**郑** **唯** 我当然也高兴，因为我可以算是……女婿嘛! **原秋子** (讪笑一声)女婿?谁的女婿?

**郑** **唯** 当年林先生不就是因为做了您父亲的女婿才成为企 业的一员?我也会成为你们最可信赖的人，把一切 献给企业的。

原秋子 (鄙夷地笑)哈哈……我告诉你，我父亲是在一千个 应聘的专业人员中把林先生挑选出来的；他是以他 的才干而不是以女婿身份当上董事长的。你太着急 了，把一切都弄反了!

郑 唯 反了?

**原秋子** 对。你急于告诉我这些，也不想想，作为林先生的夫 人，我会怎么想?

郑 唯 这有什么,许多伟人流亡国外的时候都娶过异国妻 子，生过孩子，不照样是伟人?这是历史造成的。

**原秋子** (感到受辱，发怒)够了!一派胡言。你走吧，这里没

你的事了!

**郑** **唯** 不!在新的情况面前，您恐怕不能这样草率地对我! 我可完全是为企业着想的，我去找董事长!(下)

〔原秋子气忿不已。 〔林沧海上。

**原秋子** 你见到谷雨妈妈了? **林沧海、**嗯 。

**原秋子** 她来吗?

**林沧海** 妈，您找她到底为什么事啊? **原秋子** 大人的事你别管。

**林沧海** 还是决定开除谷雨?这太不公平了!谷雨是一个非 常出色的绣娘!就算是她出现了这样的意外，也不

能说明她不好。

**原秋子** 这事复杂，你不懂。

**林沧海** 我这是从工厂角度考虑的。只要技术好，不必过问

人家私生活，相反，应该关心她。

**原秋子** 这不光是她的事。你忙你的事去吧。

〔林沧海下。林新吾上。 **林新吾** 哦，你在这里。

**原秋子** (没好气地)那个郑唯找到你了? **林新吾** (不屑地)嗯。我没理会他!

**原秋子** (试探地)他可有重要情况要告诉你。 **林新吾** 想入非非，节外生枝!

**原秋子** 正因为他想入非非，情况会更糟。(忧心忡忡地)我 提醒过，不要因为过去的感情纠葛影响生意，伤害我

们家族的清白。这下好了，马上就会满城风雨! **林新吾** 什么风雨?

**原秋子** 林新吾梦中的秀女找到了，谷雨是他和秀女的女儿! **林新吾** 这都是谁说的?

**原秋子** 你们不是已经见面了吗?

**林新吾** 不错，我是见到了谷雨的妈妈，她是来看女儿的。 **原秋子** 这不得了!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林新吾** 秋子，你担心什么事呢? **原秋子** 你心里难道不知道?

**林新吾** (沉静地)是的，我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谷雨

的妈妈说，她不是秀女，谷雨是她和船工老沈的女 儿 。

**原秋子** (一怔，停顿)是么?新吾 ……

**林新吾** (沉重地)是的，我想，这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最 圆满的结局。

原秋子 (真诚地)新吾，这两天，我一直心神不定，你别怪我 多心，也别以为我只是为了争风吃醋。我们的企业 毕竟在日本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在中国的生意才 刚刚开始，我们的关系也整整二十年了，儿子沧海正 像一棵小树蓬勃生长，面对这些，我的担心难道是多 余的吗?我承认我内心有你不能接受的偏见，可我 是女人，是妻子，是母亲，我有我的忌讳和顾虑，自然 也有不满和猜疑。

**林新吾** (受震动)秋子?这两天，我心里烦，说话也不冷静， 请原谅我。好了，现在，一切又都过去了。

原秋子 但愿能这样，可我还是怕。万一，今后某一天，有个 女人，带着女儿，找上门来呢?(林新吾一悸)可是， 我还必须——

郑 唯 (闯上)董事长!总经理!

**林新吾** (反感地)你还要干什么?

**郑** **唯** 我给总经理报个信。有 一个女人来了，要见总经理

秋子女士。

**原秋子** 我的事不要你管!

**郑** **唯** (辩白地)我可是一心为企业呀，我对谷雨也是一片 真心 …… (退下)

〔林沧海声：“沈姆妈，您请—— ”

〔郑唯声：“沈姆妈，总经理在这儿—— ”

〔林沧海引阿云上。 **林新吾** (对阿云)你请坐。

**原秋子** (对林新吾)她是我请来的。我想单独和她谈谈。 〔林新吾下。

〔原秋子局促不安。阿云沉静地坐下。

**林沧海** (对阿云)这就是我妈妈。(对原秋子)这是谷雨的妈 妈。(倒茶)

**原秋子** (对阿云)请用茶。(对林沧海)你去吧。 〔林沧海下。

**原秋子** 我想为谷雨的事情找您谈谈。谷雨出现这样的意

外，我们都很抱歉。工厂不得不 …… **阿** **云** (镇定地)我已经听说了。

**原秋子** 谷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绣娘，我也很遗憾。 **阿** **云** 总经理约我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原秋子** 啊，不……我想，还有几句话，我们可以当面说说清 楚，免得今后再产生什么麻烦。

阿 云 (自尊地)谷雨如果不再是您工厂的工人了，还有什 么麻烦呢?

**原秋子** 她不是我们工厂的工人了，可是有谣言说她是林先

生的女儿，私生女。

**阿** **云** (尖锐地)既是谣言，为何还要对我谈?

**原秋子** 因为它不但会损害您和谷雨的名誉，也会影响林先 生个人名誉和我们的家庭、企业；而且我们也没有时 间和精力去调查过去的事实真相。

**阿** **云** (冷冷地)我不明白总经理的意思。

**原秋子** 我的意思是……(语塞，突然地)不要伤害他，他是沧 海的父亲……(几乎要流泪)把他……留给我……

**阿** **云** (深受触动地)这……我不知道 ……

**原秋子** (控制住感情，又冷峻起来)比如，那个秀女有一天忽 然来认前夫，要给她的女儿找亲生父亲……

**阿** **云** 会有这样的事?

**原秋子** 我是担心。刚才就冒出一个人来要做林先生的女婿 ……所以——(又恢复生硬)与其这样，不如现在就 由当事人出面作一个了结。

**阿** **云** 那么谁是当事人呢?

**原秋子** (破釜沉舟地)当然是您了，还有林先生。

阿 云 我? **原秋子** 是的。

**阿** **云** 怎么了结?

**原秋子** 我愿意以一笔钱来了结过去这段无法证实的感情纠

葛。当然是以谷雨所受损失的名义支付。 阿 云 钱?您这么相信钱?

原秋子 谷雨妈妈……我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还是一个企

业的总经理，我希望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工厂， 都平平安安……

阿 云 我懂了。(诚恳地)我也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

普通的中国人，我认为世上最重要的不是金钱。现 在，我当面告诉您：我不是那个秀女，谷雨是我和船 工老沈的女儿。至于您说的什么女婿的要求，那是 他的事，和我没关系。您可以永远地放心了吧?

**原秋子** (诧异，震颤)谷雨妈妈……原来您 ……

**阿** **云** 我原来就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我和谷雨都热爱刺绣， 即使谷雨不在这个厂，我也不会让她放下手里的针。

**原秋子** (惊呆)我……完全误解了您 …… **林沧海** (匆匆闯进)妈妈!不能叫谷雨走! **原秋子** (羞愧)哦，哦 …… (心乱)我 ……

〔谷雨上，后面跟着宛若仙。 阿 云 谷雨?

谷 雨 妈妈，郑唯去找我，说厂里不要我了，要我带着《枕河 人家》长卷跟他离开这里!

**宛若仙** 请厂方注意，女工权益问题正是我们县妇联要调查 的课题!

原秋子 (精神防线崩溃了)啊，不不 …… (对谷雨)谷雨姑娘， 我太粗暴了；谷雨妈妈，我太自私、太浅薄了，误解了 您，误解了你们……真惭愧!(向众人深深地垂首) 对不起!

〔林新吾扶着好婆上。 众 人 董事长!好婆……

林新吾 我把好婆请来了，她有重要的事情交待。

原秋子 (急切地对林新吾)新吾!我和谷雨妈妈谈得……很 好。我对谷雨的决定……收回吧!(对林新吾、阿 云、谷雨、好婆、宛若仙一一鞠躬)

**林新吾** (欣慰地)秋子……哦，看好婆带来了什么!

好 婆 (托起那幅旧年长卷)谷雨!把你的手伸过来。(谷 雨伸过手，她摸着，慨叹地)这双手是一个做绣娘的 手 !

谷 雨 (高兴地)好婆! 阿 云 (感动地)好婆!

好 婆 也把你的手伸给我。(阿云把手伸过，她抓住)你永 远是一个好绣娘!(对二人)今天，我把这幅过去的 长卷交给你们。它没有绣完，但上头有我们几代绣 娘的心血。你们重新再绣!

**林新吾** (兴奋地)对，就拿新绣的《枕河人家》长卷去参加世 界博览会，让中国的刺绣，光照世人!

**原秋子** (点头，对阿云、宛若仙)请参观参观我们的工厂吧!

**林沧海** 那就从这儿开始!你们看!(按手中遥控器)来了! 〔墙上数幅彩幔落地，每幅后面有一个着绣服的不同 身姿的女模特儿：织绸的织娘，捧匾的蚕娘，端菜的 厨娘，收网的渔娘……

林沧海 (指)织娘，蚕娘，厨娘，渔娘，花娘，艺娘，船娘……

谷 雨 她们都是真人?

林沧海 对。(继续介绍)伴娘，茶娘……

宛若仙 怎么缺个绣娘?

林沧海 给谷雨留着呢!(指空着的绷架，让谷雨坐过去，然 后对宛若仙)谷雨的刺绣得您琵琶声的神韵而出神 入化 …… (过去从艺娘手中拿过琵琶)借你的一用。 (递给宛若仙)请——

〔宛若仙捧起琵琶。谷雨入座，阿云、好婆一左一右。

〔帘子落下：一幅生动的江南风情画出现。 〔众娘翩翩起舞。

〔在琵琶伴奏的老吴歌声中闭幕：

蚕抽丝呀丝连成线， 丝线穿进绣针眼；

绣进情呀绣进了魂， 江南绣娘十指尖。

喜伴忧呀爱牵着怨， 吴侬软语话悲欢；

桥跨河呀河流过田， 沧海桑田是人间!

〔 剧 终 。